
金字塔之謎
范登堡原著
戴明秀譯

金字塔之謎

范登堡原著
戴明秀譯

金字塔之謎

超群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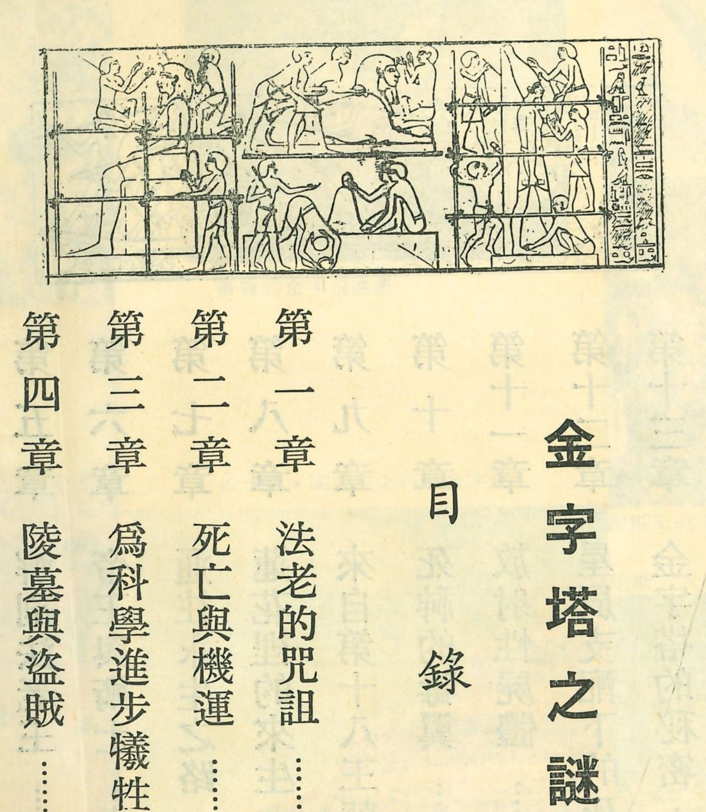
法老王的陵墓上有一句咒語「死神將用牠的翅膀，殺死騷擾法老安息的人」。到目前爲止凡是古埃埃及法老王「圖坦卡蒙」或其金字塔發生過關係的人莫不神秘死亡，死亡眞能延伸四千年嗎？
「金字塔之謎」是德國作家菲利浦・范登堡的新著，他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剖析四千年來深藏在古埃及的神秘，並帶領您從神秘的咒語進入另一古文明世界。這是吸引您又令您吃驚的一本的好書。

超羣叢書①

金字塔之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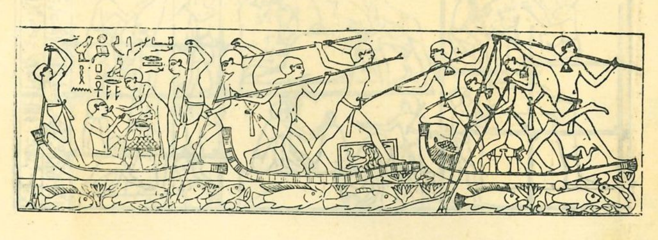
戴明秀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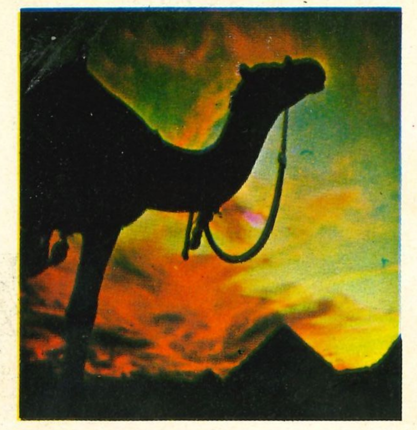




金字塔之謎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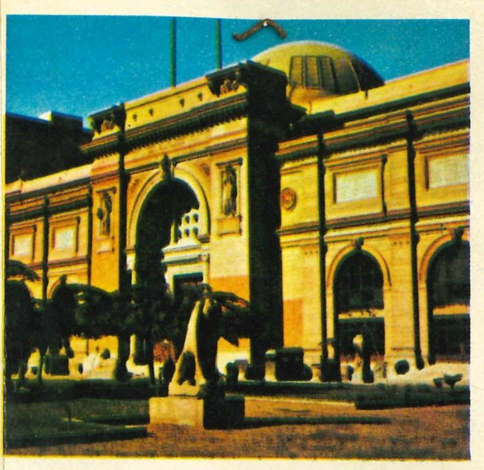




黃昏的金字塔遠景

金字塔之謎

收藏了許多金字塔秘密的開羅博物館
最近受到咀咒的就是這個館的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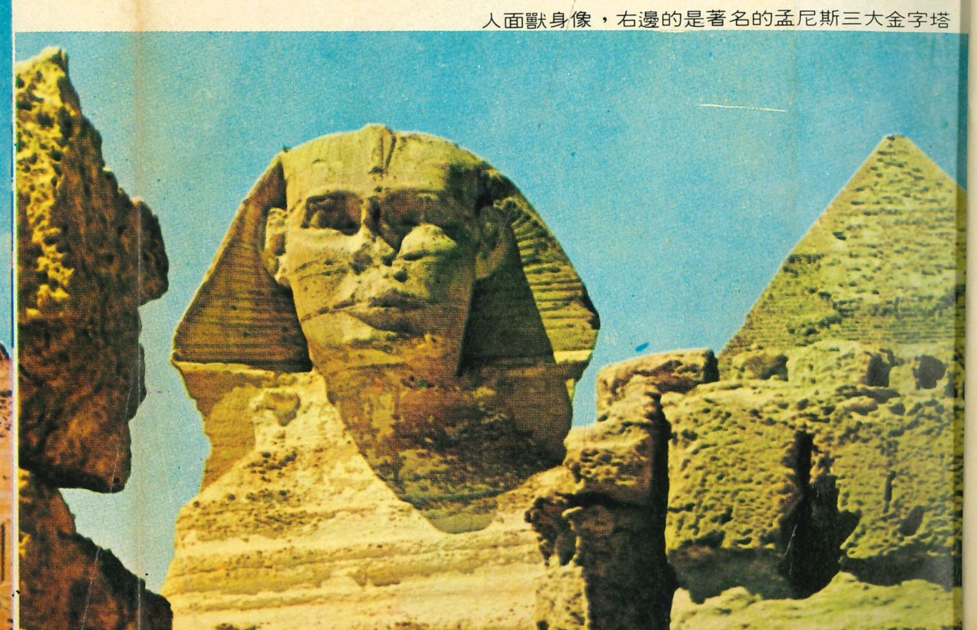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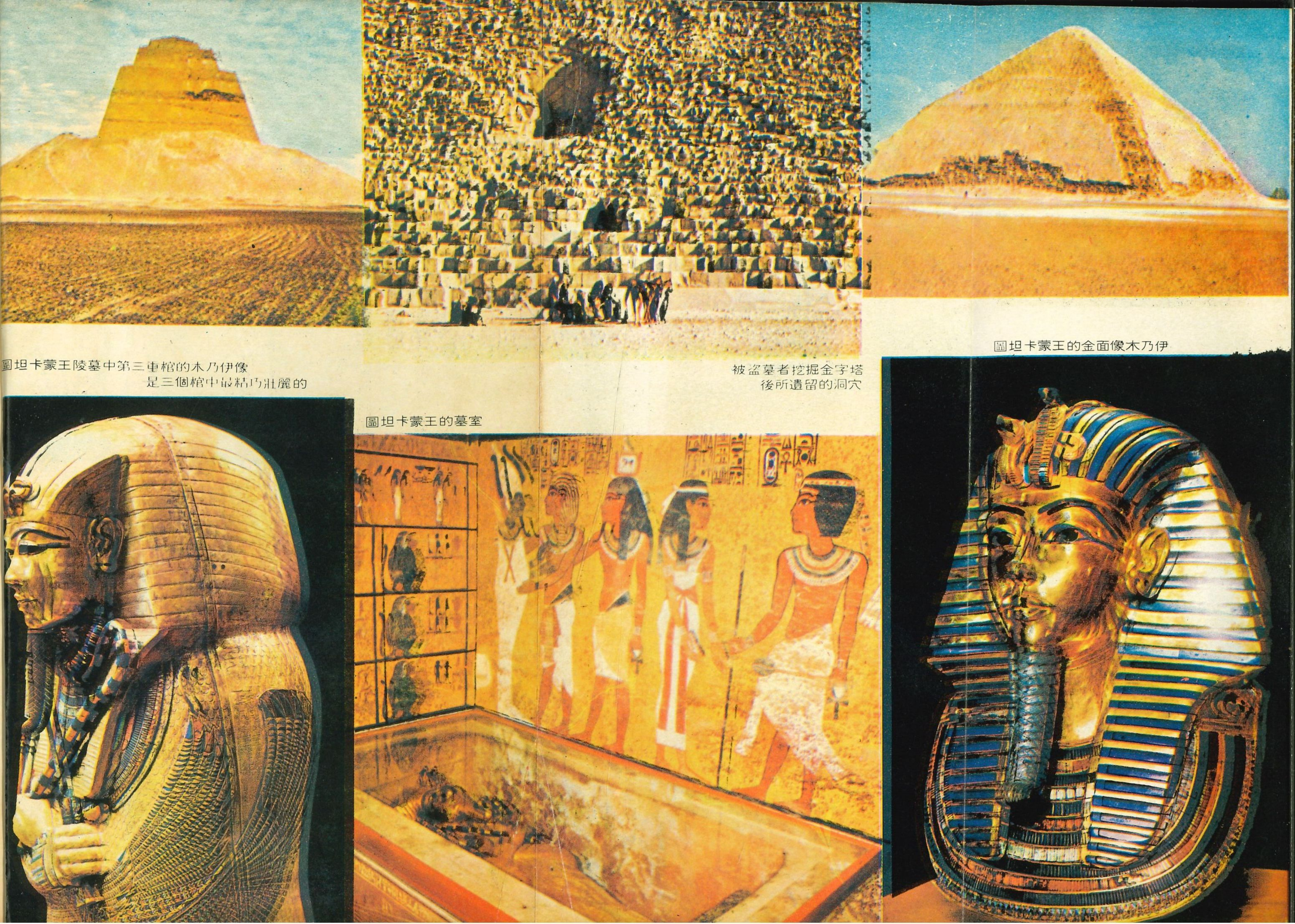
聞名的孟尼期王的金字塔

沙卡拉・周瑟王之梯形金字塔



人面獸身像，右邊的是著名的孟尼斯三大金字塔





圖坦卡蒙王陵墓中第三重棺的木乃伊像
是三個棺中最精巧壯麗的

被盜墓者挖掘金字塔
後所遺留的洞穴

圖坦卡蒙王的墓室

圖坦卡蒙王的金面像木乃伊

譯序

談過金字塔的書不少，但大部份內容都是淺嚐輒止；研究神秘的書也充斥坊間，其中却不乏故弄玄虛的。「金字塔之謎」是第一本眞正以科學眼光，深入探討金字塔致命秘密的書籍，自不同於時下流行的一般刊物。

原作者菲力蒲・范登堡，對於和金字塔有關的死亡案件發出了疑問，在一連串的探索後，他發現了三種主要的死亡咒語，那些向咒語挑戰的人都得了昏迷致命的高熱症、中風突發血栓症、突發的癌症變成末期的絕症……。

本書從叫人迷惑開始，帶領讀者進入古埃及的歷史、風俗、醫藥、科學的世界。結論是：古埃及人是科學天才，他們知道的許多東西對我們而言，仍然是一個謎；他們的高度文明，二十世紀的人仍無法企及。

第一章　法老的咒詛

「你知道，」長得身軀粗壯，孔武有力，濃眉厚唇的嘉末•馬瑞慈博士很有意思地說「人生眞有很多奇怪的巧合。」

我們正坐在橫跨尼羅河的「七月廿六紀念橋」附近，開羅的奧瑪開亞大飯店的游泳池畔，喝着當地的名酒，談論着傳聞甚廣的法老王的咒語，傳說發掘圖坦卡蒙王陵、以及其它陵墓和木乃伊的人會帶來噩運。

馬瑞慈在開羅埃及博物舘擔任古物部主任，主管一棟醜得出奇的建築，裏面藏着十萬件物品，都是埃及歷史上數千年來的寶物：小小的聖甲蟲；萬能法老王粗大而威儀的石像；在樓上，第五十二室裏，還有二十具木乃伊，按年齡和性別排列，先是男人，再是女人，都放在玻璃棺材裏給買門票進來的觀衆看。（有很多人受不了露齒而笑的木乃伊，會滿身冷汗地逃出室外。）

「實際上你並不確實肯定有所謂咒詛的說法了?」我問道。

馬瑞慈遲疑了一下，顯然是在仔細考慮他的回答，然後他用大多數在牛津或劍橋進修過的埃及考古學家慣用的那種帶喉音的開羅英文說：「要是你把所有那些神秘的死亡加在一起，你可能會相信有這種說法，尤其是在古埃及史上的確有詛咒的事，可是」——馬瑞慈苦笑了下——「我就是不相信，看看我，我這一輩子都在挖法老王的陵墓和木乃伊。我說這些事只不過是巧合的活證據罷了!」

在我們談話的四星期後，馬瑞慈去世了，享年五十二歲，醫生說是死於心臟病。

奇怪的是：馬瑞慈正好死在圖坦卡蒙法老王的金製面具又受到騷擾的那一天。搬運工人到了設在馬利他街上的博物館裏去將珠寶、飾物和面具裝箱。投保了五千五百萬美金的這批寶物，裝上了兩架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機，飛往倫敦，成爲一項大展覽中的部份陳列品，以紀念圖坦卡蒙王陵被兩個英國人，霍華・卡特和卡那翁爵士發現了五十週年。

圖坦卡蒙是截至目前爲止，已至少使三十幾名科學家、考古學家及學者喪生的咒語中的主要人物。這位法老王在位不過九年。（公元前一三五八至一三四九年）所以在歷史上看來並不重要。雖然他號稱領導了埃及反改革，推翻了他岳父阿肯那屯所創的一神教，其實圖坦卡蒙只是一羣陰謀的祭士的傀儡而已。他眞正的重要性還是在於他的王陵遲遲才被發現，不同於其他法老王陵的是，那座陵墓沒有被人盜掘過，而且在發掘之後，引起了一連串神秘的死亡。法老王的咒語這才開始應驗在科學家的身上。

卡那翁爵士的生平

以前也有很多考古學家神秘死亡。一般都覺得是命運使然，但協助挖掘圖坦卡蒙王陵的卡那翁爵士却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五日死得很不尋常。

爲什麼一個富有的英國爵士會想到去搞木乃伊，從喬治・E・S・M・赫伯特，卡那翁伯爵五世的生平和性格上，就可以略見端倪。

生於一八六六年的卡那翁，在他那一時代和地位上說來，可算是個很典型的孩子。他幼年住在他父母的邑地海克里。在請家庭教師敎過一段時間之後，進了伊通學院。後來又進了劍橋大學，以他超羣的騎術和一整學期都在他書桌抽屜裏養了條活蛇而聞名。

他父親在他廿三歲時過世，他就接掌起管理家裏那一大片產業的責任來，也開始過他花花公子的生活。

卡那翁對車子極爲着迷；事實上他對，賽車運動的發展大有助力，而在英國還不准合法擁有汽車時，他在法國已擁有好幾輛車子了。他對汽車的狂熱後來竟會使他轉向埃及考古學，使他成

爲發現圖坦卡蒙王陵的人之一，從而又成爲咒語下的犧牲者，實在是很具諷刺意味，也需要詳加解釋。

他的姐姐包格克里夫人曾說過：「開車是一定會引起他興趣的。」

雖然一般人都說卡那翁很魯莽，可是實際上他却很有自制力，而且常識豐富，不輕易會去涉險。當本書作者勸他不要冒不必要的危險時，他回答道：「你以爲我是傻瓜嗎？在開車的時候，危險都出在拐彎的地方，我拐彎的時候從來不開快車的。」這話也許說的不錯，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却是在一條直路上碰到了足以影響他一生的意外事件。

卡那翁的不幸發生在他經過法國的旅程上。和他一起的是忠心耿耿陪了他廿八年的司機愛德華．托德曼。他們兩人在一條空曠的路上駕着快車飛駛過好多哩，筆直地穿過一座廣大的條頓森林，開向史濟瓦貝克，卡那翁夫人正在那裏等他們。在他們面前，正像在他們身後一樣，那條公路一直伸展出去，然後在他們開到一段高坡頂上時，碰到一處沒想到會有的斜坡，而且陡得到廿碼近處還看不見，在坡下，正有兩部牛車在橫過公路。卡那翁當時只有一條路可走。他想一衝而過，他把車子向路邊轉去，可是車輪輾上了一大堆石頭，兩隻輪胎爆了，車子整個翻倒過來，壓着開車的人，而托德曼却被摔出好幾呎遠。幸運的是，托德曼穿的厚大衣使他摔下去沒有受傷，他的神智十分清楚，一秒鐘也沒就擱地來救他的主人。車子正好橫架在一道溝上，要是翻在路上，卡那翁一定當場被壓死了，現在他却整個頭埋進了爛泥裏。在情急之下，托德曼把那部並不太重的車子拉到一邊，把卡那翁拖了起來。卡那翁已經失去知覺，甚至心臟也似乎停止了跳動，駕牛車的人知道錯在他們，已經刹住了車子，可是托德曼却看見旁邊田裏有人在工作，看見他們有一罐子水，連話都來不及說，抓起那罐水就往卡那翁爵士臉上潑，這一下使他的心重新跳動起來，同時趕來追取他們水罐的工人也趕到了現場。他們之間雖然言語不通，可是當時可怕的景象和那個司機的手勢已够說明一切，他們去請了個醫生來。醫生發現傷者顯然傷處不止一個，他的臉腫得變了形，兩腿受到嚴重的灼傷，手腕斷了，兩眼暫時失明，嘴和下巴都受了傷，全身從頭到脚滿是爛泥。

卡那翁爵士經過好幾次手術，可是無法使他完全恢復健康。他的呼吸困難，尤其是在英國潮濕的冬天更苦，爲了要躲開這種氣候，他在天冷的時候就旅居埃及。第一次去的時間是在一九〇三年，然後連續幾年冬天都去了那裏。（埃及的溫度很難得超過百分之四十，而氣候很有益於病體的康復。）

一個對藝術向來有修養，而又必須在埃及長時間逗留的人，自然會對考古學發生興趣，卡那

翁在第年三冬天也開始挖掘工作。但他的努力絲毫沒有成果。在失望之餘，他向當時開羅博物舘的舘長蓋斯通、馬斯庇羅爵士求教，而馬斯庇羅把他介紹給霍華・卡特。

卡特是一個英國畫家，也是個考古家，從一八九〇年起就一直在埃及。幹過很多不同的工作，其間除了他原先的理想主義之外，學到很豐富的知識，可是錢却賺得很少。他曾經好幾次被請去做古物管理人，在盧瑟爾以西的帝王谷裏，他發現過兩處陵墓。出錢支持他的是一個美國財主鐵奧多爾・戴維斯。戴維斯是羅德島新港地方人，是個退休的律師和財務專家，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就一直對埃及很有興趣。

在找尋了幾年的藏寶之後，卡特和卡那翁把到那時候爲止的發現，非常得意地寫成一本叫「尼羅河古都底比斯五年探測錄」的書。他們繼續挖掘着；因爲卡特很有把握說還有一個被遺忘了的法老王的陵墓埋藏在谷裏的什麼地方。他這種假定是根據雖然很小却很確切的證據而來。正如一位美國的名考古學家詹姆斯・亨利・布里斯提德說的：

「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戴維斯先生的工人挖到一批用窰製的大陶甕，裏面放着葬儀用的物品，大部份是一捲捲的痲布，却也有很多葬禮用的器皿。他認爲這項發現不很重要，而很可能就此被人忘了，幸好大都會博物舘的赫爾伯特・E・溫洛克注意到了甕口的封印，還有一片痲布上所作的記號裏有圖坦卡蒙的名字。」

戴維斯也發現了一個小墓，裏面有一個殘破的木櫃——其中放有刻着圖坦卡蒙名字的小金片——就以爲他已經找到了圖坦卡蒙的安息之所。卡特對這點却很表懷疑。在十八王朝時代，埃及的帝王不會葬在這樣一個小墓裏。那麼多巨大的金字塔都爲中期王國各朝各代的帝王建起，絕沒有理由把圖坦卡蒙塞在這樣一個貧民葬身的小墓裏，可是他的陵墓在那裏呢？

戴維斯在卡特認爲王陵可能所在的地方挖了很久，他也在一九〇二年得到埃及政府發給發掘古物的執照。開羅當局認爲戴維斯不會挖到什麼的——因爲早在一八二〇年，意大利的冒險家和探索者喬凡尼・巴替斯塔・貝佐尼已經認爲無望而放棄了那塊地方——到了一九一四年的七月，戴維斯也同意了貝佐尼的看法，丢手不幹了。

可是卡特和卡那翁的看法却和他們不一樣，他們搶下了戴維斯的發掘權。兩個人都希望馬上開始，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打斷了工作，直到三年之後，在帝王谷中的偉大探測工作才正式展開。

到那時候爲止，從來沒有人記錄過有誰在什麼地方爲什麼挖掘過。卡特畫了張地圖，從一九一七年開始，很有計劃地，一呎一呎地挖過去。在剛開始挖掘的那幾年裏，運走了大量的土塊碎石，却一無所獲。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卡那翁爵士已經準備放棄了，卡特却要求再讓他試最後一次。他告訴卡那翁說，就在雷姆斯六世的王陵下有一塊三角形的地，因爲挖掘工作會妨碍觀

光客遊覽雷姆斯六世的陵墓，所以一直留着要等過了觀光季節之後再動工。而就在這個地方，卡特注意到有一列石屋的遺跡，那些房子顯然是古代工人所遺的，他先得把那些基石給挖走，那些基石都是燧石板做的——而在過去，這類燧石所在的地方，就是有陵墓的跡象。

六年來，這兩個人一直在找着他們並沒有把握說一定存在的東西，六年來，他們每天在擔心，怕所有的工夫都會付諸東流，可是六年來却也一直不斷地繼續幹下去。然後一切就在短短的幾個禮拜裏都發生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廿八日。卡特沒有由卡那翁陪着，獨自來到盧瑟爾。他雇了一批挖掘工人。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卡特開始在帝王谷裏的新發掘工作。由雷姆斯六世王陵的東北角開始，向南挖了一道長溝，直穿過他早早先發現的那些石屋的遺基。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像每天早上一樣，卡特騎着他的驢子到了工地，他很吃驚地發現工地反常地靜寂。工頭興奮地跑上前來：「先生，我們在第一間小屋的屋基底下挖到一級階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到了中午，已經挖出四級階梯。再也不必懷疑；一定是通往鑿成在岩石裏的墓穴去的。可是那是一個法老王的陵墓嗎？會不會已經被人盜過了？到了黃昏時分，又清理出十二級階梯。出現了一扇有封印的石門。印上是一隻豺狼和九個例有的俘虜。這帝王谷是死者之城的封印。這座陵墓——至少外表看起來——還沒有被侵入過。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卡特回到盧瑟爾，發了一通電報給在英國的卡那翁爵士：「終於在谷內有大發現。一座大墓，封印完整，已重新掩埋以候大駕，謹此致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卡那翁爵士連發了兩通電報回去：「如可能，當即啓程。」另一封是：「將於廿日抵亞力山大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三日。卡那翁爵士抵達了盧瑟爾，同行的還有他的女兒，艾芙琳・赫伯特小姐。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四日。照原樣重新掩埋，並派有一隊埃及士兵看守陵墓入口。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五日。封印拍過照片後打破。他們看見一條斜向下方的通道。在通道中滿是打破的罎子和各種碎石土塊。看起來好像墓還是被人闖進來過，只是後來又重新封了起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在距離第一道石門三十呎的地方，挖掘工人碰到了第二扇門。除了死者之城的封印之外，門上還有圖坦卡蒙的徽章。

卡特在他所著的「圖坦卡蒙王陵」一書裏形容最後那幾小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慢慢地，在我們看來簡直慢得要命地，在那條通道裏堆在那扇門下半部前的碎石搬運出去，最後整扇門並現在我們眼前，具有決定性的一刻終於來臨了。我兩手顫抖着，在左上角打開一個小口。裏面是一片暗黑的空間，將試驗用的鐵棒插進去，發現門後是空的。不像剛才發現的通

道那樣塞滿了東西。我們又用燭火做過試驗，怕裏面有毒瓦斯氣，然後，把洞再打大了一點，我把臘燭伸進去，往裏面看着，卡那翁爵士、艾芙琳小姐以及卡南德〔他的一位助手〕很着急地站在我身邊等着聽結果。起先我什麼也看不見，從室內衝出來的熱空氣使燭火搖曳不定，但不久，等我的眼睛適應於那種光線之後，屋子裏的一切細微末節都由朦朧中清晰起來。奇怪的動物，雕像，還有金子——到處都閃着金光。那一剎那——在站在我身邊的那些人看來簡直久得就像永恒——我簡直驚得呆住了。」

最先開口的是卡那翁爵士。

「你能看得見什麼東西嗎？」他興奮地輕聲問道。

「能，」卡特回答道：「好多好東西。」

閃動的燭光照着三千五百年來沒有一個人看過的東西。也是考古學家從地下挖掘出來的東西裏最美麗，也最珍貴的。裏面有一半透明雪花石膏製的美麗的酒杯；……亂倒在一堆的戰車，金子和鑲嵌的寶石都閃耀着光芒；……兩座眞人大小的黑色帝王雕像，像兩個守衞一樣對面站着，金子的短裙，金子的涼鞋，執着權標和職杖，額前盤繞着具保護性的聖眼鏡蛇；還有三張貼了金箔的大長椅，很稀奇的黑色神龕。裏面沒有棺木，也沒有木乃伊，不過這是當然的，因爲這只是一間前堂，後面還有藏着取用不盡財寶的迷宮。

雖然不知道在陵墓的其它幾間室內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在等着他們，卡特和卡那翁都一致同意這是歷史上最驚人的發現。

卡特是個很負責的考古學家，把一切都準備得極其週到。他把開口再封了起來，叫卡南德和一小隊有武裝的人日夜看守這座陵墓，並在開羅訂造一扇巨型鐵門，用火車運到盧瑟爾。最後，他覺得這種種措施還不够安全，就把入口再用土塊碎石埋了起來。

卡那翁爵士和艾芙琳小姐在十二月四日回到英國去處理其他的事和準備公開這項發現，他們在次年二月初重回埃及。

不吉的發現

霍華・卡特在這幾個禮拜裏却一點時間也沒浪費；他召集來所有他能找到的專家。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把館裏最好的攝影名手哈瑞、和兩名繪圖員——何爾和郝賽，去詳細畫下那座前廳裏的一切，還有曾負責發掘里斯特金字塔的館長亞瑟・C・梅施。一位極負盛名的考古專家艾倫・嘉定納自願來幫忙，他的老朋友，也是古印專家的詹姆斯・亨利・布里斯提德，還有埃及政府化學部長埃佛烈德・路卡斯也都前來協助。

最初，他們打破墻壁，進入了陵墓的前堂，比卡特在十一月廿六日那天看得更仔細。仔細檢

查過封印後，發現這個墓的確已經有人闖進去過。不過盜墓賊只在石墻打開了些小洞，所以從寶穴裏取走的也是些小東西。還有，盜墓一定是發生在法老安葬後不久。否則沒有什麼道理要去重補破了的封印。

這次的發現，顯然不可能長久保密。卡那翁決定給倫敦時報向全世界發表正式消息的權利，可是幾乎全世界的其他各報都來追查細節。陵墓日夜都有人守衛。而四處傳播的消息，都說挖掘才剛開始。卡特說：「等前堂處理完畢的時候，我們的神經，更不用說我們的脾氣，都到了極其緊張的狀態。」

室內的每一件東西都就原來放置的地方拍過照片，畫過草圖，準備保存，並在一間空墓裏，設立了一個實驗室。信件和電報如雪片般飛來：有在保管方法上提供意見的，有要求紀念品（「只要給幾粒砂子就感激不盡」），有來賀喜的，有志願幫忙的，更有突然來認親戚的（「你想必一定是在一八九三年住在嵌伯維爾，後來我們就再也沒聽過消息的那位表兄了。」有人寫這麼一封信給卡特）。

但是那些在現場的，尤其是專家學者們，却很不舒服。事實上，他們越來越覺得不安。他們擔心的原因，是卡特在前堂所發現的一塊很普通的粘土做的泥板。他把那塊泥板像其他東西一樣編號歸檔。幾天之後，艾倫・嘉定納把泥板上的象形文字翻譯出來。泥板上寫着：

「死神會用祂的翅膀殺死騷擾法老安息的人」

當時卡特，嘉定納和其他所有的學者們都不怕這個咒語，也不把它當眞。可是他們擔心雇來的埃及工人會害怕，因爲他們必須依賴當地人工的協助，所以就把陵墓發掘過程記錄上提到這塊泥板的記載都抹消了。甚至那塊泥板本身也不見了蹤影——不過讀過的人却都沒有忘記。（發現泥板的事和上面刻着的咒語流傳到各處，但並沒有拍下照片，泥板也不見了。）

重要的是，這個咒詛後來又再度被發現，只是字句略有不同，刻在一座雕像的背上：「我以沙漠中的烈焰將盜此墓的賊逐回。我是圖坦卡蒙王陵的守護者。」這座神像放在陵墓的主室裏。等主室裏的東西整個清理出去之後，那些考古學家就不再躭心會嚇着埃及工人了，因爲他們已經達到了目的。

比聖經還古老的咒詛

不像閃族之類的東方文化——聖經中充滿了咒詛——在古埃及很少使用咒詛，只有一個人可以發出詛咒，就是法老王，而他的話就是法律。例如，托特摩斯一世在王位上傳訊給他的女兒哈西浦素時說：「咒詛他們帝君的都該死。」而在審判陰謀推翻雷姆斯三世人犯的記錄上也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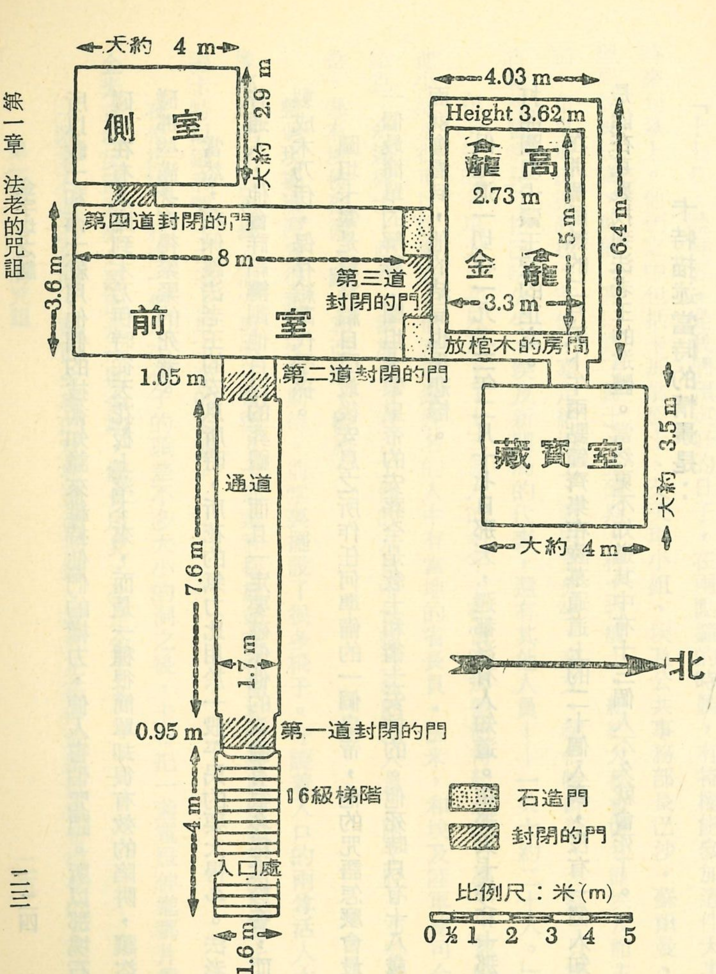
在審判之前，被告都受到詛咒，這樣就使他們不能再受神靈庇護，把他們定爲神的敵人。其樣在傳統中也有在泥甕上刻下被告的姓名，再將甕擊破的宣告死刑的儀式。

刻了咒語的泥板，像由圖坦卡陵墓失蹤的那一塊，也說明神祇是最先使用咒語的：最偉大的天神歐西利斯・素卡利斯有咒語，最偉大的女神愛席絲也有咒語。有個負責管理埃及古物，叫艾格巴哈的人，在米達金字塔附近發現一座陵墓時，在前堂裏發現了一塊刻了咒語的泥板，上面刻着「死者的靈魂會把盜墓者的頸子像鵝頸一樣扭斷」。這塊泥板上指的只是那一個死，可是這位官員却在室內發現了兩具屍體。一具製成了木乃伊；另一具却沒有。第二具屍體就是咒詛下的犧牲者，是一個剛要伸手去偷木乃伊的珠寶時，就被天花板上落下來的石頭打死了的盜墓賊。

那塊石頭爲什麼會落下？古埃及人是信仰很虔誠的民族，他們相信奇跡和鬼魂之說。那些能了解和預測尼羅河季節變化的人，在其他人眼裏就視同神明，而不是科學家。而由於法老王身邊都圍集着智者，所以他們最早知道尼羅河什麼時候會氾濫而使土地肥沃。

可是在科學知識普遍了之後，對鬼神的信仰就減弱了，而即使普通人也學會了一些曆法、數學、幾何、天文和人工灌溉方面的知識。在舊王國末期，德玉瑟、卡夫和泰帝在一般人心目中還是超人時，人們已開始不再把帝王看得那麼神秘了，最後神祇終於由黃金寶座上消失無踪。

其結果是，開明了的埃及人，雖然仍相信死後會有生命之說，却不再認爲死者是全能的了。



這是一張埃及王圖坦卡蒙的墳墓地圖表。在通往前室之前要經過10公尺長的台階和通道。在前室裡霍華・卡特發現了一塊碑，上面寫有最惡毒的咒語。右邊，緊鄰著前室，是停放年輕法老王棺材的房屋。

所以敎士和術士就用他們的技術知識來維持他們的權力，使人害怕咒詛。所以那塊石頭不會正好碰巧在有人碰到木乃伊時從天花板上落下來，而是一種很簡單却很有效的陷阱，讓盜墓者不敢去碰那些滿身裹得緊緊的死者。

當然，在保護法老王的安息所時，所花的氣力比用於一般平民的要大得多。法老王不像一般普通人，他會詳細籌劃他自己的葬禮，而且一定要確保他的遺體有很多稀世珍寶，而且要適當地製成木乃伊，保存給萬代子孫。

圖坦卡蒙是最沒給自己最後安息之所作任何準備的一個皇帝，他的咒語怎麼會最爲有效，有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圖坦卡蒙皇帝的安葬全是敎士和術士安排的。他死時只有十八歲，而我們後面就會看到，他的結局也很悲慘。

但是這一切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那天，還都沒有人知道。在那天卡特和卡那翁爵士準備打開圖坦卡蒙王陵的正室。

在那個酷熱的二月天下午兩點鐘齊集在陵墓通道上的二十個人裏，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是不是能在墓裏找到法老王的遺體。當然更不知道其中有十三個人不久就會死了。

卡特描述當時的情景是：

「十七日，禮拜五，是我們預定好的日子，在兩點鐘的時候，有特權能參加這件大事的人準時來到墓上。他們之中包括卡那翁爵士、艾芙琳小姐、埃及公共事務部長巴沙·蘇爾曼、古物管理局局長拉庫、威廉·嘉爾斯丁爵士、查爾斯·柯士特爵士、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埃及館主任康拉脫、布里斯提德敎授、艾倫·嘉定納博士、溫肉克先生、麥文·赫伯特爵爺、李察·貝塞爵爺、古物部督察長艾格巴哈先生、埃及新聞局的代表，還有其他人員——一共大約二十人。」

在卡特的名單上一共只列下了十三個人的名字，在當時那個值得紀念的日裏子，忽略了些其他小節是很可以諒解的。他未記錄姓名的人中有當地的省長貝·法米，和埃及陸軍總司令李·史塔克·佘達爵士，此外，參加這次考古工作的人員中包括三名助理人員：阿士脫、布魯里和卡南德，還有埃佛烈德·路卡和亞瑟·梅施。

整個現場瀰漫着很戲劇性的期待。前堂裏擺設了很多椅子。守護着入口的兩尊活人大小的雕像都裝進厚板箱裏。洞穴裏裝了電燈。卡那翁和梅施站在特別在門邊搭建起來的平臺上，輪流接過卡特以錘和鑿子由墻上取下來的石頭。

在他把墻上打出一個和小孩子的頭差不多大小的洞之後，卡特把一盞電燈伸進那片黑暗中。金光立即反照回來，裏面是一面金墻，觸目所見，全是金子。

「隨着石頭的移開，那面金墻的秘密漸漸揭露。我們正在停放那位皇帝棺槨的正室門外，擋

在我們面前的是建來遮蓋和保護石棺的巨大鍍金神龕的一側（卡特記述道）……只要有一塊石頭滾落，就很可能給神龕那樣精緻的表面造成無法修補的損傷，所以，一等到洞打得够大之後，我們就再加進一層有保護作用的墊子，塞進去，垂掛在木製的門楣上，遮擋住裏面的門閂。我們辛苦工作了兩小時，才將門閂弄掉，至少把當時必要弄掉的部份解決了；有一段時間，在靠近下方處，我們不得不停下工作，先清理被盜墓者由內室拿出來，却掉落在門口摔斷了而散失一地的珠鍊。」

卡特爲表示看重這件事，特別穿了一套黑西裝，不過在開始用鑿打墻之前脫下了上裝。在洞打得大到足够容一個人之後，卡特就走進了藏棺的正室裏。卡那翁爵士和路卡斯跟在他後面。

「我們所站的地方，毫無疑問的，就是墓室了。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底下停放了帝王遺蛻的鍍金神龕。（後來量得是長十七呎，寬十一呎，高九呎）那麼巨大，幾乎占盡了整個房間，四邊龍墻都只有兩呎，而上面帶着飛簷和花邊的頂蓋，幾乎直貼靠着天花板。」

盜墓賊有沒有動過這個神龕呢？這是卡特腦子裏最先想到的問題。

「在靠東邊的頭上，是兩扇大的摺門，關閉着，上了門，可是外面並沒有加上封印，這兩扇門就能解答我們的問題。我們着急地抽開門閂，將門拉開。裏面還有一個神龕，也有相似的門着的兩扇門。在門上，有一個封印，完整無缺。」

毫無問題，盜墓賊沒有再往深一層去。藏在門後的，是自從法老王死後，再也沒有一個人看過的東西。

「我當時想我們實在不願打破這個封印，因爲把門拉開之後，像是闖入別人地方似的感覺沉重地向我們襲來。也許，這是因爲看見一大綑飾了金花的麻布，使人覺得有種痛苦的感覺……我們感到好像站在崩殂的帝王面前，必須對他表示敬意。在我們想像中，可以看見裏面幾層神龕的門一扇扇地打了開來，直到最後，顯露出那位皇帝的遺體。我們很小心，也盡量保持安靜地，把那兩扇門重新闔上。」

以上就是見證和發現了一頁歷史的人們所記述的話。

要把法老王的遺體搬出去的準備工作非常複雜而困難。於是再一次的把陵墓入口用土塊和碎石封起。卡那翁爵士驅車回到開羅，在大陸大飯店租了一間套房，供他在繼續發掘期間居住。而卡特則留在盧瑟爾。

卡那翁爵士之死

四月初的時候，卡特得到消息說卡那翁爵士病得很重，可是他對這件事並沒有很注意。後來又接到第二封電報：「卡那翁爵士病危，高燒不止。」才趕到開羅。

「不錯，這實在是件怪事，」卡那翁爵士的公子，那位身材魁梧，寬肩而充滿自信的第六代爵士告訴本書作者。在他父親發掘圖坦卡蒙王陵時，這位年輕人正在印度旅行，他聽到父親生病的消息後，立即搭上第一班船趕往埃及。

病來得很奇怪。有天早上在吃早飯的時候，那位五十七歲的伯爵說：「我覺得好難過。」那時候他已經燒到一百零四度，全身却冷得直抖。第二天他的情況大有改進。然後又發起高燒來。這樣連續過了一十二天。醫生診斷說是因爲卡那翁爵士刮鬍子時割傷了所致，可是那樣也不會讓高燒久久不退。

「當我到達開羅之後，年輕的小卡那翁爵士回憶道：「立刻開車趕到大陸大飯店。我父親已失去知覺。霍華・卡特在場，還有我母親艾米娜夫人。在夜裏兩點差十分的時候，我突然醒了過來，護士進來告訴我說我父親已經過世。我母親正陪着他。她用手闔上了他的眼睛。就在我走進他房間時，所有的電燈突然都熄了。我們點起蠟燭，我握着我父親的手，開始禱告。」

卡那翁爵士的姐姐格包克里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卡那翁爵士當時疲憊不堪……『已經聽到了召喚，』他對一個朋友說：『我正在有所準備。』」

「那夜開羅全城突然停電的事，找不出原因，」卡那翁爵士的公子說：「我們去問過開羅的電力公司，他們查不出一點爲什麼電燈會突然熄滅，然後又復明的原因。」

卡那翁爵士的公子還報告了另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父親死在開羅時間兩點差幾分的時候。我後來聽說在老家海克里，就在同一時間，倫敦時間清早四點差幾分的時候，也出了件奇怪的事。我們家裏養了一隻母的狼犬，它在一九一九年因爲意外斷了一隻前爪，却一直是我父親所寵愛的，在那個時間突然開始嚎叫起來，直着身子坐在後腿上，然後倒下來死了。」

千年前留下的謎

學者和新聞界的人這才開始認眞地談到法老王的咒語，以及那塊得而復失的泥板。其他和圖坦卡蒙王陵發掘工作有關的人開始相繼死亡，大家都起了恐慌。

美國的考古學家亞瑟・梅施，曾應卡特之請來協助打開陵墓，後來又是他來搬開擋住正室入口那堵墻拆下來的最後一塊磚石的，在卡那翁死後，他也感到人越來越疲倦。最後陷入昏迷狀態，醫生也診斷不出原因來，而他終於死在卡那翁爵士過世的同一家旅館裏。

卡那翁的逝世使他一位老朋友來到了埃及。喬治・傑・古德是一個美國銀行家之子，他從開羅到了盧瑟爾，又到了帝王谷，卡特帶他去參觀他們所發現的這座法老王的陵墓。第二天早上，古德發起高燒來；當夜就死了。醫生們起先沒法診斷出他的死因，後來却說他是死於黑死病。

神秘的死亡仍繼續不斷地發生。卡特繼續他對那座陵墓所作的考古工作時，一個英國工業家

，喬爾・渥爾來到了墓地參觀，在坐船回到英國之後，也發高燒而死。放射線學家阿契倍德・道格拉斯，是第一個割斷綁住死去法老遺體的繩子，以便用X光爲遺體照相的人，不久之後也突然全身虛弱無力，在一九二四年回到英國後就去世了。

到了一九二九年，已經有廿二個直接間接和圖坦卡蒙王陵有關係的人不到壽終就過世了。其中有十三人曾參與那天打開墓室。死者中包括溫若克教授和福克拉特教授，考古學家蓋瑞・戴維斯哈，克拉斯和道格拉斯・狄瑞，以及兩位助手阿士胞和卡南德。

卡那翁爵士的妻子艾米娜夫人死於一九二九年，據說是因爲被蟲子咬了。卡特的秘書李察・貝塞也死在那一年。由貝塞的死亡引起的其他事故也是這一連串死亡事件中最爲奇特的。有天早上，發現貝塞死在床上，死因是心臟痲痺。他的父親，八十七歲的魏斯貝雷爵士在聽到他的死訊之後，就從倫敦家裏的七樓上跳下來跌死了。後來，在去墳場的路上，靈車又輾死了一個孩子。

「死神會用祂的膀翅殺死騷擾法老安息的人」

咒詛究竟能有什麼樣的影響？眞能有人，即使是一個像神一樣的，可以影響其以人生活的週期變化，甚至中止他們的生命嗎？難道說在古埃及曾經有敎士術士或才華過人的科學家發現這樣做的方法，後來就失傳了？是不是有毒物或能產生病毒的有機體，能潛在千年之久，而看來似乎不朽的法老王就希望能利用來使他們做成木乃伊和鍍了金的遺體不受別人碰觸？或是有什麼帶有放射線的稀有化學元素或金屬，那些半人半神的知道而用來保護他們挖石而成的墓穴？或者那一連串互有關連的死亡只不過是巧合而已？

第二章　死亡與機運

對第一章所敍述的那些事情，有兩種解釋的方法。一是很簡單地委之於機運。第二種則比較困難，是要推出很多假設情況來加以解釋。那些事情都特殊的似乎無法適用任何一種科學來說明。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能採用第二種方法。

我們一般所謂的機運，在科學家稱之爲「巧合」。心靈心理學家尤其對巧合下過研究。精神分析學之父榮格，是第一個以科學方法分析感官知覺與實體經驗之外的東西的人，在「精神之構造與動力」一書中寫道：「我常接觸到這種現象，知道這對人類內在經驗有多重要。這些絕大多數都是一般人不會公開談論，怕被人嘲笑的事情。」

還有很多這方面的早期開拓者。奧地利的生物學家保羅·康默爾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著作「連續律」在一九一九年出版，是他十年來研究機運與死亡的心得。其他在這方面可視爲里程

碑的著作包括恩奈斯特・梅里的「或然率與決定」，印行於一九三八年；華倫・韋佛的「幸運夫人：或然率的理論」；和亞瑟・柯斯特勒的「巧合的根源」。

然而，儘管人類對巧合和或然率的興趣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這兩方面的科學研究却尚在萌芽時期。對這方面的興趣可追溯到埃及和巴比倫的星學家，他們最先發現星的升沉有規律可循，因而認識了在星的軌道和人的生命之間有某種關係存在。

儘管他們早期的發現很粗略而不够精細，古埃及人却最早定出星座位置，而且用列表方式製成星曆，列出每一個星體在一定日期所在的位置。天狼星出現在早空時，就是宣佈尼羅河要氾濫了。最初埃及人認爲天狼星與太陽同時升起是一種費解的神意。可是經過幾個世紀，每次天狼星升起，尼羅河就很規則地隨之氾濫，埃及人也能認識了其中的關連。

人類的觀察長久以來都注意到機運問題，有些可以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加以解答。但也有很多仍是難解的謎。

例如，紀元前的人就已經注意到浪花規則性的週期。古希臘人有一個可以大概譯作「三層浪」的字眼。這種三層浪可以在海邊或大的湖邊看到：在連續有十次高度約略相等的浪沖向岸邊後，隨之而來的會是三道顯然高得多的浪頭。雖然據本書作者所知，截至目前爲止對這種現象還沒有圓滿的解釋，但却沒有人因爲在物理上還無法得到科學解釋，就委之於是全然的巧合。

數學上的巧合

要是用數學方法來談機運，那就會喪失其大部份不可預測的特性。投擲錢幣，得到的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得到正面的機會是二分之一。不過，投擲兩次會得到以下四種不同的結果中的任一種：正正，正反，反正，或反反。不可能再有其他情形。

在他一本題名「世界上的一致性」中，卡爾・馬畢稱一串連續性組合的第一種和最後一種情形——三次投擲都是正面或都是反面——爲「純粹連續」，其餘「正常連續」。一組投擲的結果彼此越接近的，越有可能成爲純粹連續，可是也很難得，也較難發生。

理論上說來，一枚錢幣可能連續出現十次正面。要是我們用一個字母來代表投擲的次數，那麼或然率可以用1：n來表示，也就是說，只投擲一次，得到的關係是一比二。則或然率的數值可以用二的幾次方來表示。

投擲三次，或然率是二的三次方，也就是有八種不同的組合。那麼一枚錢幣廿八次出現正面的或然率，根據公式，應該是：$1:2^{28}=1:268,435,456$。

要是可能性不止兩種的話，情況就會變得更爲複雜了。華倫・韋佛曾報導過一件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發生在美國尼布雷斯卡州碧翠市的事情。唱詩班本來定在當天夜裏七點二十分到當地小

教堂練習的。可是到了夜裏七點二十五分，唱詩班的人一個也沒有到。任指揮的牧師之所以沒到，是因爲他在等他太太給他大女兒燙一件衣服；那個女孩子也是唱詩班的。兩個女人分別在自己家裏發不動車子。有一個女孩子因爲功課還沒做完，另外兩個聽廣播劇入迷而忘了時間。一個做母親的叫了兩回才把女兒叫醒。這些都是可以解釋他們爲什麼沒有準時到達教堂的簡單理由。

可是這些簡單的理由却突然產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因爲在七點二十五分，也就是唱詩班原定開始練習時間的五分鐘後，一次瓦斯爆炸毁了碧翠市教堂，把那裏炸的粉碎。這十五個人都遲到了，是因爲神的保佑？是他們感覺到什麼？還是只因爲碰巧，這些人才能都還活着？

韋佛的結論是說，所有十種不同的遲到原因，在那一天晚上同時發生的機會是百萬分之一。他的理論是根據經驗推演出來的。因爲在唱詩班練習時，平均大約每四次會遲到一回。可是那天夜裏所有的人都同時遲到，那每個人遲到的或然率也就是（1：4）^{10}了。

生活週期

這些改變命運的因素之能調和一致，通常都歸之於星象。當然這是最簡單，也最受歡迎的理論。雖然到今天爲止，已經有十二個人跨了一大步，登上了月球，但月球對地球的影響大部份還未經探索。月亮與潮汐的關係，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事實，可是在月亮對人類生活的影響上，所知却仍極爲有限。太陽黑子的活動和氣象間的關係已經決定，可是只有俄國的宇宙生物學家認爲，太陽黑子會影響到流行性病症和其他自然災害的爆發。

兩名蘇俄科學家發現，因太陽而生的週期是由七年、十一年、卅五年和八十年的時間規律變化。在這些時期裏，磁性風暴可以破壞整個動力系統，而統計數字顯示精神錯亂的發生，交通事故，自殺及「自然」死亡，都有顯著的增加。

一九七○年十月二日，一個很有名的德國女星和她的丈夫因車禍死在巴伐利亞。這裏之所以要提到他們悲劇性的死亡，是因爲在十月二日那天，他們兩人在生理方面的情況都特別壞——至少這是那些專門研究生活週期學的科學家說的。

生活週期學是一位柏林的博士，威廉·佛里斯研究發展出來的一種既驚人，又引起很多爭執的理論。他所根據的是以下的各種假說：人在生下來之後，就開始他的生活週期，分別表現在生理、情感（或精神）、和心理（或智力）三方面。在這些週期變化中，一個人的情緒和作爲都有所謂的「高潮」和「低潮」。這種生活週期說理論之複雜處，就在這三種週期變化各有不同的時間長度：生理週期是二十三天，情感週期是二十八天，而智力週期是三十三天。

根據這項理論，每二十三天，人的健康情形就達到一次頂點，每二十八天，他的情感狀況最好，而每三十三天，其智力可發揮到極致。同時，高潮低潮的週期變化一定會造成生理、精神和

智力三方面行爲的最低潮點。在那位女星和她丈夫因意外死亡後，生活週期學的專家們做了一番計算——以他們兩人的生日爲基點，畫出到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爲止的生活週期曲線——發現他們的理論得到了證實：這兩位之所以死在那一天是「碰巧」兩個人在生理方面都在最低點。這是意外事件嗎？

生活週期學引起很多的爭論。反對這種說法的人不覺得正反兩面的證據足以說明什麼，而認爲那些自己知道到情感低潮那一天的人，當天就會覺得很沮喪，而那些自己知道那天可能有心理高潮的，就敢於冒險。可是這對於那些根本不知道有生活週期說的人的生活，就全然無關了。

德國新空軍人員駕駛美製星空鬪士型噴射機的失事率高得驚人，一般認爲最主要的原因在人爲的疏忽。在一九七三年初，共計發生一百五十七件星空鬪士型噴射機墜毀的事。在研究過二十三位駕駛員的生日與生活週期後，發現其中有十三名在失事那天正逢生活週期中的「低潮」。

日本人現在對生活週期學相當注意。日本最大的計程車業主國齋太東命令他手下的三千名司機現在每天開始工作之前，要寫下他們生活週期的狀態。而橫濱電報局的五十名送報員，在特定的日子裏都要在機車把手上繫上紅色或黃色的小三角旗。紅色表示「注意，駕駛人正在低潮期」，而黃色表示「小心，駕駛人剛過或將至低潮期」。

瑞士也將日本的經驗加以應用。在蘇黎世，公路服務隊的駕駛員在安排工作前，必須先考慮他們的生活週期。其結果是，使應由駕駛員負責的意外事件減少了百分之三十。瑞士貝塞爾的一家計程車公司，在研究過生活週期曲線後，也使他們屬下司機的肇事率減低了百分之四十。瑞士體操隊的教練傑克．高塔德也照隊員生活週期的有利條件安排他們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如果一個人的命運並不因純粹的巧合而決定，那麼一些全然彼此無關的人的命運却似乎很奇怪地產生了關連的現象，就更令人難以解釋了。例如有一位維也納的物理學家，在一次有關放射線的講演中，專門討論皮爾．邱銳的成就。就在他發表演講的同時，邱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喪生。另一次這位教授對學生講授奧地利物理學家盧威格．波玆曼有關瓦斯的理論。就在講課的時候，波玆曼自殺身死了。

這件事看起來不僅是巧合而已，至少令人對純屬機運的問題發生懷疑。會不會是在彼此有共同興趣、感覺和問題的人之間，有心理或超心理的關係存在？法老王的咒詛可不可能是有相同感覺與興趣的人一種想法的結果呢？

我們是很清醒，很開化的廿世紀七十年代的人，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感覺與超感覺之間，可能差距小到使我們在起初不會注意到二者的分別，而直到我們站在一堵無法穿越的墻前時才會吃驚地醒悟過來。不錯，生理學家能解釋爲什麼有時緊張過度使人變聾後，而仍能以指尖去「聽」；也就是說人可以把某種感官的知覺能力轉化到另一部分去。可是他們却不知道爲什麼有些

人會得癌症而有些人却不會得。

併發的思想

腦波檢示器是一種能使人看見腦部活動的工具。其基本原理要比一般人想像的單純得多。靈敏度極高的測度器能測知腦部血管的血壓。思想產生時，血管的充血量和壓力也隨之增加。對這些改變加以記錄，就像心電儀繪製心電圖一樣。

一位捷克的科學家費嘉曾以兩個情感反應相近的人做過試驗。他讓他們分別坐在兩個不同的房間裏，都接上腦波檢示器，然後請其中一個解一道相當複雜的數學問題。另外一個則對這件事一無所知，兩部腦波檢示器同時開始記錄這兩個接受試驗的人的腦部活動情形。令人難以置信，也是實驗科學無法解釋的事發生了：兩部腦波檢示器記錄下相同的腦部活動情形，雖然其中一名受試驗者並不知道另一名正在解一個數學難題。

蘇俄科學家曾在潛水艇裏殺一些小兎子，而同時在幾百哩外的一個實驗室裏測度生育那些小兎的母兎的腦部。就在小兎被殺的時候，腦波檢示器顯示出母兎的腦部有强烈的反應。這些母兎顯然是對某種刺激產生這種反應，可是那是什麼呢？是幅射線，電磁波，還是電波？

一位蘇俄超感覺學家里翁那度・瓦西里維用更簡單的物理實驗來證明他的觀點，說明超自然的現象並非電磁波、電波和幅射作用的結果。接受試驗的人都被鎖在鉛製的小房間裏，出口都用水銀封閉——這可以算是抵禦電磁波最嚴密的封閉方法。伽瑪射線或很短的電波，以及很長的電波都能穿透這種稱爲「法拉第籠」的東西，但是很長的電波必須要很大的能量才能發出，人腦不可能產生這麼大的能量，而極短的電波則會使人腦受傷。電波不可能是能源，因爲這些被關在鉛室中試驗的人很成功地利用傳心術發生了精神感應。

福里堡大學的超感心理學家漢斯・班德爾博士相信在難以解釋的一些牽涉到生死問題的情況下，感覺和感應是由潛意識中的感情成分所傳送的。大部份這類的實例，也就是一般人所謂「超視」的例子，都發生在戰時。

有一件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一個叫蘿莎・史庫篤的奧地利農婦，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夜間，突然被臥室門開啓的聲音驚醒。風把門吹開了。可就在那個女人起床去關門的時候，眼前却浮現了奇異的畫面。「我覺得走廊裏好像下着雪，雪裏有一座擔架，我兒子就躺在擔架上。」

那個嚇壞了的老女人叫醒了她的媳婦，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她。那時候大約是半夜一點半。後來三個星期裏，蘿莎一直憂心忡忡地擔心她兒子里波德會不會死在俄國了。而她所擔心的事果然得到證實：她兒子的部隊指揮官由俄境寫信來告訴她說，里波德被開花彈擊中頭部。在救護兵把這個受傷很重的年輕人拖到安全地區之後，因爲俄軍又開始炮擊，救護兵只有把擔架丟在雪地裏

，自己找地方躲起來。就在這時候，里波德叫了兩聲：「媽！媽！」就死了。那封信上也說明了他死的日期和時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半夜一點三十分。

倖免於難的人

在這類的例子中，有動物向人示警的事，這並不和有未知的傳達能力的理論相矛盾。

以在萊茵河畔庫努扎鎮上盧妮太太的故事爲例：

「在一九四四年，正是盟軍對德國轟炸的最兇的時候，我們這個鎮在萊茵河西岸，離亞森不遠，已經被炸了好多次，幾乎每夜都得躲到防空洞裏去。有天我到城裏醫院裏去看一個病人，後來我和一個脾氣很好，慈母型的修女烏蘇拉談天。我說每次一拉警報，就要把重病的病人由手術室送到防空洞裏，一定很可怕。可是烏蘇拉修女說並不盡然，因爲她不必每次把病人送進地下室去，只要聽附近一隻小狗的叫聲。眞有危險時，那隻小狗就會尖聲狂吠起來，而且它絕不會犯錯，每次都知道究竟那些轟炸機是飛到我們這一區來的，還是會轉到盧爾工業區去。」

所以看來無足輕重的小事，却可能有事關生死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的死，能由這麼多看似毫無關連的因素決定的話，現在正是探索這個謎底的好時候。

比方說，在某一個特定的日子，某一個特定的時刻，爲什麼某人會不小心絆倒跌下樓梯，摔斷了頸子？爲什麼某人會在某個特定的日子，某個特定的時刻發心臟病？這個問題也可以反過來問：爲什麼在飛機失事中所有其他乘客都不幸遇難，而某人獨能死裏逃生呢？

德國民航空運史上最大的一次慘劇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架西班牙航空公司的包機在坦尼瑞福機場起飛不久後墜毀，死了一百五十六人。調查結果證明是「人爲疏忽」而造成失事。爲什麼那個駕駛員會在這個特別的早上發生疏忽呢？更重要的是，爲什麼一個由巴伐利亞南部路登地方來的客運公司老板約瑟夫·艾特邁爾的太太，突然在飛機卽將起飛前，大發神經，硬是不肯留在飛機上？她和她丈夫剛下飛機，飛機就已經轉上跑道了。

後來艾特邁爾太太說：「我只是有這種預感。」用科學界的行話來說，叫做「預知」的典型例子。可是科學家對預知也提不出任何解釋來。如果他們能做到這點的話，空難就會成爲過去了。

在布里斯陀附近總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的阿亞布里吉村裏，有一百四十個孩子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成了無母的孤兒。因爲一架載有一百四十六人的英國包機撞上了貝塞爾附近大雪覆蓋着的高山。村子裏的婦女會安排了這次到瑞士大城去的旅遊。四十歲的瑪莉安·華倫本來也打算參加這次旅遊的，可是在臨行前幾天，她做了個夢。「我看見飛機朝樹林子裏撞過去，墜毀在雪地裏，一切都眞實得可怕。我很多朋友的屍體散在各處……最後我把我的機票以八鎊的半價賣給了

別人。」

空難發生的比率是三十三萬比一，這是由統計得來的事實。可是國際空運協會的一次年會上，發現有二十五位乘客因為「預感到有危險」而取消不同的搭乘班次，其中真正發生六次飛機失事，形成四比一的比率。

難道說這些人比你我對死亡知道得多些？

預測死亡

珍妮・狄克森有令人吃驚的預見未來的能力，在羅絲・蒙哥馬利那本題名叫「先知的天賦」的書裏記載得很詳細。一九五二年，狄克森夫人預言有個藍眼睛的男人要在一九六〇年當選美國總統，但會在任內遭到橫死。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她和兩位女士在華盛頓一家餐館裏吃午飯。

她的兩個朋友看她什麼也沒吃，就問她是怎麼回事？「我覺得非常不安，」她回答說：「總統今天會碰到什麼很可怕的事。」不久之後，廣播和電視上插播號外：甘迺廸遇刺身亡。

珍妮・狄克森不僅預測了甘迺廸之死，還說兇手姓名的第二個字母是S，不管這話聽起來多叫人難以相信，她在很久以前就作了這些預測的事，却是不容置疑的也有很多人可以加以證明。

而且，狄克森夫人還預測過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的墜機罹難、瑪麗蓮夢露的自殺、以及甘地的死。

這樣看起來，死亡並不僅是機運問題；而可以事先由某些情況預定，這些情況又能由有特殊天賦的人感覺得到。奇怪的是，所謂「感覺」的基本觀念，已和原有的含義有了距離，不再和「觸及」或「知悉」有關。原來，「感覺」就是「對事物或某種能的認知」。事物或能——這是對珍妮・狄克森能預知死亡的最簡單的解釋。請注意，是最簡單的。

生命力

古代的中國人相信每個人體內都是一個力的製造工廠，可以製造出「生命力」來。這種活力能繼續存在於天地之間。其結果是，人和大自然就有了密切的關係。如這一類的理論，在其他所有的各民族文化中也可找到。印度也有類似的說法，認為這種力可由呼吸氧氣而補充得來，好像人是「游離的」似的。所以在瑜珈中很講求呼吸。

新的這種生命力理論則一直到十六世紀才有所發展。巴拉色索斯認為這能支配人生死。他甚至主張生命力可以由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體內。

一個世紀之後，布魯塞爾發現氯酸的化學家金・巴貝斯塔・馮・郝爾蒙特認為這種生命力能

影響到在另一個地方的別人的意志。這種理論使郝爾蒙特也屬於談心靈感應的那一派。

德國的佛朗玆・安東・馬斯默博士（一八三四至一九一五），研究他稱爲「動物磁力」的物理性，甚至發明所謂磁性治療法，以使對精力的需求得到平衡。他相信人體中的廣大磁力有治療作用；比方說，可以由醫生將手放在病人身上，就得到治療效果。他認爲疾病只是因爲人體內電磁力均衡的循環受到了干擾所致，而治療也就是要重新求得那份均衡與諧和。而這一點又可以由接受磁力而求得。

從那以後，生命力有過各種不同的稱呼，比方說是生力，N射線，靈力或X力等等，現代科學也稱之爲心體力或心電力，不過這些都還被視爲過份前衞的新科學園地，雖然一些名科學家，如身兼物理學家和醫生的約瑟夫・吳士特，以及柏林著名的外科專家資廸南・荀白克等人，都很認眞地對這方面感到興趣。

卡爾・馮・盧森柏格，是德國的名化學家，在十九世紀中葉曾研究過所謂人體幅射的問題。像馬斯默認爲他所謂的「動物磁力」是一種流動性的東西一樣，盧森柏格他相信他已經證明人體能分泌出一種似鞣皮的東西，根據這種理論，這種生命力——或不論稱呼作什麼名字——至少是一種具體的物質，能滲入水中，產生一種特殊的味道。有超視能力，或其他極端敏感的人則表示過那種東西是一種光。

不幸的是，對神話和玄秘之學有興趣的人會很快地亂用新發現，因此使得科學家不願再加以認眞的研究。雖然曾經有過一個叫海德威爾的人，在一九〇二年就用一具象限靜電計量過人體周圍的電場，可是一直到二十六年之後，他的工作才由荀白克和修曼繼續下去。這兩位科學家在法拉第籠內做實驗，而借助於一具電流計證明人體內確有電場，而電流的強弱會隨肌肉的反應而改變。

最近吳士特博士研究人體的幅射作用。因爲木頭是絕緣體，所以在木製的桌上進行實驗。發現幅射體（石頭、金屬、液體）即使在爲實驗目的而消除其幅射質之後，仍然能度量出來，這就顯示四週已產生游離現象。

更成問題而沒有科學證明的，是認爲由於土地本身有幅射作用，所以有所謂刺激地帶存在。因爲最早發展這種理論的是卜礦的人，所以一直不爲正統科學所接受與認可，不過用動植物實驗的結果，證明其基本說法的可靠也有不可否認的證據。甚至人類也可以感覺到這種地理病理學上的地帶，如果要舉例的話，有人把病床移個地方就能將病治好，就是很好的例證。

二十三點九公里之死

如荀白克所示範的，人體電流的強弱也和物理環境的能源條件有關。曾就此問題寫過一本「

人類知覺的極限」的卡爾漢玆・賈寇爾曾報告過一次由西費里亞的卜礦者漢斯・丹那所作的有趣的實驗。

在德國有很多條「死亡之路」，就是沒有任何顯著原因而發生過極多致命車禍的路。由一九三二年開始，在布里門附近一條畢直的路上，一塊刻有二十三點九公里的里程碑所在的地方，發生過幾百次車禍。後來丹那和另外兩名卜礦者在有天夜裏被帶到那條路上。他並不知道這條路的事，而里程碑也用套子蓋了起來。在開車途中丹那發現那個地方的幅射作用非常強烈。而車上一具里程表上記錄下丹那發現強烈幅射作用的地方，記下的數字是二十三點九。

金字塔的試驗

如果土地、人體和物體的幅射都是一種能的話，那麼這些能量一定也能增加。事實上，也有過實驗顯示某些幾何形體就有聚集能量，再以更爲集中的形式放出。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科學研究，尤其着重在埃及的金字塔上。

英國探險家保羅・布倫頓曾把自己在庫法金字塔內的正室中關了一夜（詳見第十三章）。根據可靠的證人說，布倫頓幾乎爲此失去理智。他經歷了一次幾乎近於服食了迷幻藥後的感覺，他眼見到自己死亡的情形，到第二天早上被人放出來的時候，已經完全感覺痲木了。

一九五九年，布拉格的無線電工程師卡爾・戴伯做了一個小型的金字塔。戴伯曾看過法國放射學家尙・馬許以金字塔的形狀和其中物理變化之間的關係爲基礎，所作的多次試驗。馬許曾在小型金字塔作過試驗，在其中放入有機物，然後看幾天來的變化。他的結論是：金字塔有加快乾燥的作用。例如，將魚放進一個依比例縮製的金字塔模型裏，三天內就減輕了原先重量的三分之二；羊的氣管在六天內縮了一半；在四十三天後，一個原重五十二公克的蛋，只剩下十二公克的重量。但就連那條魚也沒有發霉或發臭。

戴伯以這些實驗爲根據，利用金字塔形狀所引起的物理變化，來製作——什麼東西不好做——成了一具剃刀刀片磨利器。他用紙板做了一具金字塔模型，底邊長二十四公分，高十五公分。底部是空的。然後他開始下面的實驗：一把鈍刀片，放在長度只有金字塔模型高度三分之一，也就是五公分的木製或紙板製的架座上。金字塔架在一個底座上，放在陽光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模型和刀片放置的方向，金字塔要放在南北向座標上，刀片的刀刃那邊必須成直角置於東西向座標上。結果在六天中，刀片越來越鋒利。

這兩宗以金字塔形體所作的實驗，都是實驗科學上的例證。因而產生了這個問題：是不是古埃及人——至少是他們之中那些受過教育的人——知道一些現代科學家還未發現的能的使用方法呢？是不是有某些幾何形體能產生精神力量而造成死亡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能因此解開

法老王的咒詛背後的謎呢？

打開圖坦卡蒙王陵時在場的人之中，有十三個後來神秘死亡。平常，死亡並非起因於某些器官意外受損。平均說來，一隻蒼蠅有七十五天的壽命，一隻女王蜂可以活五年，貓有十年，馬可以活到四十年，大象可以活到五十歲，鱷魚有百年之壽，鯨魚更可活三百年。有少數人可以活到一百多歲。在圖坦卡蒙王陵被發現時，歐洲人裏每十五個人就有十個至少可以活到五十五歲才死。但在參與發掘的二十三個人裏，只有十個人活到那麼長命。

科學的秘密

實在很難相信有多少像埃及這樣的古代文明了解有關現代科學的種種。不過雖然他們有很多革命性的發現，古埃及人却不肯把他們的知識讓所有的人分享，只傳給少數經過選擇得的人。對一般人來說，科學就和那些有使用科學能力的人一樣，都充滿了神秘。只給一小撮統治階級看事實，在其餘人眼裏都是神的意旨、奇蹟和法術。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爲什麼埃及的科學家能把他們辛苦工作的成果帶進他們的墳墓裏：簡而言之，知識只是爲了在有限時間裏達成某項作用而設，然後就消失而不再爲人所知，也許要消失一千年，也許永久消失。

然而，那一段偉大的年代所留下的最後證物，仍然重要得能讓很多聰明和著名的人千里迢迢地到尼羅河畔那塊地方去，要完成他們的教育。曾作過這樣旅行的人中包括古詩人荷馬、奧斐斯，希臘悲劇名家尤瑞皮廸斯；古雅典的立法家路克盧嘉斯和索倫，哲學家西里斯和帕拉圖，數學家猶多薩斯和亞基米德。儘管並不能眞正證明他們的確去過那裏，但是假定他們去過的這種說法，也就足以證明埃及文化的重要性了。

帕拉圖甚至說他自己的同胞希臘人，和埃及人比起來，只能算是孩子。在他的對話錄第二十二章中，帕拉圖讓一個由色斯來的埃及教士告訴索倫：

「哦，索倫，你們希臘人一直是孩子，你們之中沒有一個聰明人。你們沒有傳統，你們有關普羅米修士之子逃過洪水重育人類，以及太陽神之子駕金車燒毀大地的傳說，不過是那些毀於洪水大火所留下的斷簡殘篇。這種天災折磨人類，不時會降下來毀掉整個國家，也毀去所有文字的記載與記錄，以及科學上的成就。可是尼羅河却使我們的國家免於這種災變。所以我們還能在廟堂裏保存着我們過去的歷史遺蹟，而你們却永遠要重新開始你們新的一頁歷史，永遠也不會知道你們自己國家發生過什麼事情，更不用說別國的事了。」

第三章　爲科學進步犧牲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星期三，在距開羅以南三十公里的沙卡拉一片巨大的考古發掘現場，工人們都準備停工了。雖然那時候才下午兩點鐘，被沙漠裏的塵土弄得滿身灰頭土臉的工人們，大聲地把用卡車廢胎一切爲二的運土籃子丟在土裏。從清早七點鐘開始，這些人就把沙子、土塊、石頭從十公尺深的底下運上來——工作並不輕鬆，可是得到的錢不少，在利比亞沙漠邊上，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從一九三五年以來，所有那些發瘋的考古學家不斷到此之後，沙卡拉村已經大受注意。沙卡拉的墓地，也是埃及古都曼斐斯的死者之城，大約有七公里長，約五百至一千五百公尺寬。旁邊就是有五千年歷史的狄瑟爾法老王的金字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一座尚完整無缺的建築。

華特・拜延・艾默雷，英國籍的埃及學教授，也是負責在沙卡拉進行挖掘的人，站在那個大

洞旁邊。

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叫他做拜延。他手裏拿着一座約有二十公分高的死神歐西利士的雕像。他一再地由各個角度去端詳這座雕像；然後和他的埃及助手一起走回村子裏去。

這個工作隊在沙卡拉有一棟小平房，裏面有間辦公室和一間洗手間，可是沒有一個考古學家住在這裏。艾默雷和他的助手阿里·孔力一起走進辦公室之後，阿里因爲熱得精疲力竭，就撲倒在一張長沙發上。艾默雷則進洗手間裏。後來那位助手向本書作者描述當時的情形：

「我坐在長沙發上。突然聽見洗手間傳來呻吟的聲音。我從半開的門裏看過去，看見艾默雷兩手撐在洗手池上。『你病了嗎？』我大聲地問道，可是教授沒有答應。他好像麻木了似地站在那裡，我抓着他的兩肩，把他拖到長沙發上，然後跑去打電話。」

一部救護車把艾默雷趕送到開羅一家英國醫院裏。診斷結果：右半身麻痺。他無法說話。艾默雷的妻子瑪麗，通常都隨他到處進行發掘工作的，陪了他一整夜。第二天——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星期四——華特·拜延·艾默雷過世了。

第三天，埃及的一家大報寫道：「這件奇異的事使我們相信傳說中法老王的咒詛又靈驗了。」

當地雇來挖掘的工人都說艾默雷「不是英國人，他是個埃及人。」他一向不理會法老王的咒詛。他知道有此一說，但每當新聞記者請他就這點發表意見時，他總加以拒絕。阿里·孔力說：「他什麼都談，就是從來不談這件事。」

艾默雷並不是故意要做考古學家的。起初學埃及學不過是像很叫人有興趣的冒險：這位生於利物浦的學者本來學的是航海工程，而且曾經參加兩艘戰艦的建造工作。可是他對他的生活有另外的看法。

他在一九二一年重回學校，跟從湯馬斯·皮特教授研究埃及古物、建築等的埃及學。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就覺得這一科很叫他着迷，可是他發現他也並不要光是埋頭去研究那些古老的文字。兩年後，他又退了學，到盧悉爾來參加一次發掘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他已經挖到了十來處埃及古墓。其中有一座是十八王朝最有價值的大官雷姆斯的墓。三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二九年，他把工作改搬到努比亞去進行，那裏有無數的古蹟亟待救出，因爲當局計劃加高舊有的亞斯汶大壩，而要將那些古墓加以鏟除。

艾默雷在一九三五年被任命爲沙卡拉發掘工作的負責人。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清理可以遠溯到第一王朝的那片巨大墓地。接下去的二十年，他都全力在做這件工作——只在二次大戰期間離此去服役。

戰後，沒有多少經費讓他繼續發掘工作，然後蘇彝士運河危機又使工程停頓。但因爲艾默雷

對埃及已極爲熟悉，就接受了在開羅的外交工作。最後他成了倫敦大學的埃及學教授；在沙艾拉的發掘工作繼續進行時，他也來往在倫敦的大學和在埃及的研究工作之間。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艾默雷開始他認爲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尋找伊莫托普的墓。

伊莫托普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照艾默雷說來，他是「古代第一位醫生」。他活在最早一代法老王的時代，他所有的那種科學知識使人民相信他是保健之神。不過他也是個建築家，狄瑟爾法老王的顧問，朝中權臣，以及「埃及南北各地諸王公共事務的顧問」。他建造了狄瑟爾的金字塔，據說也是他發明了曆法和文字。簡而言之，他是個多方面的天才。

因爲伊莫托普的墓一直沒有被人發現，所以大可假定他的墓也沒有被盜過。伊莫托普在建築方面的能力也足以支持這種理論，因爲伊莫托普一定會在生前爲自己先建好一座墓的——那座墓會和他的法老王狄瑟爾的墓不同，但規模絕不會比王陵差。艾默雷深信發現伊莫托普的墓在舊王國歷史上地位的重要性，相當於圖坦卡蒙王陵的發現在新帝國史上的地位。只是在那片沙漠上，他該由那裏下手挖掘呢？

第一次的試挖，顯示出整個山谷裏滿是初期各朝代的建築。很多不足三公尺高的，其所以能留存下來，只因爲多祿某王朝有碎石土塊塡塞在各建築物之間，（這種「碎石舖設法」能塡出地方來蓋新的建築物。）艾默雷教授寫道：

「多年來，我一直對谷地最西側北沙卡拉的大墳地有興趣，因爲那裏佈滿了多祿某王朝和羅馬式的陶器碎片。在一九五六年結束埃及古物發掘的工作之前，我在那個地方挖了兩個試驗坑，找到一些第三王朝的磚造物，找到兩具用作犧牲的牛屍骨，以及裝在有蓋陶甕裏製成了木乃伊的古埃及靈鳥白鷺。上一世紀的發掘工作者都知道在地下通道中找得到埋下的白鷺，可是却沒有人知道其與三世紀王陵間關係的重要性……一般相信伊莫托普的墓就在這片廢墳場內（費爾斯、昆伯爾和雷士南等考古學家對此都堅信不疑），牛骨和白鷺的遺體，在某方面說來，也可證明這片地方可能和他的墳墓有所關聯，無論如何，這些證據已經指出這塊地方在多祿某王朝時是一塊聖地。」

既經在心中設下目標之後，艾默雷的工作進行得更而熱切。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他在十公尺深處挖到一座第三王朝的陵墓。他面前是一座岔路分歧的迷宮：好多的通路，磚封的門戶，無可計數的白鷺製成的木乃伊。很清楚地可以看出，這裏經過了好幾代。一座多祿某王朝的雕像讓艾默雷知道他找對了地方。在雕像的承座上，他又找到表列的所有爲保健之神設過的盛宴。（其中一次盛宴的日期正和後來艾默雷死亡的日期相同。）還說明伊莫托普「長眠在他最心愛的狄安洞窟裏。」

艾默雷教授相信那個洞窟很可能就在這個巨大的迷宮裏。

艾默雷毫不懷疑他已找到發掘伊莫托普墓的線索，但他不知道要花多少天還是多少年才能完成他的偉大發現。「我比艾默雷對這件事要懷疑得多。」阿里‧孔力說：「最後他幾乎確定他馬上就可發現伊莫托普的墓了。」

這兩位考古家像神話傳說裏進入半人半牛怪物的迷宮中的英雄一樣，在腰間繫上繩索，好讓他們有把握在探過這座迷宮後能再回到天日。他們畫下草圖，探過的路都封閉起來。但費了幾個月的苦工之後，艾默雷不得不承認這些路裏沒有一條是通往伊莫托普的墓的。

他很感失望，但並不氣餒。艾默雷相信他們找不到通往墓中的通路，並不表示伊莫托普的墓和這座迷宮毫無關連。正好相反，那裏的設計奇特得使有系統的發掘方法完全沒有作用。

艾默雷開始挖另一塊地方——但是毫無結果。他畢生渴求的大成就，想發現伊莫托普的墓，終於無法成功。

咒詛與過去

本書作者曾研究過很多考古學家的生平，希望能在他們的生活與死亡之間找出共同相似之處。結果發現他們的生活很少相同的特點，唯一共同點，只是都對他們所選擇的職業極富熱誠，但却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巧合。

考古學家們毫無問題的不能單歸入那一類。這一點是我在為本書搜集資料時一再注意到的問題，不單是因為他們各有不同的理論，而是在性格與個性上都有不同。有些德國考古學家認為所謂咒詛完全是一派胡言，但另外有些却固執地絕不肯走進法老王的陵墓一步。我曾經有一次問一位慕尼黑的考古學家，他到底怕的是什麼。他就像一個古希臘神廟的預言者一樣回答道：「怕的是諸神。」

如果所謂咒詛並不僅是限於和圖坦卡蒙王陵的發現有關係的特有現象，那麼在圖坦卡蒙王陵最後安息之所被發掘以前，就該有考古學家神秘地死亡過。

圖書和檔案有很多關於考古方面發現和理論的詳細記載，但對那些完成這些發現和推衍出那些理論的專家學者們的生平則大多語焉不詳。我個人對一些名考古學家生死所作的研究則顯露了一些新的事實，就是法老王的咒詛至少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已經開始有了作用。而且永遠是降臨在長年在埃及，多少都和王陵發掘有關的人身上。

杜米羣的瘋狂

例如約翰尼斯‧杜米羣，他出生於一八三三年，是西里西亞一個牧師之子，也是史特拉斯堡大學的教授，曾到過埃及和努比亞各地。他專門摹畫墳墓和廟宇中的銘刻，經常在地底下或廢墟

中耽上好幾個禮拜。漸漸地，他的整個性格都起了變化。要是他只是一個獨特的例子，那就不值得在此討論了，可是他却是很多這類情形中的一個。

杜米羣經常神志昏迷，而且有初期早發性痴呆症的病徵。他常會一談幾個鐘點，講一些他根本不可能有過的考古方面的經驗。比方說，只要有人肯聽，他就會講他在埃及古都底比斯一處古墓中的情形，說那裏「蝙蝠的味道臭得可怕，我在摹畫的時候，只好在口鼻之間掛一塊桔皮。」可是根本找不到杜米羣曾經進過或靠近過他所形容的那個古墓的記錄。

這位考古學家回到法國之後，他的形容和外表變得更叫人可憐，連一句話也講不清楚，他會從一個念頭陡然跳到另一個念頭。更可憐的是，他寫東西的時候也會如此。

印行他著作的出版家們為此也苦惱不堪。貝迪克曾請他寫一本關於埃及北部的旅行指南，結果不敢出書，因為他實在寫得太壞。另外一位編了部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的編者也很難過，應諾為那部書撰寫埃及部份的杜米羣不停地在寫，在寫了三百多頁之後，那位大為吃驚的編者發現這個好教授還沒寫完他的序文。

這些症狀極近似於因藥物而產生的反應。一般正常人如果沒有患病，是不會有這類症狀的。但是，如果大量使用迷幻藥，却能觸發痴呆症，或使人有類似痴呆症患者的行為。一位美國藥物專家葛利非斯博士曾經報導，他的一個學生服用一種治療花粉熱的噴霧劑之後，「有天我問他一個問題，他答不出來，憤怒之餘，就拿了一本關於那方面厚達四百五十三頁的書，把裏面每個字都背了下來。」另外一位美國醫生報導，有個服用了藥物去參加考試的學生，把所有的答案都寫在一張紙的第一行上。

我們在後文就可看到，古埃及人很善用藥物。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已經知道只要些許接觸，如用骯髒的手背擦拭一下嘴巴，就可能導致藥物進入人體而影響到其部份器官。一九三八年，瑞士藥物學家艾爾伯特．霍夫曼「意外」發現LSD的事，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在貝塞爾城山多士藥廠的研究實驗室工作時，有百萬分之幾克的藥誤進了他的嘴；四十分鐘之後，他就看見很多幻象！這種藥只要用食指沾上一點，再碰碰嘴唇就够了。

亨瑞克．布拉格斯克的異行

一個人要舒服過癮的方法有好多種，挖掘、測探、征服等等都能給一些人帶來狂喜的感覺。似乎法老王的咒詛會給受害者施以一種壓力。著名的學者會為了科學而自殺，或至少在由埃及回來後，會多少有點瘋狂。

像這樣發瘋的例子，在柏林埃及博物館館長阿爾道夫．艾爾曼的自傳裏就有過記載。談到的是亨瑞克．布拉格斯克（一八二七—一八九四），他是柏林最好的考古學家之一，十六歲就能閱

讀古埃及文。

布拉格斯克是典型的柏林人：他父親是個士官長，住在卡浦發嘉本的軍營裏，布拉格斯克也就生在那個地方。但布拉格斯克一直無法接受他低賤的出身，在他成爲著名的科學家之後，他還告訴別人說他父親是個王子。

布拉格斯克有次吹牛說他在薩玆挖到一具剛埋下不久的皇帝的頭骨，可是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他從一家古董店裏買來的。另外一次布拉格斯克和艾爾曼在博物館的錢幣展覽室裏，這位館長正在桌上安放一些很值錢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圓形肖像浮雕。艾爾曼記得以下的對話：

布：你這些什麼東西？

艾：十五世紀的意大利圓形肖像畫浮雕。

布：這一行Pisamns Pictor fecit是什麼意思？

艾：那是作者的簽名。

布：我以前有一次也有過這些，是跟維沙里在尼羅河三角洲上挖到的，我們找到一大堆。

艾：後來那些東西呢？

布：哦，我不知道，我送人了。

艾：可是那樣你等於把一大筆錢送人哩！

布：一點也不錯。

艾爾曼相信布拉格斯克也許是挖到個銅盤子什麼的，不過不會有什麼值錢的了。

這些事只是他有神經病，還是布拉格斯克的精神受到什麼外來的影響？布拉格斯克是在埃及耽了很久之後才開始變得有點怪異起來的。古物部長蓋斯通・馬斯帕羅認爲布拉格斯克用來支持他學術著作的證據都是他假造的。艾爾曼報告說布拉格斯克在他兩本討論所謂「海族」的著作裏，提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和理論。

更令人驚奇的是，除了考古學上的成就之外，布拉格斯克一直被認爲是一個偉大的埃及學專家。這樣一個一旦追索起歷史問題的線索來，就會把週遭的世界都忘記的巨人，這樣一個把木乃伊當活人來對待的人——難道說，他也是法老王咒詛下的犧牲者嗎？

事實上，他耽在埃及越久，人變得越怪異。最後，他突然離開了開羅，行前通知柏林官方說，他要接下李察・里浦馬斯在大學中的教職，雖然後者還在那裏當教授。更怪的是，布拉格斯克威脅說，如果他沒法得到這個職位的話，他就要到巴黎去接受一個相似的差事，可是根本沒這個空缺給他。

回到柏林之後，他就向新聞界抱怨他遭到其他學者的排擠。像他很多同事一樣，布拉格斯克成爲他自己疑心病的犧牲者。艾爾曼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只記得布拉格斯克有『一點神

經』，大部份天才都會碰到的，如果『一點神經』在布拉格斯克的遭遇說來，特別令人痛苦的話，我們只有委之於命運的安排。」

查波里安短促的一生

如果我們在考古史上再回溯得遠一點，就會見到尚法蘭索士・查波里安（一七九〇—一八三二）近乎傳奇的一生，由於他成功地翻譯了古埃及文，才奠定對埃及學研究的基礎。古埃及文在希臘文中有一個可譯爲「聖畫」的專用名稱。實際上，從古希臘一直到查波里安新發現其代表意義時爲止，這些象形文字一直被人相信是既秘密，又神秘，而且很神聖的。到十八世紀末，還有很多學者深信這種文字內容有神秘的魔力，而拒絕加以研究。丹麥考古學家荷根・佐嘉是第一個認眞對埃及文字加以研究的人。佐嘉並不能將象形文字譯出，可是他得到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而查波里安後來的發現也就奠基在這個結論上：他發現在某些符號四週加上橢圓形框，就表示是法老王的名號。

查波里安短促而驚人的一生似乎早經命定。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有個預言家就曾預言，當時在法國南部費加克做書商的查波里安的父親會生下一個可稱「未來幾世紀的光明」的兒子，而尚法蘭索斯於一七九〇年出生後，從小就顯露了他的天才。還不到五歲就要他的母親大聲唸聖經中的章節給他聽，而他則逐字複誦。

他父親被這個小兒子的智慧所嚇倒，不准他的妻子給孩子唸書。結果讓那個五歲的孩子從他父親的書店裏偷了一本聖經，偷偷地看。小孩子既不認得字也不會寫字，可是他把聖經早已一頁頁背了下來，也知道在書裏那一頁能找到那些章節，他以字的讀音來和印出來的字的長短加以比較，發現其中相合之處，而且發現法文拼音常有和書寫文字不盡相符之處。不過他的父親只把他送進費加克當地學校裏去讀書，決定要讓尚佛蘭索斯做一個正常的孩子，而不要做個天才兒童。

羅塞達石碑

尚佛蘭索斯的哥哥，傑克斯・約瑟夫自己也多少是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曾研習歷史，對古埃及藝術發生了興趣。在拿破崙一七九八年遠征埃及時，傑克斯・約瑟夫想讓自己入選爲拿破崙帶去的學者和歷史學家羣中的一人，但未能成功。在極度失望之餘，他放棄了歷史研究工作，搬到格林羅堡，做起生意來。

一八〇一年，傑克斯・約瑟夫發現他弟弟的天才，就把他接來，讓他能在格林羅堡有受更好教育的機會。傑克斯・約瑟夫訂有一份法文的「埃及快報」，算是他被壓抑的興趣唯一殘餘的廻響。他哥哥訂的這份報紙，就決定了年輕的查波里安的未來。

埃及的文字共有三種不同的書寫方法，最上一段是象形文字，約有六百個圖形符號；中段是第五王朝之後所使用的教士文字；最下一段是第六世紀以後廣泛使用的通俗文字。

有一天，報上刊載了一篇專稿，報導拿破崙的部隊在一七九九年於尼羅河三角洲上，羅塞達村附近發現了一塊石碑，是一塊玄武岩的黑石。上面刻有三段不同字體的銘文：第一段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二段假定是哥普特文或是古埃及通俗文字（也就是一種簡化了的古埃及象形文），第三段則是希臘文。

那段希臘文很容易翻譯出來，是曼斐斯的教士們在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寫給多祿某五世的謝函。當時多祿某五世剛即位爲王。多祿某到處都很受到歡迎，因爲他豁免了教士的欠稅，又給廟裏添了新的財源，在戰時更給各廟堂以特殊的保護。而且他獻給聖牛的貴重禮物也比以前埃及諸王要豐盛得多。這些作爲使教士們給這位皇帝寫了以下的謝函：

「不朽的多祿某，諸神寵愛的神，他對他統治下的神廟和廟中的人照顧備至，因為他是神，是神與女神之子。他像荷樂斯，天神艾色斯和神后歐西麗絲之子，能保護他的父親不受侵害。」

看來假設前面兩段內容也和那段希臘文一般無二，應該是很合理的。當然，羅塞達石碑經過摹畫，甚至做成拓本，全世界的學者都希望能將內容翻譯出來。

尚法蘭索斯決定要辨讀羅塞達石碑時，才十一歲。他表現了過人的精力和耐性，花費了二十

sɜ·j nḏtj·j Mn-ḫpr-rʿ ʿnḫ ḏt wbn·j n mr(wj)·k
Son of mine, my avenger, Menheper-re, may he live forever: I shine through love of you.

ḥnm ʿwjj·j ḥʿw·k m sɜ ʿnḫ nḏm·wjj
My hands protect your limb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life. How sweet

jɜmt·k r šnbt·j smn·j tw m
[is] your friendliness against my breast. I will put you in

jwnn·j bjj·j n·k dj·j bɜw·k
my sanctuary. I am surprised about you. I place your power

šndw·k m tɜw nbw ḥrjjt·k r ḏrw
[and] fear of you in all lands, the fear of you to the limits

šḫnwt nt pt
of the pillars of heaven.

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字形和音節組合的符號，在本例中加註了音標拼音和英譯。（音標拼音中沒有母音，因爲當時埃及人不知道如何發母音。）

一年的時間去解這個謎，在這麼多年裏，他越來越接近於能解開這塊石碑的謎。

在一八〇七年，十七歲的查波里安離開學校，進入科學學院，專修由後期象形文字轉化出來的哥普特文，以及由哥普特文再轉化而成的古埃及通俗文字。他發現象形文字不同於哥普特文，有八種人稱代名詞，都和同一類音韻符號有關。因此使他推斷象形文字除了形之外，還有聲的關係在內。查波里安在羅塞達石碑上數到有四百八十六個希臘字，却有一千四百一十九個埃及象形文字。他就運用了當時既不能讀又不能寫時，將聖經與他所背誦的內容相比較的方法。

他認爲，法老王的名號和專有名詞在三種語文中，其發音應該完全相同。英國醫師湯馬斯・楊，已因在內文出現次數最多爲基礎，解出多祿某的名字。查波里安走了另外一條路。他請人摹畫下一座尖塔上的銘刻，他知道那一段文字的希臘譯文，其中重複使用了多次克麗奧派屈拉的名字。他用自己的那套方法分析其中的音韻符號，而辨認出同時也用在多祿某名字中的三個字母，L、P和T。那麼在克麗奧派屈拉名號中L前的一個符號，必然不是K就是C。

一八二二年九月四日，查波里安收到幾張法老王時代銘文的拓本，馬上就解出兩個名字：雷密西斯和托特莫斯。毫無問題——查波里安已經解開了象形文字的神秘。

「我弄清楚了！」他興奮若狂地向他哥哥叫道，然後高舉雙手，像被閃電擊中了似地仆倒在地，整整五天，人事不省。（這件事很多書中都有記載，艾爾曼也提過這件事。）在查波里安恢

復後，他說他看到很多奇怪的幻象，又一再重複地唸誦着他辨譯出了的法老王的名號。

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查波里安在巴黎的科學學院裏正式公開他的發現。他被選聘為埃及學教授，而終於在一八二七年動身前往埃及「為科學服務」，和比薩大學的伊波里托·墨索里尼一起負責一件由義大利政府和法王查理十世共同資助的發掘工程。他童年的夢想終獲實現，但夢想的實現也就是他的死刑。查波里安在一八三二年由埃及回來不久就去世了。死前發生癱瘓的現象。眞正的死因終於無法查究。他享年只有四十二歲。

多才多藝的貝佐尼

同樣神秘的是喬凡尼·巴梯斯塔·貝佐尼的早逝。貝佐尼（一七七八—一八二三）大概可算是最多彩多姿的早期埃及古物發掘專家。他的父親是帕度安地方的理髮匠。身裁胖大的貝佐尼做過很多工作，也嘗試過各種行業。他父母都是虔誠的教徒，原希望他能做個教士，可是他却做了馬戲團裏的表演人和大力士、舞臺演員、歌劇演員、工程師和古物發掘專家。要算他做過些什麼，還不如去數他沒做過的事反而方便得多。

貝佐尼在他出生的祖國義大利居留的時間很少，却大多住在英國、葡萄牙和非洲。他當年和一羣演員一起到英國去，因為他只會說一點蹩脚的英文，結果只能演啞劇。後來他改行演唱歌劇，在里斯本時，娶了當時很有名的紅歌劇女演員安吉莉卡·薇娜布蕾蔻。

貝佐尼甚至自己也解釋不清他對旅行的渴望。總好像有什麼把他從一個地方推到另一個地方，在試過十來種行業之後，他乾脆把他的名片印上「名旅行家」的頭銜。

貝佐尼很喜歡非洲。他足跡遍及西非各地，甚至想解開當時大家很熱衷討論的一個謎，要知道尼羅河和尼格爾河是不是同一條河。他最早到埃及時是在一八一五年，既不是以歌唱家，也不是以考古學家，而是以一個發明家的身份去的。他建造了一座據說可以做普通水車四倍工作的新式水車。他把模型拿給統掌大權的蘇丹，穆罕默德·阿里。在蘇丹婉拒了他之後，這位「名旅行家」就又改了行：做起考古學家來。

時機倒是正好。因為從拿破崙遠征埃及後，世界各地都要埃及的東西。尼羅河上這塊奇境的繪畫和手工藝品都能賣到破紀錄的高價。這位大力士也開始工作。五年來，他一直在找寶藏，那些用不着他靈敏頭腦的工作，他就用他的肌肉，或在必要時用炸藥來做。

經由一位瑞士旅行家約翰·盧威格·巴克赫特介紹，他認識了英國駐埃及的總領事，受雇負責運用在盧瑟爾發掘到的曼儂的紀念胸像。貝佐尼把東西送到亞歷山大港，再由那裏送到倫敦。這就是他的開始。他運用的古物越多——曾經有一次，在他裝運東西上車時，一座方形尖石碑滑入了尼羅河，不過他跳下去撈了起來——要自己去挖寶的慾望就越强烈。最後，他終於成功了。

貝佐尼在十九世紀初期描寫關於底比斯死者之城當時的情形：

「有一回有人帶着我……穿過一條通道，長約廿呎，寬則僅一個人勉强擠過。通道中塞滿木乃伊，走過時就不可能不讓臉部碰到一些已死的埃及人；可是在通道漸漸向下傾斜後，我本身的體重幫着我向下滑去；但是，却擋不住身上蓋滿了骨骼，和從上面滾落的手脚和頭顱。我就這樣從一個洞到另一個洞，裏面擺滿各式各樣的木乃伊，有站着的，有躺着的，也有些倒立着的。」

除了數不清的，沒有富人似陪葬的木乃伊，和那些寶貝已被盜墓賊洗刼一空的墳墓之外，曾遭受過無數次失望的貝佐尼，却也發現了不少在歷史文化方面很具重要性的東西，卽使是遠在一八一七年，這件事還是很不容易的。很多鑿石而成的陵墓，都成爲農夫携妻帶子，以及養着家禽家畜的居所。但是，這位職業家却在那一年很高興地找到一座法老王的陵墓——是雷米西斯一世之子，賽帝一世的王陵。那座陵墓讓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因爲他在發掘工作上，除了生意經之外，也發生了學術研究方面的興趣。

他拓下各種浮雕，摹畫他所發現的一切，在日記中寫着，這些發現就足以補償他爲發掘所經歷過的種種麻煩了。

貝佐尼開始對古物的發掘工作着了迷。這種入迷最後給他帶來無可逃避的噩運。他尤其迷上了卡夫里的金字塔，塔裏通往墳室的門已經「不見了」。這位業餘的考古學家狂熱地仔細檢查過這座一百三十六公尺高的建築中每一塊石頭。但是找不到一點入口的痕跡。可是貝佐尼仍很有信心：要是在金字塔裏找不到那間正室的入口（如最近打開的庫法金字塔的情形一樣），那一定是埋在別處地底下。

在金字塔的北面有很多高高的沙堆。佐尼雇了一大堆工人去將沙堆鏟掉。一點也不錯，他在沙堆底下發現了顯然是後來用墓石砌起的一條通道。然後，在走到那條寬通道中央時，一塊大石頭落進通道來。貝佐尼說那塊石頭大約一點二公尺寬，一點八公尺長，大約四呎乘六呎的大小。這塊石頭壓中了一個埃及工人，幸好通道中其深及膝的沙救了他一命，後來才能把他挖了出來。

試驗過其他的石頭後，證明如果再繼續下去，一定會非常危險；每塊石頭都是鬆動的。貝佐尼發現自己陷入了絕境。花了好多天的工夫，研究塔側的大洞。他畫下平面圖，和各種角度的草圖。他將沙子的吹動方向和羅盤方向加以比較，最後得到結論，認爲通到卡夫里金字塔的入口一定在更靠東邊的地方。

三塊被沙掩蓋的巨大花崗石塊，證實了貝佐尼的猜測。在石塊後，是一條通道，向下的坡度極陡，在三十公尺後終止於一堵石墻前。貝佐尼花了三十天的時間，打掉了石墻上的一塊磚，這才讓他能勉强擠進狹窄的開口。

他拿了一枝以很多枝蠟燭扭在一起做成的火炬。通道呈水平向前。路並不難找，因爲路的安

排方法和庫法金字塔相似。

「我再向西走了一程，」他報告說，「很吃驚地發現了下層有一座藏棺室。可是我只找到一些石頭和幾根骨頭。」

更令他失望的是在一面墻上找到一些黑色的字跡：「石匠穆罕默・艾姆德打開此室。奧斯曼大人在場；另有阿里・穆罕默德大帝自始至終均在場。」貝佐尼遲來了幾百年。

雖然這次冒險並沒有得到完全的成功，貝佐尼由他發掘的那些墓也賺了一大筆錢，例如，他把在賽帝墓中的石棺就賣了個好價錢。一八二〇年，貝佐尼由埃及回到英國之後，他把寶物公開展覽，又賺了足够的錢讓他能再到非洲去走了一趟。

但他從此未再到過埃及。法老王的咒詛是否也緊跟着他呢？

一八二三年春天，貝佐尼和他的太太離開倫敦到丹吉爾去。乘着一條既漏又小得像木盆一樣的老船，只有一間艙房，要擠六個人，還只有一間洗手間。船板上的裂縫大到只要風浪大一點，浪就會打進船裏來。他們在四月登了岸，貝佐尼要橫渡撒哈拉沙漠南下蘇丹。他的太太陪他直到費茲，然後按事先約定好的計劃，她獨自先回英國。

不久之後，貝佐尼自己也只好向後轉——吐會格的遊牧民族不許他和他由當地雇用的從人走進他們的領域——所以他決定乘船繼續他的行程，向里安尼山脈行進。就在那裏他受到似乎很多別的考古學家都遭遇到的神秘怪病的侵襲，高燒不止，眼前充滿幻象。

一個醫生給貝佐尼服用松脂油和鴉片。「我覺得死神的手已經落在我身上。」這位病況嚴重的探險家高聲地叫道。他被抬上了船，希望帶鹹味的海水能對他有所助益。他的話很混亂而不連貫。然後他說：「我只有幾個小時好活了，我知道。」他由手指上脫下一枚紫水晶的戒指，「把這個戒指給我的妻子。」他對他的黑人僕人說。當天下午——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三日——他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五歲。

誰殺了比爾哈茲教授

像貝佐尼早逝一樣令人難解的，是德國醫生和科學家鐵奧多爾・比爾哈茲，以三十七歲英年死在埃及的經過情形。他是德國一個品位不高的小貴族之子，在學校時就開始蒐集石頭、植物和甲蟲。他給他所收藏的東西列了份詳盡的目錄，一切都仔細歸檔。除了數學之外，他每科都可算模範學生。十八歲時，他進了福瑞堡大學，修醫學、動物學、文學史、考古學和古典藝術等課程。兩年後，他離開福瑞堡到屠平津去，打算在那裏完成他的醫科教育。機緣湊巧，屠平津的醫學院院長正在舉行一次科學論文競賽。比爾哈茲報名參加，寫的是「吾人目前對無脊椎動物之血液所有的知識」，結果得了第一名。在口試時，這篇文章已被接受作他的畢業論文（當時醫科學生

都一定要寫的。）就這樣得到了他在醫科的學位。

他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屠平津和福德堡做研究工作。在屠平津，他和內科專家威漢．格里辛格一起工作；當後者在一八五幾年被召到埃及去做總督的私人醫師和醫藥顧問時，他帶着年輕的比爾哈茲去做他的助手。當然，比爾哈茲從來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就接下格里辛格的工作，可是那位老人早想到他要負的責任會和以前大不相同，不久他就辭職，把整個工作交給比爾哈茲。

現在這個年輕人可以馬上讓自己整個投入他剛進大學時所感興趣的工作了。他參加了發掘工作，他的協助受到了很大的歡迎，一部份是因爲他在考古方面的豐富知識，另一方面是因爲他有語言天才，能讓他在阿拉伯人，英國人和義大利人的工作小組之間擔任通譯。

一八五六年，比爾哈茲被福德堡大學聘爲解剖學教授後，對解剖木乃伊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這是由他研究人類學和病理學而產生的興趣。因此，在一八五七年，他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送了一箱子埃及人的頭骨去慶祝他母校創校四百週年校慶。而身爲病理學家，他的貢獻却在全人類；他發現了蹂躪埃及數千年一種熱帶病的起因，這種當時尚不知其所以的神秘怪病，是由住血吸蟲引起的，現在就以他的名爲病名以資紀念。這種住血吸蟲是一種很小的寄生蟲，生長在尼羅河的爛泥裏；他曾在遠溯到二十王朝時代木乃伊的腎臟中有這種寄生蟲已石灰化了的蟲卵。

比爾哈茲在埃及做研究工作的當時，尼羅河流域的人民一直很害怕疾病；鼠疫、斑疹傷寒和霍亂還和幾世紀來一樣造成很多人的死亡。不過羅勃．柯區和路易士．巴斯特對細菌的發現，使這些病的起因和治療首次成爲最熱門的話題。

在一八五八年夏天，四個歐洲遊客在幾天之內相繼死亡。在死前，他們曾到帝王谷去看過吉扎金字塔，和這位法老王的陵墓。沒有人提到法老王的咒詛，只說是鼠疫或斑疹傷寒。爲了要平息一般人的恐懼，這四名死者經官方驗屍解剖。根據官方的記錄，死因分別塡註爲東方黑死病，有瘟疫症狀的肺炎，高燒致死和斑疹傷寒。但一位奧國外科醫生亞歷山大．雷爾和奧籍解剖專家喬治．盧特納（兩個人都是在發生這次不幸死亡事件後加入亞歷山大港衞生署的），事後却表示解剖驗屍的結果經過竄改。這兩位醫生說根本在醫學上解釋不出這四個遊客的死因。

然而，驗屍報告却使亞歷山大港衞生當局把這個港都列爲疫區，這下嚴重地損害到埃及以觀光事業爲基礎的經濟。直到盧特納和雷爾到了當地，建議他們撤消倉促間決定的措施後，才將疫區的宣佈撤除。這件偶發事件可以說明死亡原因決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列在死亡證明書上的原因。

一八五八年，比爾哈茲被任命爲埃及學會的副主席，發現自己面臨了日漸加重的社會責任。因爲他是語言學家同時又是藝術史專家，就常要他把埃及的古代寶藏展示給來訪的貴賓看，一八六二年夏天，哥貝哥塔公爵厄耐斯特二世到埃及時（這位公爵性好狩獵；他的夫人却要看帝王谷

裏的陵墓），比爾哈茲就被選爲陪公爵夫人到盧瑟爾去的導遊。在回開羅的路上，比爾哈茲突然高燒痙攣。盧特納教授聽說了他的病情之後，就叫人把比爾哈茲送到他家裏，比爾哈茲昏迷了兩週；然後再沒有恢復知覺就逝世了。盧特納無法診斷出他的死因。官方記錄說比爾哈茲因斑疹傷寒引起高燒而死。盧特納不表同意，說他這位朋友兼同事是死於不明高熱，但病從那裏來？又是怎麼引起的呢？

三種基本的死因

在上一世紀神秘死亡的研究埃及古物的考古學家可謂數不勝數，但仔細的研究後，似乎可歸納出三種死因：一是高熱，精神錯亂，自知死期不遠，二是心機衰退和突然發心臟病，三是很快使人死亡的突發性癌症。

李察・李浦西亞斯（一八一〇—一八八四）是德國名考古學家，曾經把帝王谷裏的陵墓整座用船運回柏林（其中還有賽帝一世陵墓中的一根巨大的柱子），他活得比大多數他的同行都久，但也曾中過一次風，使他半身不遂，而醫生診斷他最後死於癌症。

埃及學專家喬治・穆勒（一八七七—一九二一），曾負責阿布色爾史前墳場和狄爾密底那地方附近底比斯的死者之城的發掘工作，是古埃及葬儀方面的專家，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陵墓之中。他父親是個法國商人，他本人却生在卡拉卡斯，在他六歲時，他的父母回到德國，希望讓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像大多數埃及學家一樣，他從小就對他後來選擇爲終身職業的這一行感到着迷，在高中就開始研究考古，二十八歲時被任命爲開羅法國總領事館科學組的職員。四十四歲那年死在赴阿普沙拉途中。死因是寒熱交集。

詹姆斯・亨利・布里斯提德，芝加哥大學的教授，曾由洛克斐勒基金資助從事研究工作，也是多次參與埃及古物發掘工作的老將。初次到埃及時是在一八九四年，還是剛由柏林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在那裏幾年後，他開始發寒熱。他的兒子查爾斯・布里斯提德報告說，甚至在他抵達盧瑟爾之前，就又開始感覺到這種寒熱的症狀……這種情形現在越來越嚴重。「每天下午就會發作，喉部疼痛，一時發冷，一時又覺得血液在血管裏燒熱，頭部脹痛。他以爲自己是患了再發性的瘧疾……可是隨行的英國醫生在實驗室化驗的結果却找不出這種病原。醫生命令他上床休養。他在床上睡了六個星期，寒熱每天像時鐘一樣地準確，在下午開始，到清晨消退。只有在卡特急需他到陵墓發掘現場去商討事情時，醫生才准他起床。在這種時候，他就要帶上一個遮住口鼻以防塵土的口罩，坐着轎子走這來往十哩到帝王谷去的路（還要坐渡船過河），回來時總是精疲力竭，全身因發寒熱而顫抖不止。」

布里斯提德本來計劃遠征西奈半島，他雖然病得很重，却仍然努力工作。事實上，他深信能

走這一趟，還說即使得讓人抬着也要去。可是命運之神却派了一個叫拉浮萊爾的加拿大籍文學教授來阻撓。

「很巧合地『查爾斯・布里斯提德寫道』他就住在我父親房間的隔壁。我們和他見了面，談得很投機。他有一些帶來給霍華・卡特的信件，我代他送去了。他到達此地後不久就得了流行性感冒。他病剛開始好轉，就接到卡特的邀請，請他馬上去看陵墓。他雖然還躺在床上沒有退燒，却不肯放過這個少有的機會，他爬起來，去看那座陵墓。

「當天夜裏他的病況嚴重得不可收拾。」

第二天，大約是清早三點鐘，那位英國醫生由拉浮萊爾房間裏出來，還沒睡的查爾斯迎了上去。醫生默默地點了下頭。拉浮萊爾已經死了。

「我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一面想道：獨自一人在晚上死在異鄉，特別叫人覺得淒悲，外面是那條永遠川流不息的大河，旅館裏擠滿了素不相識的人……

「醫生帶着兩個抬了個長形柳條籃子的土著僕人同來。我們四個人把拉浮萊爾的屍體抬走了。過後，我和醫生去收拾他的行李。弄完了之後，醫生突然對我說：『我們一定不能讓令尊去作那一趟旅行——他可以去，可是絕對回不來了！』……

「醫生和我再去和他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清晨的陽光正照射在我父親的房間裏，他剛在床上吃完早餐……

「『我很清楚你們打算跟我說什麼。』他對我們兩個微笑道……『我想經過昨天晚上的事之後，我該謝謝你們的關懷……我聽說了我們朋友的不幸消息。我們不去西奈半島——不過只是暫時取消計劃！』」

他終於未能成行。

雖然受着寒熱的折磨，布里斯提德却繼續和卡特一起發掘當時還未打開的圖坦卡蒙王陵。他也在爲卡特與埃及政府之間因陵墓權益問題而起的爭執做中間調停的人。除了卡特之外，他比任何其他人花在圖坦卡蒙王陵裏的時間都多。

布里斯提德的病在盧瑟爾養好了，却發現卡特突然生了重病，身體虛弱，有時似乎神不守舍，什麼事都很難下決定。但是以陵墓爲他第二個家的卡特却比其他參與發掘工作的人活得更久。他的長壽（他活到六十六歲）被人拿來作爲爭論法老王的咒詛無效的證據。但本書作者却相信這正是可證明定理的有名例外之一。

布里斯提德的妻子經常陪同她丈夫參與發掘工作，她死於一九三四年七月。查爾斯曾寫到他母親過世的情形，說她越來越感到疲倦，最後一睡就沒有再醒過來。

布里斯提德只比他的妻子多活了一年半。他後來又娶了他的小姨子伊莫琴妮・哈特，還帶她

去了埃及。

「我像孩子一樣急着要回去做我的工作，開始修改我的『埃及史』。」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一日在熱諾亞港寫的信上如此說。他當時正乘船回去。

「船行在大西洋裏『查爾斯寫道』他在義大利開始的喉痛又起，同時發起高燒來，他誤以為是以前發生過的瘧疾重犯，而船上的義大利醫生也照瘧疾給他診治。當船抵紐約時，他已經病得很嚴重，後來發現是鏈狀球菌引起的血毒症，當時在磺銨藥劑還沒發明前，是一種致命的病症，會診的洛克斐勒中藥研究學院的醫生，也佩服他和病魔奮鬪的精神，但却都束手無策。」

布里斯提德死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像那些將畢生貢獻給法老王的其他人一樣，法老也終於來將他召喚回去了。

第四章　陵墓與盜賊

一九七三年二月八日夜裏八點十四分。德國DPA新聞社由埃及發出一則新聞。標題是「五千埃及古墓被盜」。沒有幾家報紙想到刊載這段新聞；這看起來很難叫人相信。可是DPA却在這短短的十幾行字中報導了二十年來埃及最大的一次盜墓案。

「在阿部色爾加別有人打槍。」一個棉花廠工人叫着衝進了班尼蘇浮地方的警察局，這是開羅西南一百二十哩外，位於尼羅河西岸的一個小省會，其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爲那裏連個火車站也沒有。阿部色爾山（加別在阿拉伯話裏就是山的意思）位於沙漠邊緣，沒有幾個人住在那附近。

警方的巡邏車開到那個地區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遠處可以看見岩石間的燈光，也聽見有槍聲。在警車開近時，槍聲停止了，燈也熄了。警車的探照燈照到一座相當大的鷹架。在這裏，在

沙漠邊上會有鷹架?」

警方向黑暗中喝問時，毫無回音。在地上一個大洞裏伸出了一把梯子。一個警察用手電筒照下洞裏，發現在約二十公尺深處有三個人。

「幹什麼?」警察問道。

「不要開槍。」底下的人回答。

那三個人嚇得半死地爬上了梯子。起先他們向警察擔保說他們和槍戰無關。可是等他們被帶進警察局之後，就說了實話。

在七個月以前，他們之中有一個在阿部蘇爾山發現了一座埃及古墓，幾天之後，又發現了第二座，不久就找到了一大排墳墓。他把他的發現告訴了幾個他在棉花廠的同事，決定一齊去發掘。

這些棉花廠工人挖得越久，找到的墓越多。最後他們辭了工作，專門挖墓，起先還很秘密，派了人來把風，後來也設了警衛，分日夜兩班輪流挖掘。任何人碰上了，都可以來參加一份，因爲地下藏了挖不盡的財寶，不是嗎?

生意興旺了好幾個月。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些以前住破土屋的工廠工人，突然買了車，雖然是二手貨的車子。也沒有人會說什麼，因爲那些會說什麼的人，也都幹着這一行了。

然後，在二月初，有兩個人挖開了一座墳，其中的內容和裝飾遠勝過了他們到目前爲止所發現的五千座墳。

「我們找到了個法老王的陵墓!」這個新聞像野火一樣的傳了開去。這個盜墓集團所有的人都要求分到一份，可是那兩個「發現的人」拒絕了。因此他們最後就被這個幫會給趕了出去。

在那兩個人夜裏回到「他們的」陵墓去取他們的藏寶時，槍戰就爆發了，因而使整個盜墓企業也於焉宣告壽終正寢。這些事聽起來很像是篇冒險小說，可是却眞的發生在一九七三年。

上面所說的這種事並不很常見——可不會每年都有五千座墳好盜——可是盜墓的行爲，在埃及幾乎無日無之。任何一個到盧瑟爾以西的摩陸卡去的遊客，只要表示對考古有點興趣，就會被穿着破爛衣服的小男孩包圍，帶到山脚岩石堆中灰撲撲的破茅屋裏。會有個至少在那一帶難得看到那麼友好的埃及人，從袍子底下拿出一個用報紙包着的小包來，很小聲地說：「買個木乃伊吧，先生?」

等到包包打開來，吃驚的遊客可能會覺得很不自在：裏面是人的手、指頭、脚、還有頭，帶着皮膚、毛髮和指甲，又縮又乾，黑黑的。一隻小黑手的市價通常是五十馬克(約合十七美元)；一個頭就要貴得多了。

到今天，在尼羅河西岸靠近盧瑟爾的地方還有木乃伊出土——當然不是帝王，而是一般平民

，安葬的條件差得很遠，通常是像亂葬崗一樣。在藝術史的立場看來，這些發現都不怎麼重要，可是因爲政府規定所有挖掘到的東西都要交給官方，所以就興起了黑市。通常這些非法交易就當着灰白臉的埃及警員一付恩人姿態的眼光下進行。賣主總會很快地用他那洋涇濱英語安慰擔心的遊客說：「他們是我們這邊的。」

比南博士的木乃伊工廠

除了非法買賣木乃伊之外，製造假的木乃伊也有利可圖。

在五十年代初期，開羅警方揭發了當時最大的僞造木乃伊案。一名很負盛名的醫生阿里・史庫克里・比南是這件牽涉到所有主要埃及古物收藏的大案子的主犯。而且在查獲和這家木乃伊企業來往的信函中，警方發現其中也有很多頗負盛名的私人收藏家。

比南博士的秘密很快就被揭露，他和城裏掘墓的人有很好的關係。他們按一定的價錢給他送屍體來，然後比南博士的手下就花幾個禮拜時間把屍體改造得和古埃及的木乃伊十分相似，他們用一本由開羅大學解剖學院解剖皇家木乃伊所得經驗寫成的教科書作指導範本。而比南博士一旦手裏有一批木乃伊弄好之後，就寄信出去請人整批購買。

這個「公司」的生意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宣告結束。就在那天海關官員在塞得港一艘貨輪「妖女號」上發現四具長形木箱。在他們查問裏面裝的是什麼時，就收到好大一個紅包，請他們去查「妖女號」上其他的貨物。

可是那些海關官員想起了他們的職責所在，勒令他們打開箱子。這時候對方才拿出海關的正式出口證明，准許他們把四具古埃及的木乃伊運送出國。這些突然出現的「原本」文件，使海關官員們更加起疑。他們把箱子卸下了船，打了開來。結果發現不但那些出口證明文件是僞造的，就連木乃伊也是僞造的。

警方早就對這些事有些懷疑。埃及政府古物部部長長久以來一直在擔心，因爲在世界市場上出現了不少來源不明的木乃伊。

那個負責出口的人告訴警方說是一個叫默罕穆德・馬拉特的人付給他佣金，讓他把假木乃伊運出去。可是警方查到那個地址也是假的。然後警方得到機運的幫忙。一部卡車因爲車軸斷了而停在開羅一個有名的大市集前。幾個大木箱由車上滑到地下。一名警察急忙趕過來，想把這些阻礙交通的東西移開。就在這時候，他發現砸爛的箱蓋子下出現了一個木乃伊的頭。那個卡車司機向眞主阿拉發誓說他不知道自己運的是什麼東西，也告訴警方托運者的姓名是阿里・史庫克里・比南。

這幕好戲的最後一場相當的過癮。警方把比南博士寓所所在地的那一區團團圍住，然後衝進

宅內，發現有好幾個職員正在忙着把屍體加以改裝，然後放進「原裝」的石棺裏。其他「已製成」的屍體則存放在地窖中。

在查過這個僞造者的工廠之後，開羅埃及博物館的一位發言人表示：「我相信在過去十年裏由埃及運出的木乃伊裏，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假的。」

底比斯的死者之城

在帝王谷進行的發掘工作中，金錢、野心和競爭總是相當的重要。在那裏從事挖掘工作的不只是熱心的理想主義者；還有想發財的挖寶人和初出茅廬的冒險家。難怪底比斯的死者之城的歷史，從埃爾可加東坡最早的紀念碑，伊莢公主的陵墓，一直到最後圖坦卡蒙王陵的發現，都有一個個冒險的故事。

這座死者之城，在盧悉爾以西，由北至南綿延三千公尺。直到今天，我們還不知道希臘人稱之爲底比斯的這個壯觀的古都眞名是什麼。但是這座位於尼羅河東岸，開羅以南五公里的古城，的確有很多證據能證明其過去的輝煌。

底比斯的興起始於十一王朝。當地强有力的曼陀坦普家族的王公貴人們，在卡那卡建立了一座世上從未見過的廟宇。這座廟是獻給中埃及名城阿莫坡里市八大原神之一的阿蒙神。奇怪的是，這座城在尼羅河西岸的墳場裏沒有幾座墳，而發掘之後發現也沒有什麼特出之處。說起來，從十三王朝到十六王朝（公元前一七七八—一六一〇年），以及在閃族帝王統治下的那段時期裏，底比斯淪於極不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十四世紀中葉，新帝國的諸王力求恢復往日的輝煌，又把底比斯造成全世界最美的城市。而曼斐斯，雖然從北面的阿布羅斯到南邊的米度，有那麼多座金字塔，也被奪盡了光芒。

托塔摩斯三世和阿曼托普三世，這兩位統治者都在這個城裏——及河那邊的死者之谷裏——都留下了標幟。曾有一次過早的讓位似乎威脅到荷馬筆下的「千戶底比斯」，當時阿曼托普四世把他的宮庭遷到塔安馬拉，約在開羅與盧悉爾之間。可是這段異教統治的朝代結果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小註脚而已，而底比斯的死者之城仍像鏡中映像，反映出造成底比斯城的那數百年歷史。

底比斯最早的遺跡是在靠近利比亞沙漠的昆納村裏發現的。那裏的墓都是鑿石而成，大約有一千二百公尺深，兩百公尺寬。據說十一王朝最早三位帝王——因特福一世，因特福二世和曼陀坦普一世——的墓都在此處發現。一位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做過發掘工作的法國考古學家奧古斯提•馬瑞特發現在墓上有金字塔的遺跡，可是那些金字塔都很小，不像在附近的帝王谷中那種大岩洞。朝中的大官則都葬在他們的統治者附近。

由於底比斯的諸王地位日形重要而成爲埃及的法老王後，他們就要找更好的地方來做他們最後安息之所，結果找到盛產灰石的狄爾埃巴利峽谷，於是曼陀坦普二世在谷的正中造了他的陵墓，上面還加了一座金字塔。親近曼陀坦普的人在那四週造了四十座相連接的石墓，其中有他的大臣，他的首相，他的東部軍隊指揮官，宮內的總管，還有保管他弓箭的官等等。此外，還發現了三座大墓，其中葬了六十個木乃伊——既無棺木又無紋章。那些都是作戰陣亡的士兵；在他們已皺縮的身體上還帶着箭。

爲了要拾起這條重要的歷史上的線索，我們必須在時間上跳過四個王朝，但在空間上只要移動大約一千碼左右。由於十七王朝的到來，阿布尼加村又開始重獲其重要性，因爲底比斯諸王把閃族統治者趕了出去——一般相信這就是聖經上出埃及記的記載——而選了這塊地爲諸王自己的埋骨之所。不過這種「興盛」的後果之一，卻是使阿布尼加村成爲谷內被盜次數最多的地方。在一本古籍上曾記載有六個法老王的陵墓被盜過。而較爲不重要的納布其因特福的墓卻直到一八二七年才被一個阿拉伯農民所盜。

馬瑞特在阿布尼加的發掘，如中大彩——但實在說起來，這還是個很有問題的大彩。他並沒有成名，可是因發現藏寶而有良好記錄，卻受到塞德港巴夏的命令把他所掘到一些東西重新埋在某些指定的地點。因爲那位大官聽巴黎的朋友說拿破崙三世的堂弟路易士·布納貝特準備訪問埃及，而打算爲過去的光榮表示特別的敬意，要當着那位貴賓的面將寶物掘出來獻給他。不幸的是馬瑞特後來又得把他那很藝術化地埋下去的寶物挖起來，卻沒有貴賓在場；因爲那位王子改變計劃不來了。但是馬瑞特還是把他的「發現」送到巴黎去獻給路易斯·布納貝特大人。布納貝特家族在埃及的影響力很大，結果馬瑞特得到一封回信，封他爲「古物部部長」之職。

眞理之鄉的僕人

我們再看一看戴爾埃米地納的墳場。那是一塊保留給特殊人物的地——不是給帝王或朝臣或富人的，而是專門留給在帝王谷和后妃谷中創建出那些壯觀的陵墓的雕刻匠、石匠、畫匠和工頭們的，這些人有一個很光榮的頭銜：眞理之鄉的僕人。

因爲在那時候，藝術家們就很喜歡寫下他們的思想，因此沒有任何其他行業的人比帝王谷造墓的人留給我們的記錄更豐富了。藝術家們很少用紙草，但他們的記錄很多。就連微不足道，毫無重要的小事也刻畫在石灰石、沙石或泥板上，塞在一個袋子裏，然後丟掉。

眞理之鄉的僕人們住在一個專給藝術家們住的特區裏。這是在尼羅河西岸上唯一的一塊地方。後來我們看到這些居民的名單。那張單子上不單是列有所有居民和他們的職業，還有每幢屋子裏所住的人數——那裏一共有一百五十五幢房子。

這些藝術家和工匠對死去的法老王都有很深的信仰，相信他們是神。比方說我們由各種記載上看出，他們自認他們沒有資格向眞正宗敎上的神祇祈禱，只能呼叫他們自己的神，那些只屬於小人物的神。

一直沒有人能查對歷史上所記載的，在帝王谷陵墓中的財寶，或奴隸與戰犯在令人難以相信的條件下鑿出來的石工藝術品，或朝中大臣以及皇親國戚貯在這裏的珍寶。難怪在紀元開始的一千年前，在第一座石墳建造的五百年後，大部份的墳墓都被盜過了。阿曼托普二世的陵墓裏仍停放着他的木乃伊，可是一點寶物也沒有。而且，正如我們前面提過的，以前的盜墓賊甚至試過兩次去盜圖坦卡蒙王陵。

阿曼托普一世和托塔摩斯一世是最早把墓室深藏在巨石之內，從外面無法得見的兩個皇帝。托塔摩斯手下的建築師伊黎尼在他自己墓裏留下的石刻中，記載他建墓的事——「我獨自負責監督鑿造吾王的陵墓，無人得見，無人得聞。」——這項聲明使得學者喬治·史坦道夫得到一個很引起爭論的結論，認爲那些被抓來建墓的戰俘「在工作完成之後，都被送上了西天樂土。」

在不同陵墓裏的法老王

卽使紀元前那些墓沒有被盜過，也沒有多少能完全保留其原來的形態，因爲那些彼此競爭的帝王，並不很用心保存他們先人的陵墓。托塔摩斯一世在他紅石石棺只睡了幾年，就被他繼承王位的女兒哈旭蒲素特——一個盡她所能把外表弄得像個男人的女人——趕了出來，把他放進她原先造來給她自己用的墓裏。（她的石棺得鑿得大點才能適用於這個新搬進來的。）

不過，法老王不會被拖上法庭，而一般盜墓賊却會受審。這些「普通的」盜賊的審訊記錄詳細記載了阿曼托普三世和賽帝一世以及雷米西斯二世的墓被盜的情形。最先雷米西斯被放進了賽帝的墓裏，然後兩個皇帝的木乃伊都被搬進了伊那苹后的陵墓裏。後來雷米西斯一世的遺體也到了這裏面。法國考古學家維克多·羅銳的報告使這種混亂情況更形複雜：在阿曼托普二世的墓裏，他發現阿曼托普三世的木乃伊躺在雷米西斯三世的石棺裏，而這具石棺上却又蓋着賽帝二世石棺的蓋子。

這一類的事情並不少見。下面是一件二十五朝的記錄，也就是在圖坦卡蒙死後兩百五十年左右的事。有一個叫彼賽的男子，在尼羅河東岸的城裏當官，提出很多條控訴指責在管尼羅河西岸死者之城的皮維歐管理不善和疏忽。彼賽指控說當時發生很多盜墓事件，却沒有人聞問。當地的大官（地區首長）卡姆懷斯因此召集了一個委員會，由兩名敎士、兩名書記、兩名警官組成，來調查這個案子。

結果這個委員會交出以下的詳細報告。

一、有關彼賽訴呈於市長卡姆傀斯，轉呈皇室高級侍衛倪薩姆，轉呈法老王書記，轉呈阿蒙神大敎士廟產管理人，轉呈法老王高級侍衛倪服克里，轉呈法老王發言人轉呈我主一案：阿曼托普一世一百二十尺深之陵墓——位於阿曼托普廟北——彼賽聲稱被人盜竊過，經發現並無此事。

二、因特福之金字塔，經查亦毫無損傷。仍座落於阿曼托普廟後院中，阿曼托普之金字塔已被毁，但一紀念柱，其上刻有阿曼托普之像，腿間伏有其愛犬比塔者，仍屹立於外。

三、因特福王之子，納布克帕王之陵墓已被盜賊所毁。在金字塔底部有一兩尺寬之洞。並在阿蒙神廟奉獻官裘拉之墓室一側發現另一大洞。但盜墓賊並未能直接由墓內盜取任何財物。

四、發現因特福王之子史基米里王之金字塔亦同樣被鑽有洞穴，但並未能完全穿透。

五、西比克薩福王之子史塔維王之金字塔，被賊人經由托塔摩斯三世之御膳房管理大臣尼巴穆之墓進入。王及后之木乃伊均已被盜。

調查和報告就是如此。盜墓賊後來被捕：是八名石匠和阿蒙神廟的僕役。在重刑之下，終於招供如下：

「我們挖洞進入王和后的金字塔裏，打爛石棺，打開覆蓋他們的壽布，神聖的王的木乃伊頭部和頸部都有金符籙和金飾。木乃伊外面裏着金箔，棺裏也有金銀和鑽石，我們把木乃伊身上所有的金箔揭下，也拿走了他頸上的符籙和金飾。王后的木乃伊也是同樣裝飾，我們把所有能拿的都拿走了，將木乃伊燒化。我們也拿走了所有能找到的金子銀子和銅器。然後我們把所偷到的贓物平均分爲八份。」

當時那位地方行政首長也就是首席法官。他監督六個法庭和那裏的法官。法老王派任所有的法官，也由他親自指派這位大官卡姆傀斯。這次審問中所有的證據都收集起來，送到法老王那裏，由他作最後的裁決。同時，那些盜賊都被關在阿蒙廟側的牢房裏。最後並沒有法老王如何裁決此案的記錄，不過盜墓是要判死刑的。

然而，在底比斯處決六個犯人（這些盜墓賊想必是被殺了），並沒有什麼嚇阻作用。誘惑力實在太大。只是一夜的工夫，那個人就可富裕地過一輩子。

在那一千年中，法老王的陵墓不斷地被人發現。狄奥多拉斯說在底比斯的記錄顯示那裏有四十七座王陵，但是他在公元前五十七年到埃及去看時，只找到了十七座。三十年後，史塔波說他找到四十座值得一看的。

這就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不是還有法老王的陵墓有待發掘呢？

本書作者曾就這個問題請敎過英國和法國的考古學家們，他們並不完全認爲沒有這個可能，但再三強調發現一座完全未被人碰過的陵墓却很不可能。喬治·史坦道夫和華德爾·沃爾夫，這兩位著名的考古學家在他們所開列的「失踪」名單上還有好幾座王陵：例如托塔摩斯二世和斯曼

卡里的王陵就還沒被發掘，還有伊莫托普的王陵。華特・艾默雷的助手阿里・古力有次在我們站在有名的沙卡拉墳場邊上時，曾對我說：「你看，就在這裏什麼地方，伊莫托普還埋在那裏。」他的手朝遠遠一揮說：「只是我不知道確實的地點。」

第一批發掘者

這都是拿破崙的錯，要不是他，整個埃及，包括帝王谷在內，都可能全像睡美人一樣再過一個世紀，只偶而會被大膽的冒險家，如李察・波柯克之類的人所打擾。波柯克在一七四五年發現了十四座墳墓。可是拿破崙發現在尼羅河上的這一片土地，不單是爲了法國（雖然法國最知道怎麼利用這個大發現）；他那作戲劇狀的聲明——「各位官兵，三千多年的歷史正在看着你們。」——傳遍了整個歐洲：冒險家、科學家和考古學家都聽見了。

考古學家在學院派看來不能算學者。而喬凡尼・貝佐尼（此公我們以前已經提到過了。）報導過他到帝王谷裏所作的一次旅行，說陵墓中不流通的空氣使很多人昏倒；「一大團灰塵升起在人的喉頭和鼻子裏；肺部沒法全部吸收，也無法抗拒木乃伊的異味。」

還有：

「通往貯存屍體的室內門戶或通道都是很粗糙地鑿石而成，由通道頂上落下來的沙土幾乎塞滿通路……連一隻脚也踩不進去……四週都是屍體，到處都是一堆堆的木乃伊；在我還沒習慣於這種景象之前，使我感到極端恐怖。黑色的墻，臘燭或火炬因缺乏空氣而發出的微光，我四周圍的各種東西，似乎一切都彼此在交談着。那些手裏拿着臘燭或火把的阿拉伯人，赤裸着的身子上滿佈塵土，看來也像一具具活的木乃伊，整個形成一幅無法形容的畫面。」

那些黑色的墻指出現代的發掘者和他們拿進去的火炬，帶給古墓的損壞尤甚於古代的盜墓者，他們一般只偸走金銀飾物，可是火炬上所發出的煙垢却能使墻上的畫受損，甚至會整個遭到毀壞。

古代的埃及人在屋內不用火炬，也不用火炬裝飾陵墓，其中原因之一是因爲他們知道煙垢會造成損害，再者因爲火炬會耗盡地下幾百公尺深的石洞中的空氣，而使工作的人窒息而死。當時埃及人所用的是目前土著嚮導仍然沿用的方法：使用鏡子。鏡子可以毫無困難地把日光引進幾百公尺深處的石洞裏。另外用一些鏡子放在適當的位置，可以將日光引得轉彎，或向上向下。這種辦法使藝術家能得到日光，也讓他們能很準確地調配顏色。埃及古物管理部由古人那裏學到這點，在開放展覽的陵墓中裝上白色的霓虹燈。只有不知內情的外行人才會覺得這是追求時髦的不當措施。

貝佐尼也不免得意地描寫過他白天的經歷說：

「我的體重壓在那個埃及人身上，把他像個小盒子似的壓碎了。我手裏當然拉着繩子來支持我的體重，可是還是沒法支撐得住；結果我就跟着那具木乃伊一起掉下去，把好些骨頭、破布和木箱壓得粉碎，而且飛揚起一陣塵土，使我一動不動地等了一刻鐘，塵土才完全落定。」

木乃伊倉庫

爲什麼有總數達五十二具法老王的木乃伊，在有組織的械刼之後，仍然能在比班阿麥努卡石洞裏倖存，現在還有一些能在開羅埃及博物館五十二室看到，是有特別原因的。

派在陵墓看守那些珍寶的警衞首次在雷米西斯三世朝代（公元前一一九七—一一六五年）受到攻擊。在這攻擊漸增之後，廿一王朝的教士們決定將愼重擬定的計劃付諸實行。他們打開他們所知道的每一座陵墓，將所有法老王的木乃伊拿出來，一共有四十九具。十三具木乃伊放進了阿曼托普二世的秘密墓穴裏。剩下的三十六具則由教士秘密地搬運到一個山谷裏，在岩石裏鑽了一個九公尺深的洞。由那個洞底又有一條通道通到一間七公尺見方的小室。那些先王的木乃伊遺體就放在那間小室裏，用墻封了起來。

他們這個掩藏的地方，一直到三千多年之後，在一八七一年二月裏才被人發現。

阿姆德．阿貝德．埃若素是一個農夫，住在昆納的村子裏，靠售賣他非法掘來的古物過着貧富不定的生活。那一天，他決定大膽地試一試，叫他的弟弟穆罕默德用繩子將他縋進一個神秘的洞穴裏。他知道有那個洞存在已經很久了，也用石頭丟進洞裏去「投石問路」過。阿姆德進了洞裏，發現還有一面石墻得先打穿。這件工作完成之後，他還發現他面對着在耶穌基督降世的一千多年前由那些教士運來的那麼多具木乃伊。

「拉我上去！」他嚇得半死地對他弟弟大聲叫道。他弟弟連忙把他拉到陽光下來。

「我看見了鬼。」阿姆德喃喃地說，然後嚇得拔足飛奔而逃。

阿姆德又回去了好幾次才敢再下去。這時候他才發現那些木乃伊身上還戴着金飾，包括在額前盤着金製的視爲神聖的毒蛇。他是盜墓的老手，自然知道他眼前的是法老王的木乃伊。

在十九世紀末，非法發掘古物還會被處以重刑。所以他絕不能讓別人知道這宗秘密。只有阿姆德和他的家人知道。他很愼重地考慮到他不能把整個木乃伊脫手，只有把所有的金飾和貴重物品混在一起，一件一件地賣出。

實際上，阿姆德．阿貝德．埃若素把這個秘密只告訴了一個家人以外的人：那就是名譽領事馬斯塔發．阿加．阿亞特，他在盧瑟爾代表英國、比利時和俄羅斯，有絕對廉潔的美名。阿姆德以前曾在他手下當過短時期的管事。那位領事替阿姆德把他由洞裏拿出來的寶物賣了十年。那些寶物價值連城，而且品質好到使所有的專家學者都覺得大感迷惑。

蓋斯東・馬斯庇羅爵士，當時擔任埃及政府古物部長之職，是第一個感到懷疑的人。蓋斯東爵士在黑市裏發現幾件稀世珍寶，他毫不遲疑地認定那是廿一王朝的物品。他認爲必定是那個朝代的一座陵墓在那裏被發現了。他買了幾件古物，然後追查來源。所有的線索都引他找到了阿加・阿亞特領事或是阿貝德・埃若素兄弟。

因爲身爲名譽領事，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權，所以不能拘捕阿加・阿亞特。阿默德・阿貝德・埃若素則矢口否認一切，就連用刑也不肯招出他的秘密；他被關了兩個月，然後被釋放重獲自由。最後他和他弟弟起了爭執，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向當地的省長報告了這件木乃伊倉庫的事。

幾年後，美國的考古學家詹姆斯・亨利・布里斯提德去看了那個藏匿地，寫了如下的報告：

「哈比和一名嚮導求我不要下去，可是我不理會他們這些胡說，脫下身上用不着的衣物。因爲我怕他們不能讓我安全地降到深達三十八呎的洞裏，所以我把他們領到一些亂石之後，讓他們躺下來，分開兩腿，抓緊繩索，然後我帶着一枝臘燭，口袋裏放了幾根火柴，滑過洞口，然後一手換一手地讓自己縋落洞底。

「我點上臘燭，開始爬過一段很低的通道，通道因爲落石堆積而更形狹窄。經過兩次直角的轉彎後，這條通道已深入山腹內一百九十五呎。被太陽烤了幾千年的熱空氣熱得令人感到窒息。我身上流下汗水。我前後都是一片墨黑，而且寂靜得連臘燭燃燒的聲音都能讓人聽得清楚。

「突然響起一陣聲音，臘燭熄滅了，在剛陷入黑暗的一刹那，有東西直撲到我的臉上。那只是一隻蝙蝠，可是火柴一枝接一枝都無法點着，雖然那裏沒什麼可怕，但在臘燭再點燃之前，似乎再也捱不過那種可怕的黑暗中似的。

「通道終點是一間約二十呎見方的小室。就是在這裏，廿一王朝的敎士藏匿了十八王朝和十九王朝諸王的遺蛻。因爲卽使在那時候，也無法保護他們的陵墓不受盜墓賊的騷擾。可是在這裏，在這個秘密的石室裏，他們很安全而不受干擾地躺了近三千年，直到一個現在的當地人——一個盜墓的慣犯——在一八八一年發現了他們……

「大塊的石片由天花木上落下來，使得最後很難在室內走動（我在那裏還有一小片石頭掉下來）。再過幾年這裏也許就被塡滿了。如果我不是最後一名訪客的話，我後面再來的也不會多了。我把臘燭放在一塊落石上，然後坐了幾分鐘，讓我的思想想像三千年前在這裏發生的奇異景像——最先是工人挖了那個豎坑，在石灰石的山裏開鑿了這間石室，然後是敎士們最親信的人秘密地把那些木乃伊（那些在他們眼中已經很古老的）送到這個藏匿的地方來。要是這四面牆壁能再發出曾在他們面前廻響的聲音，如果有什麼奇跡出現，能使當年的親信人員中有一個可以把經過詳述給我們聽，那會是人類歷史上多麼偉大的一頁啊！我的心都爲這個念頭而猛跳起來。

「我拿起那枝臘燭，沿着通道爬回豎坑裏，再緣繩爬回到光明而比起來涼爽多了的洞外世界

。」

在十九世紀，考古學家的生活充滿了冒險與浪漫情調，尤其是在埃及，在二十世紀之前，任何人想去挖的就可以動手。沒有人管學歷和經歷上夠不夠資格。結果是商人、馬戲團演員、文學教授和花花公子，都拿鏟子去挖利比亞的沙土，或在努比亞的門外挖掘。查爾斯・布里斯提德對當時處理這些事的情況作了很生動的描述：

「畫定發掘地點和核准發掘工作都由政府的『古物委員會』負責，這個委員會每年開會一次。其核准什麼人發掘的主要條件就是要把發掘所得分出一半來給政府當局。可是如果在那個指定地點發掘毫無成果，或是毫無價值的話，負責發掘的人也沒有別的選擇餘地，只有再等一年，等委員會重新給他一個新的地點。當時最沒希望的地點都分派給歐洲的發掘者，而最好的地點都分派給當地的古物商人，因爲他們只爲商業目的而進行挖掘的工作。」

這種管理辦法和三月至九月的酷熱，使很多發掘工作一拖就是好幾年。

廿世紀的盜墓賊

其餘被那些擔心的教士藏匿起來的十三具木乃伊，後來被維克多・羅瑞特在一八九八年打開了阿曼托普二世的陵墓時發現。那些先王的遺體還保存得非常好，顯然那座墓的所在已在幾百年前被人忘記了。羅瑞特把那十三具躺在那裏未受干擾達三千年之久的木乃伊運送到開羅。但他把阿曼托普法老的遺蛻留在石棺中，開放展覽，並且在墓外設置了警衛。

結果那些警衛不能盡忠職守。在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廿四日，盜墓賊開槍攻擊，警衛都飛奔而逃。這批現代的盜墓賊就像他們這一行的老前輩在幾千年前的作爲一樣，把木乃伊拆散，偷走了金銀珠飾，甚至還帶走了也是墓中藏寶之一的一條船。

這次盜墓案牽出了一個到那時爲止尚未成名的年輕人：霍華・卡特。查爾斯・布里斯提德描述當時的那段經過情形：

「他〔卡特〕約在十幾年前就以考古方案起草人的身份來到埃及，漸漸對英法兩國支持下的發掘工作有了興趣，在一八九九年經任命爲……北埃及與努比亞地區古蹟總監督。其總部設在底比斯……由於他的建議和在他親自監督之下，才使戴維斯先生在一九〇二年開始在整個帝王谷中進行有計劃的挖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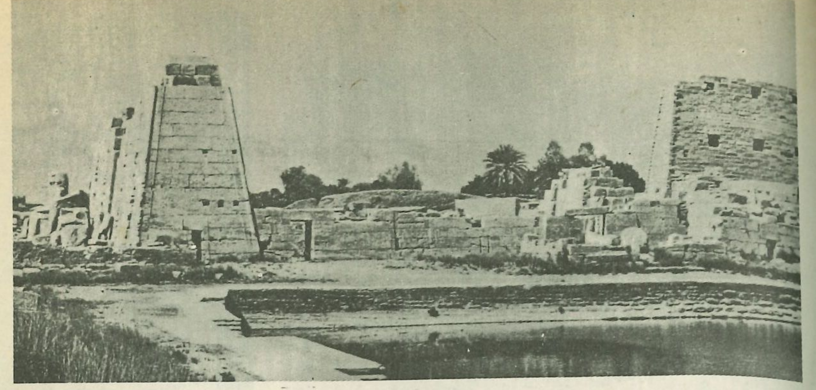
雖然警衛長當時不在場，卡特却認爲他應負全責，立即予以開革，並拘捕了所有嫌犯，强迫他們歸還所有被盜之寶物，並送至盧瑟爾受審。因爲主審的是當地的法庭，所以案子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雖然官方故意延宕，而且也有人數度威脅卡特的生命安全，這些嫌犯仍經證明罪證確鑿。可是當地的法官最後却還宣佈他們無罪，就此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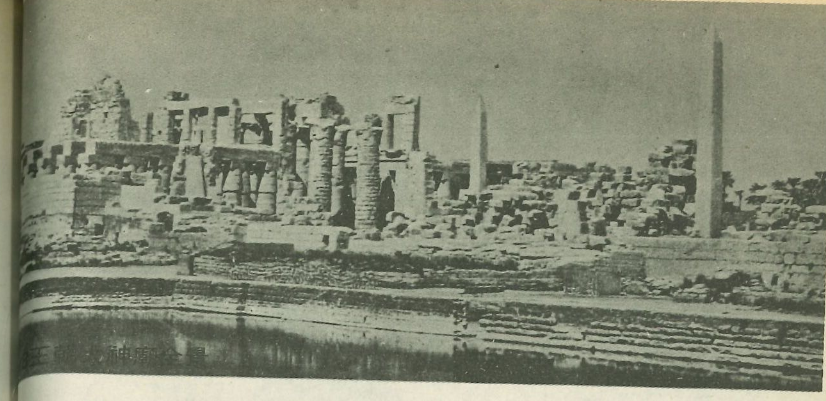


卡特因此在埃及不大受歡迎，而調任埃及中南部監督之職，其總部設在沙卡拉。他後來因爲和一羣喝醉了酒的法國遊客爭執而又丟了那份差事，過了一段窮得一文不名的日子，最後，戴維斯雇用他做打草圖的。（我們前面已經提過，卡特在找到可以更有助於他的卡那翁爵士後，就離開了戴維斯。）

鐵奧多爾·戴維斯不停地挖了十二年，他所挖的地方以前曾經有三個人挖過，都因認爲那裏沒有東西而宣告放棄。其結果呢？戴維斯發現了七座陵墓：托塔摩斯六世，阿細朴素王后，以及約加和突加的陵；阿曼托普三世岳父母的墓；歐米利巴和西布達的王陵；一座無名的墓，却貯放了西布達的王后特沃娜特的珠寶；還有另一座藏有阿曼托普四世和他母親娣姬的財寶金銀的無名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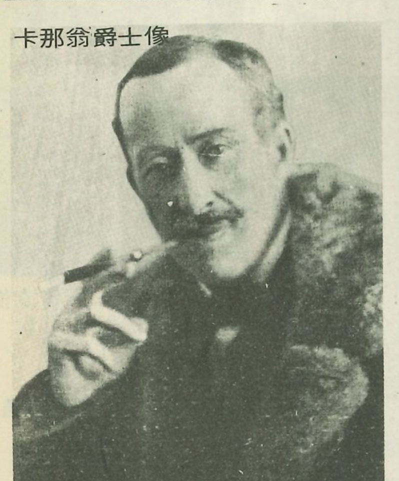
當戴維斯在一九一四年交還他的發掘執照時，他也像以前的那些人一樣，認爲他在帝王谷中的發現就是絕後的了，對卡那翁爵士和他那位英國籍考古學家霍華·卡特決定繼續挖掘的事，他只能搖頭表示驚奇。如果戴維斯早知道卡特和卡那翁會發現些什麼，他恐怕再也不會把他的發掘執照轉讓給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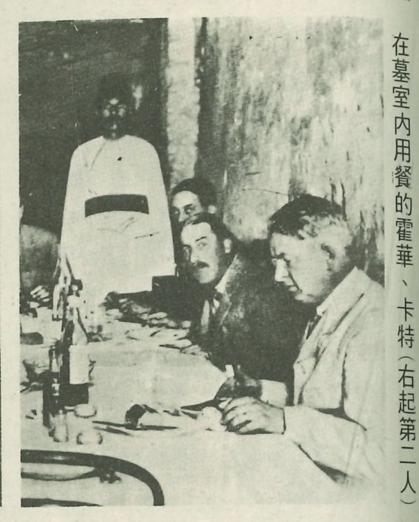




王朝[illegible]神廟全景

卡那翁爵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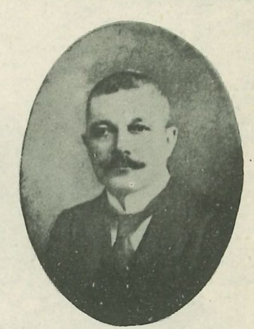




在墓室內用餐的霍華、卡特(右起第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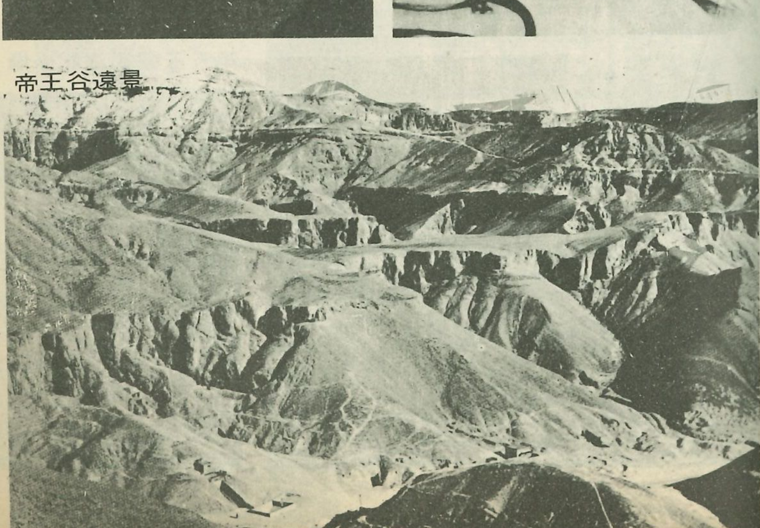
1906年的挖掘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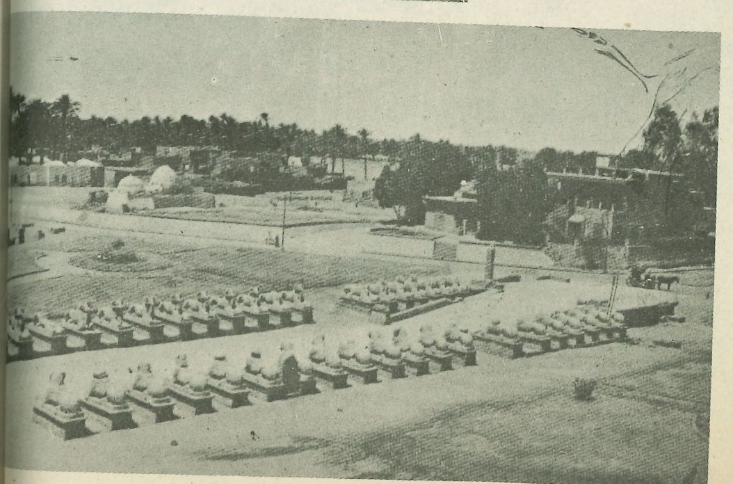




法老王陵墓的前一挖掘著魯古連現場

帝王谷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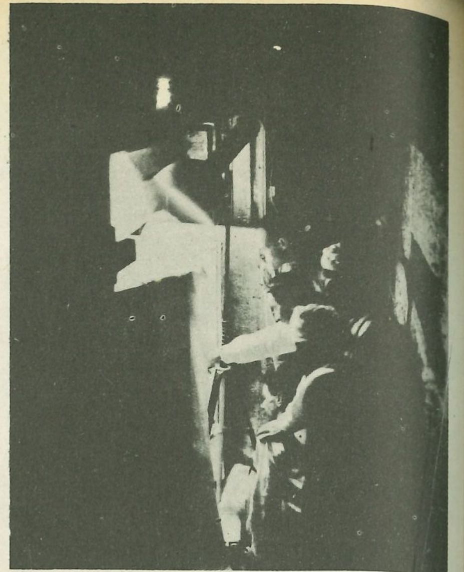




壯觀的18王朝神廟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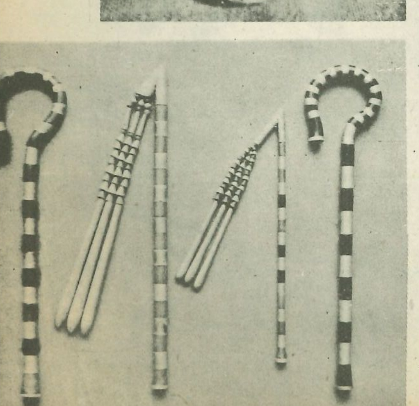


藏在小櫃子內的祭典用[illegible]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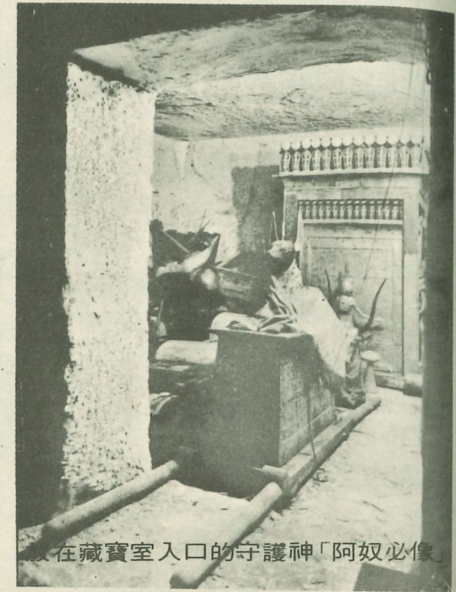




鳥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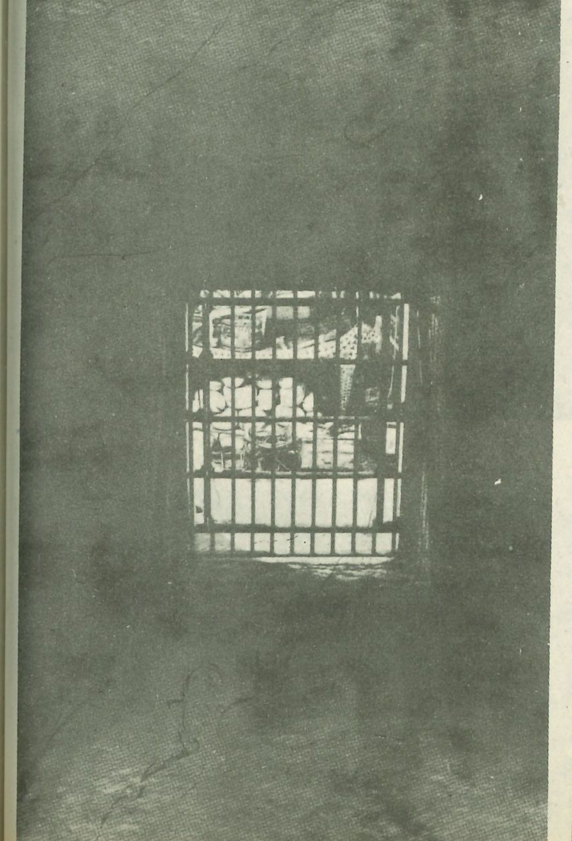
法老王儀式用的王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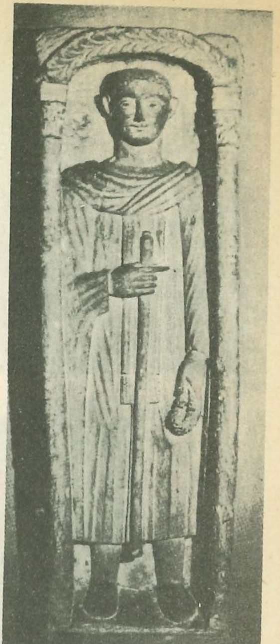


放在藏寶室入口的守護神「阿奴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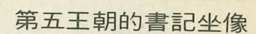
圖坦卡蒙王的坐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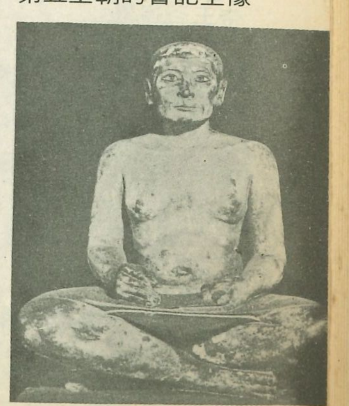


死者立像

◀ 圖坦卡蒙王墓室入口通道



第五王朝的書記坐像





第四王朝的"吉薩"金字塔群

151 ネフェルタリ女王の墓の壁画　王妃の谷　第19王朝

152 ピラミッド群　ギーザ　第4王朝

PYRAMID FIELD　Gi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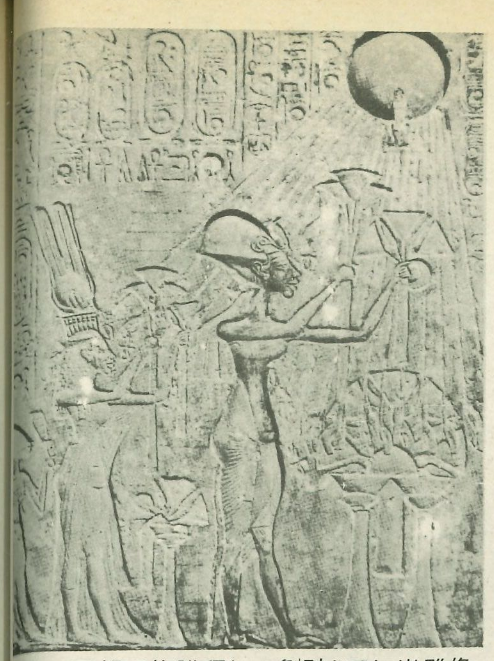
雙金字塔

圖坦卡蒙王之第三棺像



持圓棒和手杖的法老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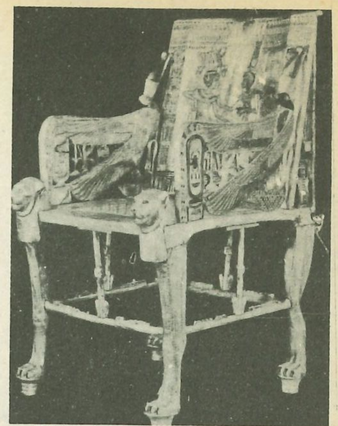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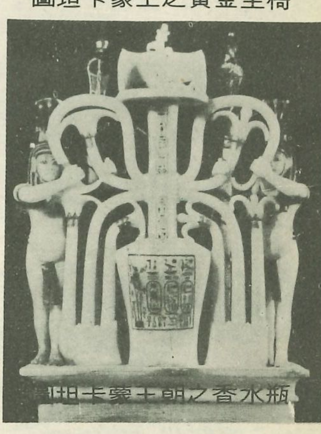
18王朝王族膜拜〝亞多神〞石灰岩雕像

存放圖坦卡蒙王內臟的金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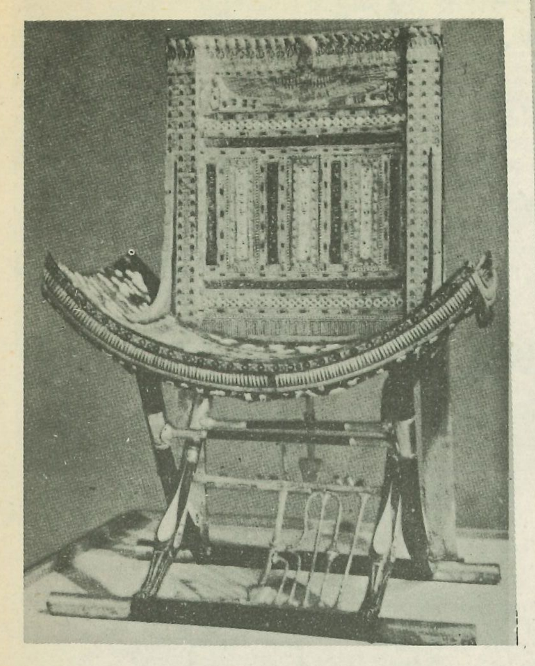
圖坦卡蒙王之黃金坐椅



圖坦卡蒙王朝之香水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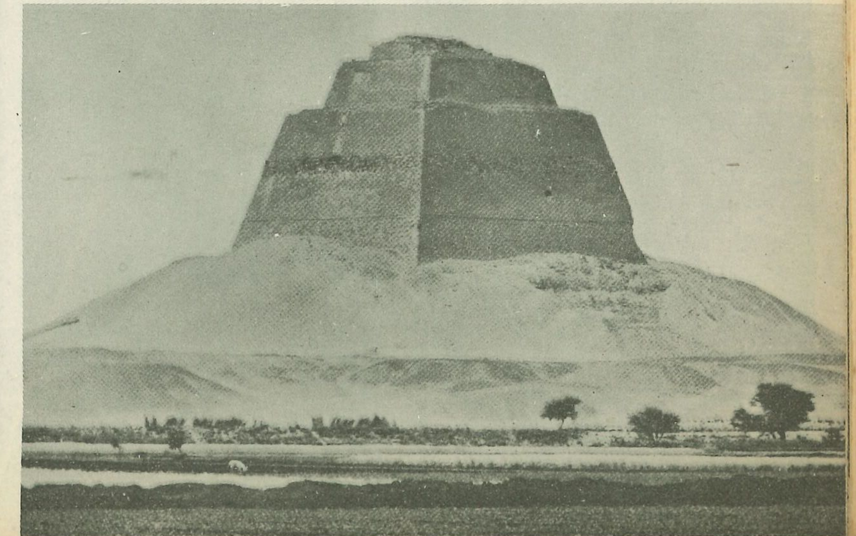
18王朝的胸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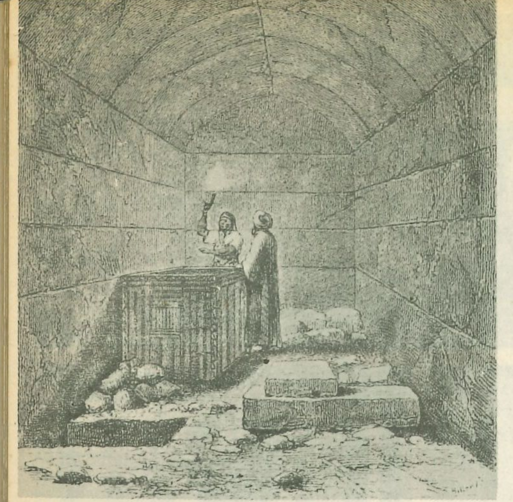
法老王玉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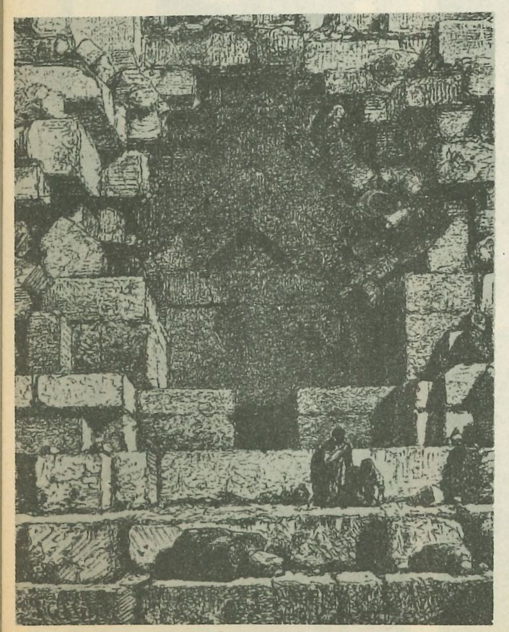
第六王朝墓室壁畫



王之墓室

金字塔內的大廊

入口



入口
最初設計的墓室
第 2 次設計的墓室
(即王妃墓室　　)
大廊
墓室(即王之室)
通氣孔

各種金字塔形態比較

m
150
100
5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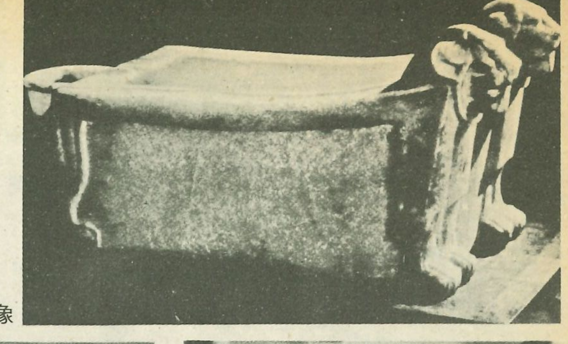
圖坦卡蒙王花岡石雕像

第五章　解剖法老王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躺在道格拉斯・狄雷教授面前的那具屍體已經死了有三千三百多年了。時間越接近上午九時四十五分，開羅大學解剖研究所中的緊張情緒就越發高漲。狄雷和霍華・卡特走到解剖台上那被白布覆蓋着的人體前。蓋在白布下的是圖坦卡蒙的遺體。

「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開始檢驗那具皇帝的木乃伊（卡特記述道），在場的有公共事務部司長沙爾・安那大人；奇里省省長塞德・方得・貝埃可里；古物管理局長拉庫先生；埃及大學醫藥研究所解剖學教授道格拉斯・狄雷博士；亞歷山大港檢疫局長沙爾・貝・安廸博士；古物部的路卡斯先生；紐約大都會美術博物館的哈瑞・波頓先生；北埃及古物部總監督屠非克波諾斯大人；以及開羅博物館的副館長穆罕默德・沙巴大人。」

這次解剖引起極大的興奮，因爲從來沒有見過這部古老而保存的這麼好的法老王的木乃伊。





圖坦卡蒙王持射叉立像

圖坦卡蒙王黃金立像

道格拉斯．狄雷對進行觧剖一事有點遲疑，也許是因爲他害怕。他筆記裏另有理由——但看來這理由似乎很不充分：

「此處也許該解釋一下解開圖坦卡蒙加以檢驗的事。很多人認爲這種研究工作很褻瀆神聖，覺得這位帝王應該一直留在那裏，不由任何人騷擾。（可是在）盜墓賊的覬覦之下……我們都很清楚，一旦……有了這種發現……再把所有值錢的珍寶留在墓裏，等於是自找麻煩。知道有價值連城的珍寶藏在只有幾呎深的地下，必然會使人起偸盜佔有之心。而雇用强有力的警衞雖可收效於一時……但一旦警戒疏忽就會與人可乘之機。」

圖坦卡蒙的木乃伊像所有法老王的木乃伊一樣，運送到開羅去解剖，然後又埋回帝王谷的石棺中，直到今天，他仍安息在盧瑟爾附近。

「外面裝飾的，和裏面貼的金箔……都揭去了（卡特繼續描述道），那個帝王的木乃伊光禿禿地躺在那裏，只有外面那層覆蓋物和金像面……

其他包裹着的有一張大的白布單子，由三條縱向的（一條在正中，兩邊各有一條）和四條橫向，以同樣的質料做成的布條纏住……都有兩層，寬度由二又四分之三吋到三又二分之一吋不等。正中那條縱向的帶子，由腹部中間（實際上是由胸口）通過那三條橫向布帶下面一層的底下，直包過雙脚，通過脚底再折回來，通過橫向布帶上一層的下方……木乃伊呈一個小小的角度斜躺着，顯示出在放進石棺裏時，曾經有過震動。同樣也有證據顯示在把木乃伊和棺木放進石棺前，曾淋過油膏——兩邊的高低不一，顯示出棺木當時歪着。

「因爲那些布帶已經變脆而碳化了，所以整個暴露在外面的表面都先用熔融的臘塗過，臘的溫度極高，因而凝結之後，在表面形成一層薄膜，僅僅只穿透過底下那層已腐朽的亞麻布。等到臘冷凝之後，狄雷博士由上到下，在中間那條外面包着的布上劃了一刀，下刀的深度剛好深及被臘滲透的深度，因此可以使那一層結硬了的臘大片大片地剝落下來，但問題到這裏還沒有完結。下面的那幾層在碳化和腐朽的程度上情況更糟，我們原先希望，在剝去木乃伊外層的布帶之後，可以使木乃伊不黏在棺木上，然後可以移出來，可是在這點上，我們又失望了。我們發現在木乃伊底部的布條和屍體本身都被在棺木底部凝成膠狀的油膏結在一起，而且緊得要想把屍身抬起來，必然要受到很大損傷的冒險。即使在大部份的纏布都解開之後，眞正凝結住的部份，還得用鑿子在屍體下方和棺木連結處鑿開，才能把那個皇帝的遺蛻抬出來。」

珍寶，一共有一百四十三件，分別墊放在小亞麻布袋上，以免影響木乃伊的外形，現在在布帶解開後，出現在兩層布之間，越接近身體的布帶腐朽的情形越嚴重。可以很淸楚地看出布帶纏在身上是採取交叉的方式。兩臂，兩腿和性器官都先分別包裹好，然後再整個包紮起來，右手放在左腹，左手放在右肋，這樣使兩臂交叉起來。手指和足趾都纏着布，再套上金莢。直的和斜的

布條包住頭部；底下有一個枕晃。據說這個枕頭是設計來免得圖坦卡蒙的臉被上面重重的金面具所壓壞用的。

在枕頭上放了一個符籙——在一根桿子上有一塊半月形，似乎是用來支撐頸部的。這件東西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這是用鐵製成的，在墓裏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這種金屬。第二，這件東西具有某種象徵性，好在死者之書第一六六章中對此有解釋：

「從你的睡夢中醒來，你將戰勝一切反對你的，造物主已將他們消滅，使他們不再存在。」

放射科專家一直對這個符籙感到奇怪。有關以放射線來解釋法老王的咒詛的理論，會在本書第十一章中討論；在這裏最很令人吃驚的是，在死者之書中所列述的命中註定的結局那麼快就眞正降臨在解剖時在場的兩位科學家身上。

圖坦卡蒙在頸上還帶有廿一件別的符籙，但那些符籙的象徵意義很容易分辨。基本上，這些都和葬儀有關：一部份有實際效用，例如維持平衡等，一部份則是純粹爲了裝飾。

在那些布條解開之後，出現了一件司繁殖的女神愛喜絲的表記，兩件古埃及主神歐西瑞斯的金表記，還有一根象徵王權的綠長石做的笏。然後是三件棕櫚和蛇狀的金垂飾，一塊長石刻的鷹頭人身神像，一個紅玉髓雕的蛇頭，一個石藍色琉璃製的鷹頭人身神像，一個長石雕的豺狼頭人身的守墓神像，還有用同樣石料做的王笏。在底下一層布上的八件符籙中包括有一個帶翅膀的人頭蛇身像，一條皇室的蛇，一條兩頭蛇，和五隻兀鷹。

戴在法老王頸上的這麼多符籙只有一個目的；在他到死者的王國的路上保護他一路平安。埃及人對這些符籙有很深的信仰，問題只在那些代表智識份子的高階層埃及人是不是也相信這些符籙的魔力，還是，知道這些東西其實都沒有什麼特殊作用，所以用他們在科學上的發現來加强這些符籙的力量。

若是如此的話，那麼對科學的「理論」就不必知道了，比方說究竟是利用放射性或有毒的物質等等。那麼，其具有效力的這一點就很重要了，這方面有一個很奇怪的例子。就是在波希米亞的嘉慶村有一種裝了泥土的小袋子出售，在放射性治療法發明之前，具有治頭痛和風濕症的奇效。醫生對這種「玄秘的胡扯」嗤之以鼻，認爲把小布袋放在痛處可以治病完全是胡說。可是病人都說確有功效。結果誰對呢？說來也嚇人，當然不會是那些醫生說得對。那些袋子裏裝的土裏含有鐳和瀝青鈾礦，因此具有輕微的幅射性。而鐳，舉例而言，有分解尿酸形成氣酸和阿摩尼亞的作用。因此，看來似乎毫無道理的一小袋泥土，雖然在科學的眼光看來近乎不可能，也儘管這方面的科學方法還沒有發現，卻產生了病理上的功能。

談到這些，並不是想讓大家輕易相信迷信和玄學；恰恰相反，倒是希望藉此能發掘出這些目前無法解釋原因的現象的眞相來。

希臘人把一些神秘的治病方法和埃及人相信奇蹟的信仰都歸入他們的科學之列。雖然他們對自然現象有詳細的觀察，也有像希臘名醫海波克里提斯之類的人作過分析性的研究，但「瘟神」之說，由埃及傳來，也在希臘思想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這正說明埃及文化即使在衰亡之後，也還對其他民族有深遠的影響力，而埃及教士裝神扮鬼使一切趨於神秘，也沒有阻攔住那些教士使用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發現——可惜那些發現也許在發現後就被人忘記，一直到我們現在才再由土石堆中發掘出來，或者到現在還埋在幾百年幾千年積壓的塵土之下。

T是什麼?

已經出現了廿一件符籙，而狄雷博士還在解開兩臂和兩腿上所纏着的布條，還沒有解到腹部，卡特在他長達三卷，記述圖坦卡蒙王陵發掘前後情形的書中記述：

「兩隻小臂，由肘至腕，都戴着極其華美的金鐲，右手七隻，左手六隻，都刻着極精細的聖甲蟲花紋，凸起在手鐲上，還鑲有紅玉髓……那些手鐲的直徑顯示出原先佩戴它們的手臂很細。沒有一隻手鐲是葬禮時加戴上去的，所有的顯然都是死者生前佩戴的私人飾物。

「每隻手指都先用極細的亞麻布包裹，然後再套上金製的套子。在左手的第二和第三指上都戴有金戒指……

「我們現在解到了腹部，那裏纏了有近十道的布帶，也有十件飾物……在左側腹，最初幾層布帶之下，有一塊Y字形的奇特金片，和一個橢圓形的金盤，一上一下緊貼着放在一起。那個Y字形的符籙意義不明，在中期王國的棺木中發現過類似的物件，上面刻有埃及古文，意思是一種王權的象徵，但這件表記在形態上很像象形文字中表示布或亞麻布的那個字，所以更可能是指那些布條，或以布條纏裹木乃伊，尤其是第二件物品——那隻和Y形物體同時發現的橢圓形金盤——和這點有直接關係，其作用就是遮掩木乃伊左側腹部的縫口，那是製木乃伊的人將內臟器官取出另行保存時留下的裂口。再接下去發現的一件東西是一塊T字形的金片。形狀很像製圖用的丁字尺，在纏裹的布條下，放在腹部左側，一直延伸到左邊大腿的上部。據我所知並無任何關連，也不知其所代表的意義。」

除了以上這些之外，還有很典型的為死者佩戴的飾物：例如，在腹部，大腿和上臂共有八道金箍。然後又是幾層布條，「都已經腐朽得很厲害。然後又有一雕花的金腕鐲，歪斜地塞在那下面的……是一柄極有意思也極其華美的匕首。柄上飾有起粒狀花紋的黃金」；而匕首本身則是淬過的金子製成。

然後狄雷教授再解開最後的一層布，在他四週的人無限緊張地注視着。根據狄雷的描敍：

「腿部的皮膚像身體其他各部份一樣，呈現出灰白色，很脆弱易碎，上面有無數的裂縫。仔

細地檢視後，發現那不單是皮膚，還附有所有一直到骨頭爲止的柔軟肌肉，剝落一片後，就見到白骨了，整個連皮帶肉加在一起其厚度不過兩、三厘米。」

至於四肢，狄雷繼續報導道：

「都收縮而變小了，雖然是由於肌肉的大量收縮所形成，但就現在的外觀看來，還可以證明圖坦卡蒙生前的身裁十分矮小，而且在死時尚未完全發育完成。

直接量度的結果發現他的身高是五呎四又四分之一吋，但是……用卡爾．皮爾遜博士發明的公式由量度主肢體骨骼長度爲基礎加以計算的結果，得到身高應在一點六七六公尺（約合五呎六吋），這個數字大概很接近實際的高度。」

這位法老王的確沒有活到很大年紀，這點在狄雷檢查到膝關節時便確定了，他發現軟骨質「能與骨骼分開，而且可以挪移（所謂軟骨質是骨頭的一部份，單獨骨骼化，然後才融合進主要關節部份）……四肢的骨骼兩端都是軟骨質。早年以軟骨和主要骨骼相連，最後完全變爲骨骼後，骨骼的生長就停止了。」

換言之，軟骨的結合情況可用來推斷年齡，膝關節部份的結合「通常在二十歲左右。大腿上部一般稱爲『粗隆』的部份幾乎完全接着於主要的骨上，但其內側有一塊空隙顯示出軟骨光滑的平面，明白可見尚未結合完成的跡象。軟骨質約在十八歲左右。」所以，根據腿骨的情況判斷，這個法老王「在死時應已超過十八歲，而還未滿廿歲。」

雙臂的檢查工作也同樣小心地進行，得到相同的解剖結果：灰白色的皮膚，部份軟骨未曾結合完成。

「上膊骨的前端約在廿歲才完全結合，目前尚未結合完成（狄雷在解剖報告中寫道），可是下端已完全和肘部相連……

「橈骨和尺骨的下端，在現代埃及人中，凡是十八歲以下的人，絕大多數都僅結合部份，或完全未結合，到那個年齡之後，就會很快結合完成。結合始於尺骨的內側，橫向發展，逐漸至橈骨。圖坦卡蒙臂骨的結合只剛在尺骨附近開始，而橈骨底端完全無任何結合現象……由這種軟骨質存在的狀態看來……這位帝王年僅十八歲左右……就逝世了。應在廿歲結合完成的部份都毫無結合的跡象。另外有證據可證明，一般埃及人的軟骨質結合較歐洲人爲早。

骨骼學在今日可以據以詳細解釋死於數百年前的人的年齡和所感染的病症。但是，其中也大有誤斷的可能。

有名的法國外科專家保羅．布羅卡（一八二四——一八八〇）——他曾發現腦部的發聲中心，以後就以他的名字來爲那一部份命名——在一八七六年發表了一項使全世界古病理學家都大感震驚的說法，認爲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歐洲已有梅毒症；到那時候爲止，大家都相信梅毒是

哥倫布和他的水手由海的那一邊帶回家鄉來的。

布羅卡提出證據說不是這麼回事。他檢查幾顆由十三世紀一座家墳裏挖出的骨頭，發現有很清楚的梅毒症狀。這個發現使古病理學界大爲失面子。

要不是一位丹麥的醫藥史家維漢・穆勒・克利斯霍生得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恐怕誰也不敢懷疑那位偉大外科專家的發現。維漢自一九六四年以來，一直在哥本哈根醫藥歷史博物館當館長，檢查過全歐洲各地舊墳場裏發現的骸骨。而他在骨骼學方面的研究工作，證實了最早的假說：梅毒直到一五〇〇年才在歐洲發生。難道布羅卡會弄錯了嗎？穆勒・克利斯霍生決定重新去檢核他的工作。

那位法國外科專家所得的結論完全無誤：那幾顆頭骨的確有梅毒的症狀。可是這位丹麥科學家更進一步，做了一件布羅卡當年沒有能做到的事；他查核了那幾顆頭骨的年代，結果使這件公案成爲古病理學界的一大笑話。

那幾顆有梅毒病徵的頭骨確是由一座十三世紀的墳裏掘出，可是那幾顆頭骨却是一七九二至一八一八年間的。顯然當年是爲了免得張揚而埋進一座古墳地裏。

解剖專家伊利奧・施密斯專門研究古埃及的病症多年，經常過份專注而忘記了他的「病人」，其實是木乃伊。「有一天有人看見他帶着托塔摩斯三世（西元前一五〇二——一四四八）的木乃伊一起坐計程車。他當時是把木乃伊由埃及博物館帶到一家醫院去，準備替這位法老王照X光。」

在檢查過由紀札地方挖出來的五百顆頭骨之後，施密斯認爲古埃及人也和我們一樣可能有這種會遺傳的禍症。施密斯檢查了兩萬五千多顆頭骨，却沒有找到任何梅毒的病徵。

法籍細菌學家艾曼・羅富爾，曾在開羅大學教書，也是埃及紅十字會的主席，發現木乃伊裏有對化學實驗產生反應的細菌。他也發現在肺和肝裏有量大得反常的細菌——正如和政府官方化學家埃佛烈德・路卡斯的發現相反。羅富爾也發現二十五朝的兩具木乃伊的腎臟中有住吸血蟲的卵，甚至還由一個古埃及礦工的屍身中診斷他患有黑肺症。

這一類由木乃伊內臟所作的診斷很少有，因爲一般內臟都由體內挖了出來，放進罐子裏，通常都失落了，或沒有保存好。而循環系統方面的病症却很容易發現。比方說，雷姆西斯二世（西元前一三〇一——一二三四）就死於動脈硬化症，那種病在當時和現在一樣，也是很普通的死亡原因。

很清楚的一點是，考古學上的檢查通常需要好幾種科學方面的合作。要是其中一項分析不够正確，產生錯誤的可能機率就會依此例增加，而在對圖坦卡蒙作檢查時，正好發生了這種情形。

圖坦卡蒙腹部的皮膚比他腿部和臂部保存得差多了。狄雷教授的解剖報告上說：

「腹部在右側有一顯然易見的隆起。其成因顯然是由於左側裂縫處所加的外物壓迫所致。那條縫口外形很不規則，約有八十六厘米長。」

那個法老王的內臟器官都從那條縫口挖了出去；並沒有和屍體存放一處，而是另外安置在墓中。

古代的埃及人相信主神歐西瑞斯在最後審判時要秤量每個人的心，所以心必須要保存在一個特殊的罐子裏。在原先心臟的部位，教士們多半放入一隻聖甲蟲的複製品，聖甲蟲是古埃及人認爲神聖的代表，其象徵意義有如今日基督徒心目中的十字架。其所以把其他器官由體內取出，也是很有道理的。第一，埃及人知道那些部份最容易腐壞；其次，他們也考慮到象徵意義——那些器官引起饑渴，這些感覺在死者進入冥府的路途上都是不能有的。所以他們把各種器官分開來，分別置放在四個罐子之中，罐子的蓋上分別雕着鷹頭人身的太陽神的四個兒子的頭像。據說可因此驅除饑餓和口渴。在舊王國和中期王國各朝，「食物和飲水」都放在墓中——木雕的酒罐和雪花石膏做的烤鵝——還造上小型的廚房和烤爐裝置。

不過中期和新王國的人已經相信將內臟器官挖出有利於屍體的保存。所以，到圖坦卡蒙時代，所有的死屍在製成木乃伊之前都要先剖開。然而也不見得總是這種做法。在德爾埃貝里發現的曼托德普墓中的那些木乃伊，可算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些木乃伊，就連一絲裂縫也沒有：那些木乃伊卻是在十一王朝時代的（西元前二〇五〇——一九九一）。但是，在十二王朝之後，木乃伊身上就有爲挖除內臟器官所留下的縫口了。

最困難的部份還在解開圖坦卡蒙的頭部。狄雷教授必須極其小心，免得傷了——如大家所希望的——保存得極爲完整的臉部。外面裹紮的布條割去得越多，越顯出這個法老王不平常的輪廓來，這個輪廓在墓中的畫像和浮雕中已經有了，圖坦卡蒙後頭頂長得很好，考古學家在他岳父阿肯那屯身上也注意到這一點特徵。卡特記述道：

「將幾層纏裹的布解開之後，顯露出包圍他整個頭部的金冕——那件事美到極點，但形式卻是簡單如一根帶子。在設計上，是一條飾有很多花紋的金帶，鑲着一圈接一圈的紅玉髓。每一圈中間都有小的金質的突起。後面有一個花結，由那裏垂下兩條像緞帶一樣的金垂飾，上面也飾有相似的裝飾。在冕的兩側也有類似但寬得多的垂飾，前方再連接着大片的垂飾，統治南方與北方王權的徽記……在底下，分別置於左右兩邊的大腿上，所以當法老王頭西脚東地躺在石棺中時，北方的徽記在左邊，南方的徽記在右邊，兩個徽記都分別符合了其地理位置（亦即上埃及和下埃及）。」

在關於皇冕的含義方面，有很多純粹出於猜測。這絕不是所有法老王都戴的「皇冠」，而是各人分別製戴的。不過，其中有一點卻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頂皇冕在帝王的頭上不僅只是裝

飾而已。在一份來源不詳，但其可靠性毫無題義稱爲哥林斯契夫殘篇的古籍中，記載了十首詩歌頌讚皇冕「閃耀在太陽神和大地之帝王額上，令人生畏。能給他們的敵人帶來滅亡。」

紙草上記載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埃及人在紀元前三千多年已開始使用。能留存到現在的最古老的一封信，可以遠溯到公元前二四〇〇年。在那封信裏，一名埃及士兵對他那套不很好制服大發怨言。

爲了要製成紙草的手卷，先要將那種植物割成長條，編摺起來，一條壓一條，再壓緊在一起。那種植物本身所含的粘液就把摺好的紙草條膠在一起。用貝殼和魚骨來將紙草打光弄平，然後就可以用蘆葦做的筆往上書寫了。

埃及人把紙草做成的紙輸出給希臘和亞洲諸小國，還賣給義大利和西班牙。倫巴底族，奧斯楚哥德族和凡達爾人都用紙草寫字。在陵墓中找到的埃及紙草在巴洛克時代也很風行——像乳香一樣。一直到一七八八年，義大利的紅衣主教史帝芬諾．波吉亞才把一個旅人由埃及爲他買來的紙草古籍拿去做科學性的檢查。

那時候，拿破崙尙未遠征埃及，埃及學也還沒有成爲一門專門科學，查波里安也還沒有解出象形文字。但幸好丹麥籍的學者尼可拉斯．史葛，就是爲那位紅衣主教研究紙草的人，不需要懂得象形文字，因爲那上面的文字是希臘文。時間是西元前一百九十二年，上面是一張費元村參與水壩和運河建築工程的人的名單。這次叫人失望的發現，也是爲什麼對埃及古籍研究的興趣很快就消退的原因之一。

蘇俄的收集家瑣德米爾．哥林斯契夫把那份記載了皇冕頌歌的古籍交給阿道夫．艾爾曼作了一次很簡短的研究。這是他在俄國由一個人手裏買來的，那個人又購自埃及，這份古籍保存得極爲完整，也許是跟其他很多埃及的古代珍寶一樣，被聰明的盜墓賊由到目前爲止尙未發掘到的深處取出來後，一路流傳過來。

我們既不知道這份古籍的作者，也不知道它的年代。考古學家假設這五百七十一公分長的長卷是由十五片拼成，只書寫了一面，時間約在公元前十七世紀。內容可能是一個崇拜鱷魚神蘇布克的教士所寫。

不過，艾爾曼的結論是蘇布克這個名字，應該具有其象徵性的意義。應該和法老王相等。他舉證說在長達六公尺的長卷中沒有一處提到「神」的字樣。

古埃及人對皇冕有特別的敬意，所以使我們推斷他們相信皇冕有特殊的魔力。每一個法老王皇冕上必有的毒蛇，則據說有「摧毀敵人的力量」——至少在各種不同的來源中找到同樣的這種說法。

什麼樣的力量呢?是不是皇冕具有幅射性?這倒的確能解釋爲什麼那麼多牽涉進發掘圖坦卡

蒙王陵的人都神秘死亡的原因：他是在陵墓打開時，唯一還戴着皇冕的法老王。

在解剖時，狄雷教授碰到一頂很細緻的亞麻布帽子，上面釘着金子和珍珠，很緊地在剃光了的頭上戴着。霍華．卡特報導說：

「要解開保護那位皇帝面龐的最後一層布需要特別小心，由頭顱碳化的程度看來，很可能會有損那非常脆弱的面部五官，我們了解我們這份工作特殊的重要性和責任，在用貂尾毛製的小刷子拂去最後一些碎屑之後，露出一張沉靜而溫和的臉，一張青年人的臉。」

在安葬前倒在木乃伊身上的油膏發生一種化學變化而產生了熱量，因此使法老王的皮膚受到燒灼，有好幾處都燒黑了。

根據狄雷博士的解剖報告記載：

「塡塞在鼻孔中的……是……一種織造的布類，先由松脂浸透過的……眼睛半睜着，絲毫未受干擾。睫毛很長，鼻樑部份因爲被布條纏裹而有部份塌陷。上唇微向上提起，露出很大的門牙。兩耳很小，長得也很好看。耳垂上各有一個量得直徑爲七．五厘米的圓洞。面部的皮膚呈灰色，裂得很厲害，而且很脆弱……

「頭骨裏幾乎空無一物，只有一些松脂類的東西，是從鼻孔注入的，這是當時製作木乃伊的慣用方法，先由同樣的途徑將腦子抽出。」

那天一般人最感興奮的莫過於在法老王左頰發現一道傷痕的事，卡特對這事並無記載，而狄雷博士也只簡單地加以記敍：

「在左頰，正在耳垂前方，有一塊圓形凹陷，那裏的皮膚像一個痂，在那塊凹窪之處四週，邊緣略爲突起，皮膚顏色有了變化。不能明白看出這是什麽傷痕。」

圖坦卡蒙之死因

圖坦卡蒙頭部傷痕的神秘謎團一直到四十年之後才算解開。有一位利物浦的解剖學教授羅納．哈瑞生博士帶了一具袖珍手提X光機到帝王谷去檢查這具木乃伊。那並不是第一次給這位法老王照X光，但却是最徹底的一次。

五十張X光相片，終於證實了以下的推斷，圖坦卡蒙王是遭了橫死。頭部左側的傷痕是碰跌或重擊所留下的。眞正的死因是腦膜下發生的血栓，這下澄清了以往科學家們對這位法老王早死原因的各種猜測，諸如腦痛、肺病、動脈炎等等。

哈瑞生博士的助手，血清學專家柯羅里博士，也因一小片針頭大小的肌肉，測定圖坦卡蒙的血是A２型。所以圖坦卡蒙實在是「稀有血統」來的，更極可能來自古老而「純」的貴族家庭。

這種少見的A２血型證明了另一項假說。霍華・卡特曾注意到圖坦卡蒙的面相和他岳父阿肯那屯極爲相似，這點他在兩人的雕像上就已經發現。卡特不知道圖坦卡蒙和阿肯那屯有相同的血型，却很正確地假設身世不詳的圖坦卡蒙王是阿肯那屯的私生子。因爲阿肯那屯的王后倪菲娣娣只生了幾個女兒，其中一個就嫁給了未來的法老王，所以在他十二歲成婚時，所娶的是他的異母姐妹。他的岳父實際上也就是他的父親。哈瑞生和柯羅里因此在一九五九年證實了一九二五年認爲純屬推測的理論。

由政府當局古物部聘請的化學家埃佛烈德・路卡斯，和狄雷博士一同檢查圖坦卡蒙的遺體，但是路卡斯的結果問題太大，實在無法用來作爲證據或作解釋說明之用。例如，他在報告中寫着說在墓裏找到有菌類，而那些菌類對木乃伊的骨和皮膜都有影響，可是他又說陵墓中沒有任何細菌。

在陵墓墻上長得很茂密的菌類，在地上發現的很多蟲屍，都足以證明在本書第十章中所討論的「用毒之說」。開羅皇家農業協會的昆蟲學家阿非利指出那些死蟲子裏有一些是「吃腐敗的有機體的小甲蟲」。這類的甲蟲在埃及存在已有三千多年歷史。更有甚者，在墓中木製品上的蛀洞看來，是由我們現在也有的蛀蟲所造成。而且還有留下很大蛛網的蜘蛛。

圖坦卡蒙王陵裏也像其他法老王的陵墓中一樣，放進了鮮花。那些都是奇花異卉，比方說，有野芹葉子編成的花冠。這種花冠也曾見於阿曼托普三世與建築師卡的墓中，另外有一個廿二王朝（西元前九五〇年）的不知名者墓中也有這種花冠。

也許最令人感動的一束花，是放在圖坦卡蒙石棺裏內棺中的那一束。那一小束花是他十五歲的未亡人在尼羅河岸邊採擷來，向她心愛的人致最後愛意用的。

遺體本身也以各種的花草加以裝飾，在第二層內棺的頭上有枯萎的橄欖花和枝葉。紐百利教授認爲這種植物有「調整」作用。在死者之書裏也有一章專論。從新王國開始，這種花就在教士唸經時放在棺內。

在陵墓第二道神龕上有一個花冠，在第三道上也有花冠，這些花草的腐朽程度相差極大。有的一碰就化爲灰土，另有一些則還維持原有的顏色，很容易辨認。

在法老王墓裏最常見的是矢車菊。這倒不足爲奇，因爲在尼羅河岸到沙漠之間，那一帶狹長的土地上，遍地都是這種花。蓮花和菖蒲是王國的兩種象徵，當然也用於裝飾陵墓和棺木了。

神秘的「魔鬼的蘋果」

在圖坦卡蒙和其他法老王的陵墓中，還有一種不生長在埃及的植物，其來源到現在仍無法解釋。那種東西就是曼陀羅花。在十八王朝陵墓中的壁畫裏，常常可以見到一大籃一大籃的水果中

就夾有這種東西的球根。其代表意義令人難解，因為那種亮黃色的果實一般都用來做春藥。曼陀羅花生長的地方，距埃及最近的，是巴勒斯坦。亨利・屈世川在他那本題名為「聖經的自然史」一書中，就記述了這件事。阿拉伯人稱曼陀羅花的果實為「魔鬼的蘋果」。如果小心注意用量的話，「魔鬼的蘋果」可以用作催情劑，但用量過多，會使人瘋狂，其反應幾乎迷幻藥。

紐百利教授相信在墓中所找到的曼陀羅果和畫中所繪的，就是所謂的「滴滴果」。希伯萊文中稱為 dudaim，在新王國時代的記載中經常可見。在尼羅河中的埃爾方亭島，也就是現在阿士文附近，這種東西甚至用作麻醉劑。

對圖坦卡蒙的木乃伊所作的化學試驗和解剖報告，都無助於使考古學的知識得到什麼新的發展。要是這座陵墓延遲到廿世紀五十或六十年代才發現，對科學的進展助益可能更大得多；哈瑞生教授的調查結果便是明證。雖然他只能用部份被毀的木乃伊，他的發現却超過在他以前所有學者成就的總和。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開羅大學解剖研究所舉行的圖坦卡蒙王遺體的解剖，引起很悲慘的後果：不久之後，埃佛烈特・路卡斯就死於心臟病，然後狄雷博士也因心臟病逝世。

這兩位參與法老王遺體解剖的科學家，這麼快就突然死亡的消息，使全球的學者都憂慮不止，他們突然的死亡使那些對所謂法老王的咒詛持懷疑態度，認為純屬巧合的人，也驚疑注意起來

第六章 帝王與術士

圖坦卡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為什麼他的墓會防衛得那麼嚴密，所帶來的咒詛也比任何一座法老王的陵墓更有力。

霍華・卡特說這個夭折的法老王唯一值得注意的事，只是他死了，又埋了。這種說法，當然失之偏頗。圖坦卡蒙在埃及歷史運轉上，不是一個大齒輪，但小齒輪也有其重要性。

新王國的十八王朝終於圖坦卡蒙，我們之所以能討論歷朝歷代，把三百六十位法老王和外族統治者各歸其位，是因為一些歷史記載的斷簡殘篇。那是一位叫馬利托的埃及祭司在西元前三〇五年左右以希臘文寫成的。馬利托由米尼斯（西元前三二〇〇年）到亞歷山大大帝（西元前三三二年）之間，定了三十朝代，分為舊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或新帝國），最後是末期，由巴沙帝克（約西元前七一五年）開始。

舊王國始於西元前二八五〇年，終於西拉克利與波力坦王朝。（西元前二〇五二年）其中有狄瑟爾、庫法、卡浮里、曼庫里、尤那斯、賽帝、佩彼等偉大的法老王。中期王國開始於曼托感普，（西元前二〇五二年）終於十六王朝海克索統治告終之時。歷史學家們一般認為帝國時期始於西元前一六一〇年，而和廿四王朝同時在西元前七一五年告終。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歷史文件和遺物大部份來自這九百年的期間。亞曼賀德、蘇莫斯、和雷穆西德等幾位法老都在這個時期留下了他們的印記。

這些埃及朝代的區分並不曾定得十分精確，而且隨著歷史學家不斷的研究，也不斷地有所訂正。在最起初，埃及人是以一位法老的統治期，或者根據某些特殊的事件來計算年代的：例如「圖坦亞曼登基後的第三年」或者「擊敗北方民族的那一年」。當一支皇族滅絕時，那一個王朝也就宣告終了，由另一個新的王朝取而代之。

埃及的多妻婚姻

考古學家阿道夫・鄂曼及哈曼・倫克已經證明，在古埃及，一夫多妻制雖然並不普遍，但卻是一項被認可的習俗。我們知道，上埃及十大貴族之一的伊曼克，曾和一名叫妮貝的女子結婚，而又再和另一名叫海娜的結婚。他和妮貝生了二子五女，而和海娜則生了一子三女。兩位妻子彼此並不敵視，反能融洽相處。為了表示彼此尊敬，妮貝將她的一位女兒取名為海娜，而海娜則將她的三位女兒均稱為妮貝。

由於當時沒有任何管制婚姻的法規，所以埃及人能夠隨意娶妻，只要雙方訂立一份合約，就算完成婚姻手續了。男子結婚的年齡通常是十五歲，而女子則是十二或十三歲，婚約中包含「一年的供食」期間，在這段試驗期結束時，婚約可以不經任何手續就解除。妾婦和她們的子女住在與外隔絕的後院中，沒有任何權利。她們只要姿容美麗，擅長唱歌跳舞就好了。

然而有些法老王擁有數位合法的妻子。譬如雷穆西斯二世的第一位妻子娜芙特拉・莫蓮穆，就不是王位繼承人拿里夫特的母親，他的第二位合法妻子伊絲・諾芙才是，他同時娶了她們兩人。這兩位妻子後又迎入了第三位，她是希達王的女兒，雷穆西斯二世在和其父媾和後，或許是為了政治的原因而娶她的。這種政治婚姻在當時是司空見慣。同樣地，拿海里王子娶了第十六行政區統治者的女兒，而拿海里的兒子查尼賀伯也娶了第十七行政區的女繼承人卓娣為妻。這樣在兩代之內，拿海里的轄區便增加了三倍。我們知道查尼賀伯的婚姻並非基於愛情的結合，因為他的心已屬於美麗的查泰——那位「一切財寶的掌管者」。

對古埃及人而言，保持血統世系的純粹是很重要的事，這也是當時兄妹婚姻流行的原因，尤其在法老的家族裏更是如此。甚至連眾神也不例外，歐賽里斯娶了他的妹妹艾西絲，塞斯也娶了

他的妹妹娜芙蒂絲。兄妹婚姻是如此「習以爲常」，乃至最後「妹妹」這個字變成「情人」或「愛人」的同義字了，這使得原本就十分複雜的家庭關係更令人搞不淸了。

神聖的法老王並未享有任何特殊的法定權利。除了宗教上的事務外，普通人亦能做法老王所做之事，在婚姻上也是如此。

通常只有一位婦女是合法的妻子，也卽是「家裡的女主人」。雖然法老王可以擁有大羣妾妃，但是普通的平民亦可以——只要他能養得起。

儘管如此，在古埃及，婦女的社會地位並不像許多其它文明古國的婦女那樣低。譬如最古老的埃及圖畫就把男人和女人畫成同樣的大小，只有小孩和僕人才畫得比較矮小。

今天保存在荷蘭萊頓城的一部紙草書，使我們對古埃及的婚姻生活有眞正深入的了解。那是孟斐斯城一位陸軍將領所寫的信，他離家在外時妻子去世，此後他便病得很利害，他相信這病是他妻子的「喀」——在生前守護埃及人，在死後護衞他們進入地府的神魂——帶給他的，因此便將這信收到另一死者的墳墓中以便轉給其妻。信是這樣寫的：

妳對我做了什麼邪惡的事啊！致使我處於目前這種悲慘的狀況中？我曾對妳做了什麼，使妳如此來困擾我？我並未傷害過妳啊！我做妳丈夫時，甚或就是今天，我曾做了什麼需要掩藏的事？我的一言一行將來都會在西方的九天神靈之前受到審判。在你我之間，他們將會作一裁決。我曾對妳做了什麼啊？

我年青時妳做了我的妻子，以後我擔任幾份公職，從未離開妳，亦無任何使妳傷心的原因，但妳卻不讓我快樂，我將要請妳到衆神面前解釋，因爲是非曲直是應該分淸楚的。

可記得在訓練法老王的軍官和車伕時，我是怎樣叫他們前來向妳拜見致敬，他們帶來了禮物，放在妳的跟前。有生之年，我從未對妳隱瞞過任何事情，亦從未和別人有過私情。我不讓任何人告訴我該對妳如何。當我調任現職時，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常常回家，於是我叫人將我的油、食物及衣服帶給妳，妳已經收到。

妳不知道我是多關心妳。我經常詢問妳的情形。妳生病時，我令最好的醫師前來，準備藥方，並做妳要求的每一件事。當我陪待法老王前往南方旅行時，我無時不想到妳。那八個月裏，我眞是寢食難安。

回到孟斐斯城，獲悉妳去世的消息時，我要求法老王准我告假回家，率同我的手下對妳哀弔。我用布帛和亞麻布將妳裹起，爲妳做了衣裳，並竭力做好每件應做的事。

如今我已孤單地生活了三年，沒去找過別人。這對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是不適宜的，但妳卻未能明辨是非。我們之間終將有人來作一個裁決。至於妳的姊妹們，我也沒有去找過他們！

關係複雜的第十八王朝

在第十七和第十八王朝期間，婚姻和家族關係特別複雜。第十六朝是從沙肯瑞開始，他娶了阿荷泰白爲妻，生下阿莫斯——他後來將海克索人逐出埃及——阿莫斯則娶了妹妹阿梅絲·拿花娣里。他們的女兒阿美絲嫁給阿莫斯之子蘇莫斯。這又是一次兄妹婚姻。

伊克拿頓（阿曼賀德四世）有三個女兒。長女茉莉泰頓·伊克拿頓在世時就嫁給沙克里（有一段短時間，沙克里曾和伊克拿頓共享王位，但比他岳父先去世）。伊克拿頓的次女瑪凱德頓亦於年青時夭亡。剩下最小的么女，她原名叫安克哈遜巴頓，嫁給杜坦克克曼（原先名叫杜坦克哈頓），是爲了要爭取祖傳的權利，此事發生極快。安克哈遜巴頓是於其父在位第八年時出生的，結婚時只有九歲。就是在埃及，這樣的年齡結婚也太小。這位幼小的妻子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她遭到兩次流產，而極端企盼的王位繼承人還是未能降生。

在特拉·阿馬拿城的伊克拿頓朝廷中，最顯赫的人物是那位權高勢大的僧侶兼朝廷侍臣阿尹，其妻德瑞曾是娜花娣皇后的奶媽。阿尹大權在握，他最關注的是不讓任何強人繼承伊克拿頓的王位，而年青的杜坦克哈曼似乎最符合他的條件。

杜坦克哈曼最重要的成就是廢棄其岳父引進埃及的只崇拜一個神的太陽神教。這項決定的結果之一是放棄在特拉·阿馬拿城的新王宮，而返回底比斯城。爲了對底斯城的神阿蒙，表示崇敬，法老王將名字從杜坦克哈頓爲杜改克坦阿蒙（或杜達克阿蒙）。他那年青的妻子也不再稱自己爲安克哈遜巴頓，而改稱安荷絲阿蒙。

現存於開羅埃及博物舘的一個卡拿克城紀念碑就是記載這次復返之事。碑文這樣寫道：

我發現祠廟變成廢墟，神聖處所遭毀壞，庭院長滿了雜草。我恢復了祠廟和神龕，並以珠寶裝飾。我用金和琥珀造了衆神的像，用璧琉璃和寶石加以裝飾。

杜坦克阿蒙由於頭部受傷，死於腦中的血液凝結。這使安荷絲娜蒙十五歲時便成爲寡婦，而又無子嗣繼承王位——對阿伊奪取大權而言這是最有利的情況。

他精密計謀，十五歲的皇后無法對抗。身爲埃及皇后，她，淸楚自己所處的危機。遺體製成木乃伊的過程是七十天，然後，新的法老王必須在葬禮中執行「開口」的儀式。七十天之內——這是從法老逝世到其葬禮的期間——她必須找到另一位能繼承杜坦克阿曼的丈夫，要找誰好呢？

安荷絲阿蒙在埃及無法找到一位合適的人選。在絕望中，她終於轉而向希達王蘇比路里馬求助。她寫信給他說：「我的丈夫去世了，而我沒有兒子。我聽說你有很多位成年的兒子。將你的兒子送一位到這裡來吧，我願認他爲丈夫，因爲我不願和我屬下的子民結婚。」

這位十五歲的皇后只有七十天的時間。從埃及到小亞細亞的希達人那邊，一名信差要花十五

天的時間。那就是說，她最早也要一個月才能得到答覆。如果國王還有任何問題，就算他能够立刻答覆，也要花費六十天的時間才能達成協議。

那位國王不知道這封信是什麼用意。這會是一項詭計嗎？他兒子會不會被當作人質？蘇比路里馬王無法確定，但他派了他的大臣哈杜．基地斯帶了一封覆信到埃及來。

安荷絲．娜蒙麻木地聽着這位大臣信差唸給她聽的信：「妳如何對我證明妳沒有可以和妳結婚的王子？也許妳只是想欺騙我，也許妳根本不想讓我的兒子成爲攝政王。」但無論如何，她設法說服了這位大臣，使他相信她說的是眞話。她如果還想在七十天內獲得一位丈夫，就只剩下一線希望了，她現在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這封信上：

「我爲什麼要欺騙你？我沒有兒子，我的丈夫已去世。你眞的相信，如果我有兒子，我會這樣貶低自己來和你接觸嗎？我也沒有對任何其它國家的國王寫過這樣的信，只有對你。派你的一位兒子來罷，他將會成爲埃及王。」

蘇比路里王接信後，相信了這位年青皇后的眞誠，於是派遣他的兒子查拿札前往底比斯城。路但途漫長，而在埃及也有兩個人希圖得到王位。一個是阿伊。他相信那位年青的王子絕對無法在七十天的限期內抵達底比斯城。另外一位是年青的將領賀林哈柏（或哈林夏柏）。他也知道安荷絲娜蒙的計劃，但沒有阿伊那樣有把握。無論如何，他不願冒險，沒定派遣一支衞隊前去「迎接」那位王子。查拿札遭到殺害，其父見他先前的疑慮證實了，埃及皇后的信果然是個陷穽。從此以從，他就成了埃及人的深仇死敵。

在底比斯城，阿伊比賀林哈柏更處心積慮地圖謀。在杜坦克哈曼莊嚴的葬禮開始前的那個晚上，他宣布自己是王位繼承人，第二天他舉行了「開口儀式」，好讓「柏」——去世法老王的靈魂——離開其軀體。阿伊於是就了新的法老王。

阿伊和安荷絲娜蒙一起登上了埃及的王位。他們統治期間沒有任何可資紀錄的大事。阿伊在三年後死去，而安荷絲娜蒙後來的命運就沒有人曉得了。很可能是賀林哈柏謀害了她，再設法掩飾這次罪行。

阿伊死後，賀林哈柏必然覺得他的時代已經到來。他得到阿蒙神僧侶們的支持。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中，賀林哈柏被擁立爲新的法老王。爲了要使人覺得他還是繼續保持了第十八王朝的傳統，他娶了娜花蒂的妹妹姆波妮耶美。但是賀林哈柏的統治期間，唯一能使人想起第十八王期的就只有這項婚姻。

賀林哈柏是個報復心很重的獨裁者，他摧毁所有前任者的雕像和畫像。只要有杜坦克哈曼名字出現的地方，他都要把名字鑿掉或塗掉。雕像的頭皆被砍掉。所有亞頓時代完整的遺物均被毁。他把特拉馬拿廟的石頭祠拿來作爲金字塔的基石，在底比斯城亞蒙神祠廟的前面建立三座巨大

的金字塔。他竭盡所能地將他的影像深印在歷史中，並抹除其前任者的影像。就是那些陵墓他也不放過。他摧毀了許多杜坦克哈曼和阿伊時代朝臣們的墳墓。前朝的所有遺跡他都想連根拔除。

法國的埃及學家克莉絲汀娜・諾巴拉却絲，專門研究這個時期，她曾在她所著的杜坦克哈曼傳記中寫道：

賀林哈柏所做的每一件事似皆經過仔細思量。這個「賢能的」重建者做事帶着狂熱，以贏取那批反改革的發起者之支持。但儘管其作為有條有理，他却犯了一個錯誤：雖然他儘力想將熱愛底比斯城甚於城之神的杜坦克哈曼從歷史中抹去，但難以理解地，他並沒有刼奪他的陵墓。

這個問題困擾了埃及學家很長一段時間。似乎很難解釋為什麼賀林哈柏摧毀了杜坦王所有的紀念遺物，却保留他的陵墓不動。這眞是令人感到特別驚奇，因為當時人人都知道那位年青的法老王下葬時陪葬物極豐，而賀林哈柏從不錯過能增加他財富的機會。僧侶們都支持他，所以也不致阻止他做這事。對賀林哈柏的縮手只有一個解釋：在陵墓封閉前，僧侶們在墓中留下了一種神秘而無法消解的守護力量。賀林哈柏如果敢去動，就會受到咒詛。

僧侶們的神秘力量

在古埃及，一位僧侶的職務和尊嚴籠罩着秘密和黑暗。僧侶們是一羣聰明的傑出人物，擁有羣衆們所缺少的知識。知識就是權力，五千年前便是如此。

僧侶的職位不像其它職務那樣可以繼承，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去贏取，那些保有此職的人必須為此效力。在僧侶的職位中，也有階級高下之分。在新王國時，僧侶分為五等。僧侶貝克拿中斯的生平紀錄是從公元前第十二世紀留存下來的，其中顯示出從最低階級的「偉伯」開始，到達僧侶長的漫長途徑。貝克拿中斯曾在法老王的軍隊中被訓練當騎兵，他脫穎而出，表現出超越衆人之上的才智，十七歲時被任命為底比斯城阿蒙神祠廟中的「誦唸」僧侶。三年後在阿蒙神僧侶階級中他晉升了一級，成為「神父」。在這一職位上他服務十二年，等到他晉升至僧侶階層第三級時，他已經三十三歲了。他做了十五年的第三僧侶，然後升為第二僧侶，又做了十二年。六十歲時，雷美斯二世任命他為阿蒙神的僧侶長。貝克拿中斯享年八十七歲。

像這樣的一個人，對其他的僧侶、朝臣和科學家們而言，代表了一種眞正的權威之源。但對民衆而言，他是一個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術士。不單是年齡和經歷使一位僧侶長遠超乎普通民衆之上，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身為僧侶長，貝克拿中斯負責主持了一種像大學的機構。阿蒙神祠廟包含一所藝術學院、一所音樂學校和一所工程學院。祠廟區的範圍比法老王的宮殿還大、更富有。法老王行使所有可見的權力，而那些不可見的牽線則操縱在僧侶手中。

醫生、僧侶、和術士——常常這三者都是同一人。伊克拿頓的私人醫生藩杜不僅是法老王最親近的顧問，也是亞頓神廟的待衞長。這些術士都有很大的權力。他們之所以被法老王延攬是因爲他們具有其他人所沒有的科學知識。他們形成一種神秘的派別或階級，不與任何其他的人分享其知識。他們在秘術上、科學上和醫學上的發現均寫在紙草製成的捲紙上，在需要時再拿出來查閱參考。

這種秘密的文件從第五期（公元前二五〇〇年至二三五〇年）傳到我們手中。當大臣威斯柏特的病復發，突然倒斃在法老王拿庫里克里面前時，國王令僧侶和醫生搬一個木箱進來，木箱中藏有一部紙草書，上面記着診斷和秘密的藥物處方。在伊伯斯紙草書上——一部半屬於魔術，半屬於醫藥記錄——討論到某些醫療法時，常常提到「醫生的秘方」，似乎是將醫藥和神秘融和爲一。

如果一位法老王對其僧侶和術士的成就感到滿意，則他們整個階級都會有好處。雷米斯三世（公元前一一九七——一一六五）在打了一次勝仗後，將八萬六千三百八十六個奴隸和三十二噸黃金贈給他祠廟中的僧侶們。公元前十一世紀時，阿蒙神僧侶們擁有二千三百塊用地、八十艘船、四十六座修船所和四十二萬頭牛。

奴隸完全受制於僧侶。僧侶有權可以判處奴隸死刑，而普通的公民則不可。例如，當醫生拿一位奴隸來「試驗」一項手術時，就等於是宣判了他的死刑。這種外科手術種類很多，從補牙齒到腦部的手術都有。術士和醫生們將這類實驗的結果記錄在他們秘密的册子上。

醫藥和巫術

當埃及的許多行政區逐漸合併爲國王，後來王國又合併成一個帝國時，僧侶們就面臨了一個難題：如何調整各個地區的神。這便難怪當時巫術愈來愈盛行了。每一城鎭或每一地區均有自己獨有的神靈。每一次政治的結合後，緊接着的便是一次宗教上的結合。由小心謹愼的僧侶們決定要讓某些神消逝還是將一個和另一個融合。就這樣「雷」和「亞泰」變成一個神，「蘇」和「奧奴里斯」以及「巴德」和「蘇克里斯」也都是如此，後來奧賽里士又加入到後兩者中，這就是所謂神的三位一體。要緊的是要使懷疑者沉默，並加强衆神的力量和全能性。

爲了做到這一點，僧侶們便利用他們科學的知識，這些知識不但當時的民衆一無所知，即使到今天也仍然令我們驚訝不置。在古埃及，有關藥性和巫術的資料都記載在七卷主要的醫藥典册上，可以按照其大小、內容和日期清楚地加以區分。

最大也最著名的是伊柏斯藥典，完成於新王國初期，內容共一百零八頁，包含的材料內容廣泛，幾已成爲醫藥的經典作品。頁數第二多的柏林藥典，共二十四頁，是在新王國的末期寫成的

。伊德文史密斯藥典和哈斯特藥典分別是二十二頁和十七頁，大約是在公元前一五五〇年寫成的。還有最古老的兩册克漢藥典A和B，大約是在公元前一九〇〇年寫成，但兩册均不完整：克漢藥典A研討的是婦女疾病，克漢藥典B僅是一斷片，原來記載的是對獸醫學的廣泛研究。最後還有從杜坦克阿曼時代留下來的倫敦藥典，共十八頁，記載給母親和小孩服用的藥方及符咒，這是在古埃及醫藥和巫術有密切關連的又一證據。

這些藥典也列出了眞正的醫藥藥方，例如伊柏斯和史密斯藥典上的方子，很可能效果相當靈驗。例如在有關腸胃疾病的藥典中，我們發現了下列的診斷和治療記載：

對患有胃病者的診斷指示。如果你爲一個人檢查胃潰瘍，他吃東西有困難，因爲他的胃狹窄，心臟不適，又如果他感到有肛門發炎之苦，那你必須首先使他四肢伸直仰躺着。如果他由於潰瘍而覺得胃發熱，你必須告訴患者他有肝充血。你應該像醫生那樣，準備好列在秘密藥草典册上的治療藥物。將藥物和棗子核一起磨碎，溶入水中，讓病人服用四天，以使胃變空。

但如果病人的胃右邊覺得熱，而左邊却是冷的，那你應該告訴他：你的病正在蔓延中。稍後你應再爲他檢查，如果發現他的胃部一帶摸起來都很冰涼，你應訴該告他，他的肝臟已經分開，他的軀體也已吸收了藥物。

伊德文史密斯藥典對緊急的手術亦有如下的指示：

對眼角、耳垂和下顎間頰骨傷口的診斷指示。如果你爲某人檢查頰骨的傷口，不是裂傷，而是一直傷到骨頭，那你應該細心的加以檢視。如果發現其頰骨完整沒有破裂、洞孔和破隙，那你應該告訴他：「你頰骨上有一處傷口，我會替你治療」。第一天他應該將新鮮的肉置於傷口上，然後再用軟藥膏和蜜糖療治，每天如此，直到覺得好些爲止。到達骨頭而並未破裂的傷是小傷；沒有破裂也沒有洞口在上面的傷我們稱之爲狹傷。

「你應該」——這種訓示式的語氣和古埃及人用在教學上的語氣如出一轍。數學書籍也是以同樣教導式語氣寫成。代表醫生的「你」字和代表病人的「他」字形成對比。醫生本人幾乎從未被提過——頂多是「醫生的刀子」或「醫生的神秘方法」或「醫生有關心臟奧秘的偉大著作」。

古埃及的醫生必須爲宗教儀式檢視祭祀用的肉——這是他許多職責之一。他集術士、藥劑師、僧侶和醫生於一身，權力之大，遠超過古羅馬的醫生。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他們的守護神：羅馬的醫生守護神伊斯鳩拉比斯，是個二等的神；而在埃及，守護醫生們的則是極有權勢的索斯。索斯並不是唯一的醫神，阿蒙、米安、强斯及霍拉斯據說亦都具有治病的力量。阿蒙據說能不用藥而將眼疾治好。米安可使病者痊癒、生者長壽。强斯是驅逐惡魔的火神。霍拉斯的話能滅退高熱、治癒病人。

為了紀念這位發現者也是語譯者——德國古物學者喬治·艾伯，人們替這個文件命名為艾伯記錄。文件包括了醫藥配方和醫療指示。從新王國（十七世紀）以來，它就被寫在僧侶的原稿中。

伊柏斯藥典列舉了一些特殊的眼疾治療法，在古代和現代的埃及都廣泛流傳。其中建議將眉毛和睫毛拔掉，塗上壁虎的血，以治療睫毛倒生症。一位公元後出生的希臘醫生狄士柯里德士的報告中說，後來的埃及人亦曾提議使用蜥蜴的血治病。他自己則推介用燒焦的鞋底治療灼傷。在伊柏斯藥典中亦有這樣的藥方，只是用語不同而已。

眼睛充血應該用孕婦的奶汁治療。倫敦藥典將眼睛視力衰弱歸因於惡魔和鬼怪作祟，因此其治療法主要不是針對疾病本身，而在於如何使用符咒驅除惡魔。

藥典中也有純屬醫學療眼藥方。倫敦藥典指示將「牛肝置於燃燒大小麥的火上，再將其汁液敷於眼上」。伊柏斯藥典則提議將「煎炸過和搾過的閹牛肝臟」敷在眼上。

「給母親和小孩用的符咒」指示說，在嬰孩生牙時期，如口水過多，可將活老鼠置其口中，或讓他們吃切碎的老鼠。

好幾本埃及典册談及秘密的力量。塞特尼的「中篇小說」講述索斯如何要求雷歸還一本被尼尼法克巴特偷走的巫術書，以及雷如何同意派遣一隊「天上的神兵」下來，以確定不讓盜賊安全返回孟斐斯城。

巫術紙草書的第十一卷記述有關存在於布巴斯地斯城的「神力」。以通俗文字寫成的死者之書，「巴蒙特」亦提到這個，其中的句子是：「布巴斯地斯城的神力，來自他們的地下墓穴。」

」而死者的判官名字翻譯出來後的意思是「來自地下墓穴的布巴斯地斯人」。

所有這些神力從未被祈求用來保護生者。爲何只有死者和諸神祈求這種力量?最簡單的解釋似乎是：這是一種致人於死的力量。如果我們認爲法老王是用這些神力來保護他們的陵墓，也許我們就可以探尋出法老王詛咒的秘密了。

另外奇怪的一點是：沒有文件資料告訴我們，醫生們是從何處和如何學會他們的醫術的——這證明那是一種最神奇和奧秘的職業。只有在埃及史的後期，才有關於醫學院的記錄。有一所這種學校是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時期（約公元前五〇〇年）於塞斯城開辦的，但是和古埃及的醫學教育沒有絲毫相同之處；大流士派遣他自己的首席醫師烏德沙·哈里士尼在尼羅河三角洲創立了這所學校。

從舊王國到新王國的整個期間，在埃及是沒有聽說過有醫院的。這種機構太過平淡無奇，太缺乏神秘性。當時醫生或巫師都是被請至病人家中。當他到達時要經過適當的禮儀才進入屋內。因爲在民衆的眼裏，他主要是一位藝術家，能够治療任何人，任何病症，包括相思病在內。

古埃及的醫生們知道三種治療的方法：外科治療、藥物治療、和巫術治療。外科治療包括開刀手術。「爲了避免影響血液的平穩流動」，手術刀均事先燒熱。在準備爲病人放血時，「醫生必須極端小心」。他們會接合骨頭和關節，綁紮傷口，也懂得基本的消毒方法。他們把折斷的骨頭放在夾板中，用管筒——亞麻布包裹的蘆葦桿——來供給人工營養。他們甚至也會使用牙橋：把舊的牙齒放在兩個好牙齒之間的洞中，再用金線縛緊。

藥物治療包含藥水、藥膏、藥粉和栓劑的配方。冒煙的藥粉要點燃後再吸入體內。埃及醫生對藥丸服用的指示和現代的醫生差不多。「就寢與服用」或「一天服用兩次」是最普通的指示。

最後，醫生們還會利用巫術治療法，不過這常和其它兩種方法同時進行。我們所知的一些用來使民衆更加信仰巫術的手法，今天都很容易根據藥物學加以解釋。例如，醫生會在病人手上畫一個神像，然後叫他用舌頭舔乾。這些「神像」必然不是用顏料所畫，而是用一種液體的藥物，但如果眞的生效，便被認爲是神的功勞。

奧秘的典籍

古埃及人教育程度上的差異是一條極深極寬的鴻溝。一小部分的知識分子和上層社會人士面對着大部分的文盲羣衆，一般人無法解釋科學現象，只有將之當作巫術——這對隨後的埃及歷史的演變具有重大的影響。法老王的圖書館藏有關於巫術的書和較傳統性的作品，醫藥典籍和所謂智慧之書。阿道夫·伊曼說，就是受過教育的人對智慧之書的作者也十分敬畏，認爲他們是「地上之神」或「智慧之神」。一位十七世紀的僧侶聲稱曾在一座動物墳墓中發現一本這種奧秘的書

。另外在木乃伊旁邊的大口瓶中也發現了一些。埃及人認爲只有熟記這些古老聖書的人，才能算是最高等的僧侶。

無疑的，從巫術和迷信而到科學知識的這段轉變過程常常是很圓滑的。從中王國時代傳下來的，把每月的第十八天定爲吉日，第九天不吉日，而第三天則是「半吉日」。其基本的觀念是認爲有些日子是快樂的，而其它一些日子則不快樂。活週期的說法與此一理論類似。

當時和現在一樣，生活週期論未能被普遍接受。但我們從一部新王國時期的紙草書中得知——一本學生用的教科書——這種觀念當時已被教授給青年們。該書說，一天是否快樂，要看在神的歷史中那一天發生什麼而定。

要劃出界限是很難的，並非每樣顯得超乎自然的事物都等於是粗俗的巫術。將食物放在墓上和將每天的服飾品畫在墳室的牆上，或書寫巫術咒文、誦唸咒文都並無神奇不可思議的意味在內，那只不過是一種宗教或傳統的問題。但巫師和跑江湖者常利用這種信仰，藉着科學方法的幫助，搾取民衆的錢財。

每一行業都很需要巫師。他們驅風逐雨，保護人民不受沙漠中的獅子和尼羅河上的鱷魚侵害。每天早上都要由法師爲法老誦唸一次符咒，使他能對付敵人。在底比斯城發現的一塊中王國初期，約公元前二千年的黏土破片，顯示這些符咒和咒語是如何的盛行。這破「碎缸」的習俗。第十一朝代的一位法老王將他所有仇敵的名字刻到缸上和罐上：像烏巴德斯國王巴庫艾及其所有親戚；柯斯、米格、和沙特三個地方的所有居民；加上「他們所有的壯丁、他們的使者、他們的盟友、他們的朋友、那些會與我們爲敵的人、陰謀不軌的人、和我們爭鬭的人、那些說要和我們爭鬭的人、以及在這整片陸地上所有將變成我們仇敵的人。」這包含了利比亞和巴勒斯坦的王子以及他自己國家中的高等議會在內：所有這些人均被刻上名字，判定死亡。當時的人相信，名字被刻在黏土缸上的人將會隨着缸的破碎而死亡。

但慢慢的，要求巫師們有所表現的壓力越來越大。民衆已認識到，昂貴的符咒需要外界的幫助才能生效。隨着埃及人民一般教育水準的提高。巫師們的咒語口氣越來越尖銳、要求越來越高、甚至開始具有威脅性了。

在金字塔的文字中，我們發現了如下的符咒和咒語：

啊！您地平線外之神：由於希望亞頓活着，您用油潔淨了您自己，您穿上衣服和接受您的食物，請您握着他的手，引領他到充滿食物的田野中。

在這樣的句子裏，已經沒有什麼信仰、信念或自信心了。這倒還不如說是一位困惑的巫師祈求幫助的呼喊聲。他的失望變得越來越明顯：

但如果您不將他帶到船上，他（死者）將會扯下您頭上的捲髮，如同在湖岸上的花蕾一樣。

一個對他的神大大失望的僧侶想仰賴科學的幫助，以維持他自己的可信性，這有什麼可怪的呢？僧侶和醫生深深地和巫術牽連在一起也不是很自然的嗎？

總而言之，研究過現有的資料後，證實了僧侶們確實是利用科學來支持埃及宗教。顯然，法老王的詛咒有一部份是要靠科學上的秘密來解釋的。

第七章　通往永生之路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美國的物理學家詹姆士・比德福特在洛杉磯因癌症去世，享年七十三歲。他對死亡的準備比以前的任何人都充分。

一旦他的死亡確定後，一個由三位醫生和化學家組成的小組立刻開始執行一項詳細的計劃：在一次八小時的手術中，醫生將這位死亡科學家體內的水份全部吸乾，並用化學溶液代替體內血液。當遺體被冰凍時，醫生按摩心臟以儘可能地使腦細胞延長生命。體內最後一滴血抽乾後，屍體已經冷凍至攝氏零下一九六度，接著就放進一個防銹的鋼製棺材中，然後運往阿里桑那州的鳳凰城，保存在一個稱爲冷凍館的地方——一個低溫冰凍的停屍所——豎立在一座蜂巢形狀的建築物中，其內部溫度接近攝氏零下二百度。

比德福特博士是第一個被低溫冰凍的人。他以三萬美元的代價購買這種永生的希望。這個加州科學家到底是一位夢想家還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

低溫冰凍的人：今日的木乃伊

在一九六四年時，物理學家羅勃•伊丁格曾出版了一本引起議論的書：「永生的展望」。他的理論是建議將死於絕症的人迅速冰凍，以後一旦發現治療那些病症的方法時再使他們恢復生命。醫學界對這種想法感到懷疑和迷惑。

但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確定的：只要在冰凍的過程中，溫度下降的速度達到每分鐘攝氏一百度，而在解凍時以同等速度進行，則此一有機體可以恢復其生命力。理由是這樣的：冰凍和加熱的衝擊可以防止產生破壞重要分子的結晶體，並使重要的蛋白質和核酸分子快速凝固，在體素和細胞內的水分因而不會結晶，却變成一種像玻璃一樣的塊狀質。

植物和人類精蟲細胞曾經在冷凍後復生過，但還未有人類曾由低溫冰凍中恢復過生命。將來也不能肯定會有人如此。但無論如何，在美國已出現好幾家冰凍冷藏學會，在鳳凰城、長島和聖•福南道山谷中都建立了冰凍停屍所，貯藏低溫冰凍過的人類屍體，每年的租金大約是七百美元。只有三千年前的埃及人曾經爲死去的人費過這麼大的心血。

是什麼動機促使古代埃及人由保持死亡者屍體的完整？是什麼使得他們用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豐厚財物陪葬他們的法老王？是他們對永生的堅定信仰，還是像今天的情形一樣，相信有一天科學會爲他們帶來永生？

當神經失常的時候

古王國的埃及人無疑較中王國或新王國的埃及人更天眞。因此，像我們說過的，很可能幾世紀以來，他們對奇蹟的信仰已被逐漸增大的科學意識所改變。雖然喪葬儀式大致保持相同，但某些具有不只是象徵意味的事情必然已經改變。擧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幾世紀以來，從遠東傳入的醫療術——針炙，遭到西方醫學界拒斥，認爲這是江湖騙術，頂多只是一種好玩的東西。今天針炙術在歐洲和美國却正大行其道，原因何在？

古代的中國人相信，將針刺入身體的某些部位可以驅除致病的惡魔和鬼靈。他們發展出一套理論，認爲針刺——以後他們找出了三百六十個不同的治療點——可以讓人體吸入或抽出任何缺乏之或過量的「陰」和「陽」。

照中國人的說法，「陰」和「陽」是兩種相互依賴和補充的自然力量：雄雌、明暗、創造與接受、苦樂。古代的中國人認爲，這些交替的基本支配力量是知覺世界中一切事物的終極原因，

而我們可藉針的力量來維持其自然的平衡，就如同天線或避電針那樣。

到今天還是一項時常引起爭論的問題。英國的神經科醫師亨利·海德於一八九三年證明了人體的器官能够在一段距離外的部位上引起痛苦，這才使醫生和科學家開始正視中國的「針術」。後來，科學家又發現了一項過程剛好相反的現象：對人體某些部位的皮膚和器官所作的治療能影響一段距離外的器官的生理狀態。

今天的情形是，一度曾遭到嘲笑的針灸方法却被認爲具有許多神奇的功效。如果針灸確實有那些功效，對整個醫藥學界將產生革命性的影響，特別是在痲醉學方面。

一九七三年於巴黎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毒物學會議期間，密西根大學的滿錦萬博士對針灸消除痛苦的功效作了一番科學性的解釋。

他認爲有一種稠密的A型神經纖維，外面包圍著一層骨髓和稀疏的C型神經纖維，兩者在脊髓內緊密相連。A型纖維能把外來的刺激，如冷、熱、和觸覺，以很快的速度傳達到中央神經系統。C型纖維則傳達痛感，但是速度要慢得多。例如，我們會很快地將手指自一熱爐中抽回而不感到痛，那種痛的感覺稍後才會到來。

滿錦萬博士指出，A型纖維能够影響脊髓，使得C型纖維所傳來的痛覺較不易接受。A型纖維以閃電似的速度報告說一切正常。如果這種感覺喪失——譬如說在已經鋸掉的腿上——病人有時會感到一種所謂的「鬼痛」。針灸能够加强A型纖維對痛覺傳遞的阻抗力，使C型纖維幾乎完全無法送出信息。

顯然的，千百年來被認爲可對抗「邪魔惡鬼」的「針刺」是以科學原理爲基礎的，只是那時沒有人能瞭解而已。同樣的，古代的埃及人也可能已經研究出有效的方法來保護他們的墳墓，防範盜墳賊，他們知道這些方法的效力，但却不明瞭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

當然，只有那些受到厚葬的法老王情形才是如此，普通人活著的時候難得溫飽，死後也草草就埋掉了。儘管埃及領土廣濶，但却幾乎發生死人人口爆炸的問題，因爲所有的屍體都要葬在尼羅河西邊的狹窄耕地和尼羅河三角洲上。將死者埋在西邊是有原因的：埃及人相信通往陰府的入口是在日落之處，沙漠沙地和石灰石高地的後面。

窮人的埋葬方式中很少包含昂貴的防腐手續。爲了求取永生而小心保存屍體是貴族和法老王的專利，普通埃及人的葬禮到了新王國的末期還是和三千年前他的祖先埋葬的方式相同。到了今天，酷熱的沙漠中還是可以發現一些墳墓，死者以在胚胎的姿態躺在身子的左邊，腿縮起來，用一張靱皮纖維製的蓆蓋住，由於氣候乾燥，在沒有製成木乃伊的情形下還是能保存一千年之久。但窮人和富人對於死亡的基本信念都是相同的：就是最窮的農夫或勞工，埋葬時也隨帶着一個泥壺，壺中裝着食物和飲料，簡單的武器以及裝飾用的物品，如精美的眼睛化粧品等。

跟早期埃及人的墳墓來比較一下，會發現墓穴是越掘越深，以避免豺狼的侵襲。原先的壕溝形稍後發展成爲長方形的凹墳，然後又變成房間形，另外還有一些側房，作爲貯存祭品的地方。最後再環繞墳墓建築一道牆，裏面填滿建築材料，使墳墓突出地面，容易辨認。這樣形成的墳墓是長方形的，稱爲「馬塔巴」（mastaba），阿拉伯語是「長櫈」的意思。墳墓大小不同，視主人的財富和地位重要性而定。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公元前二八五〇——二七〇〇）的法老王都在阿比道斯建造過馬塔巴。

這種建築後來慢慢發展成階梯型金字塔的形式，第一座這型的墳墓是建築師伊霍特伯在第王三朝（約公元前二六五〇年）爲法老王德約沙所建造的，是將逐漸縮小的馬塔巴疊積成的。

墳墓不僅是貯存屍體的地方，也是「卡」——保護死者的神靈——的住所。起初埃及人是在墳內造了一道假門，死者的名字和各種不同禱告詞及巫術呪文均寫在上面。以後又在門的後面加建了一些房間。門向來都是建在東邊，面對着西方，門後的房間和通道不久發展成爲一座座的迷宮。

木乃伊製造者

最符合古代埃及人信仰和情感的喪葬形式直到第五王朝（約元公前二四〇〇年）時才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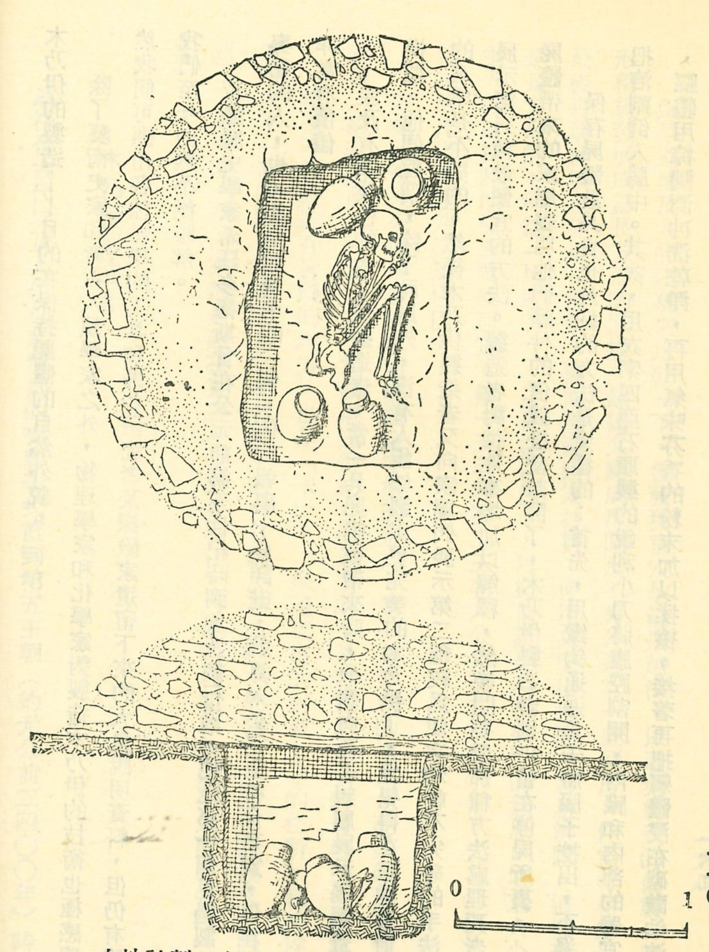
木乃伊的製造——目的在保持屍體的自然外貌。

除了藝術史家和考古人類學家之外，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對製造木乃伊的技術也極感興趣。雖然我們可應用各種科學的工具和那些研究者及探險家遺留下來的大量說明資料，但仍有許多細節我們至今仍然不能瞭解。

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斯曾在公元前第五世紀時到埃及旅行過。他是第一個見過製造木乃伊奧秘的人，也可能是最著名的一個。他的報導十分詳盡，就算未必完全符合事實，但在歷史上却非常有價值。

埃及有職業性的木乃伊製造者。當一具屍體被帶來時，他們向死者親屬展示幾個畫的木乃伊模型。他們聲稱，除了神以外，沒有人能夠製出更完美的木乃伊了，我覺得在這種事情上提及神的名字是不對的。然後木乃伊製造者又向家屬們展示第二種較爲便宜和較不完善的手法，最後再展示第三種最便宜的方法。製造者對每件事均加以解釋，然後問要用那種方法處理死者遺體，將屍體帶來的家屬表明他們願付的價錢後便離開了，木乃伊製造者則仍留在停屍所裏。

保存屍體最昂貴也最好的方法是這樣的：首先，用鐵鈎通過鼻子將腦子挖出，不過有時候也把溶劑倒入腦中。其次，用衣索匹亞石頭製的銳利小刀將腹腔割開，內臟和內部的器官均被拿掉，軀體用棕櫚酒沖洗乾淨，再用氣味芬香的粉末加以揉擦。接著再把軀體浸在碳酸鈉溶液中保存



土地計劃。交叉地區。——一個從第一王朝留下來的墳墓（大約CB2800-3200）。在這個不起眼的墳墓裡，所埋藏的禮物非常簡陋，所以人們不必作任何防範財物被竊的憂慮，屍體也沒有裝在雕刻精美的石棺裡。

七十天，但不可超過七十天。然後再將死者洗乾淨，包裹在亞麻布繃帶中，全身遍塗一種橡皮溶液，埃及人用此來代替膠。下一步是把木乃伊由死者親屬家中運出，他們同時已造好了一具棺材，木乃伊放進棺材內，直立著貯存在停屍所中。花費最貴的木乃伊製造過程就是這樣繁多。

那些無力負擔第一種製法的可以利用第二種次佳的方法，其製造過程如下：屍體並未被割開以取出內臟，而是用香柏油將腹腔塡滿。油是用特殊的方式通過肛門注射進去的，不會再流出來。然後屍體必須浸在碳酸鈉中七十天。香柏油具有强烈的效力，可以把肌肉和內臟冲除掉，最後只有皮膚和骨頭保留下來。一當完成了這種程序，屍體便被送還給家屬，不再作進一步的處置。

第三種常被窮人利用的製木乃伊方法如下：用通便劑將腹腔冲洗清潔，再用鹽醃，然後把屍體浸在碳酸鈉中七十天，再交由家屬帶回。

狄多拉斯・西卡拉斯在四百年後亦曾對相同的程序作過報導，他說：

在埃及當某人去世時，他的朋友和親屬將泥土散布在他的頭上。在葬禮儀式進行時，他們哀戚地列隊走過市區。在這期間內，他們不洗臉，不喝酒，並戒除一切娛樂，甚至不穿漂亮的衣服。

埋葬的方式有三種：非常昂貴的、中等的和便宜的。第一種花費一泰侖的銀子，第二種花費二十米安銀子，第三種則確實非常便宜。

木乃伊製造者從他們的祖先學到這種技術。他們帶着各種木乃伊的圖片到死者家裏來，然後問遺族希望如何處置死者。協商好後，死者便被帶到木乃伊製造者的地方。

一當死者屍體被安置好，一個稱爲示範者的人便在屍體的左邊作一記號，以決定在那兒進行切口。然後稱爲解剖者的人便用衣索匹亞石製的刀，照着指示準確地將腹壁割開，然後轉身就跑，那些在現場的人則在後追趕，向他擲石頭，並咒罵他所做的事。因爲在埃及，凡是傷害他人的人都會被厭恨。而另一方面，製木乃伊者却享受到尊榮，他們和僧侶屬於同一階層，能以聖者的身份進入祠廟而不會受到任何攔阻。

當製木乃伊者聚集一起，爲剖開的屍體做處理時，其中一人用手經由切口伸入胸中將心和腎拿出，另一人則清洗這些器官，用棕櫚酒和香料使其芳香。屍體被洗乾淨後，用香柏油浸三十天，稍後再用藥和肉桂處理。這可保護屍體很長一段時間，並散發出香甜的氣味。

然後屍體就交還給親屬們。屍體因經過極爲小心的處理，所以連眼睫毛和眉毛都很完整。屍體的外表並無改變，就是臉部表情也仍可辨認。很多埃及人將他們祖先的遺體保存在特別的房間中，以使後代子孫能看到他們。古埃及人在研究死者的形狀、外貌、和臉部表情時，他們感到與死者合而爲一，也感到死者所生活的時代。

最新的研究結果

開羅的古物管理處主任查基．伊斯肯德博士，最近曾研究用於木乃伊的保存技術。他報告說，埃及人在第十八王朝期間（從公元前一五七〇年起）才開始將腦子從頭顱中拿出來。他們是用鑿子和鐵錘將鼻隔膜切開，然後用一鐵火鈎通過鼻子把腦子拉出來。很少從一邊將頭顱鑿開以取出腦來。埃及人相信心是精神和情感之所在，所以處理方式也跟其它器官不同，因爲心在最後之審判中，還要受到權衡考量。如果心不是被留在身體內，便是像先前提到過的，用一個神聖的甲蟲型石頭來代替。

木乃伊的實際製作過程和希羅多德斯的描寫很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在乾化的過程中，屍體內要塞滿填料以避免收縮或畸形。藥草和稻草宜於用作填塞的材料，但沙漠中的沙却也常被利用。當時化粧藝術中所知的一切方法均被採用來處理屍體：牛奶、酒、乳香、樹脂和香柏油用來使皮膚具有顏色；面頰用亞麻線球填滿，眼窩也是一樣；鼻子則用塊狀的樹脂塞緊。

這種複雜的木乃伊製作技術不僅限用於人類。古埃及人重視動物木乃伊的製造記載於用通俗文字寫成的維也納廿七號紙草書中。這部不完整的典籍中混用了一些神聖文字，對阿比斯公牛埋葬時的儀式有極詳盡的描寫。

該書每頁兩面都有書寫，出於不同的手筆。這可能是來自孟斐斯色拉比姆，於托勒密王朝的時代寫成，在公元前二五〇年和一五〇年之間。其中包含了對僧侶們及死者僕人們的精確指示，告訴他們如何保存和將動物製成木乃伊。

他們要先把一張從上埃及來的紙草蓆子展鋪在面前，用一塊毛氈蓋在上面。然後他們走到儀式主持人和唱頌僧侶們的後面。他們來時要先將面頰剃光。他們可以獲得贈予的衣服和草鞋。他們梳洗乾淨後再走到教堂去，咬牙哀哭。然後他們頸上繫上一條綳帶，爲這家的神而哀泣。唱頌僧侶們的面前鋪着一張草蓆，而儀式主持人將決定他希望在教堂中擺設之物品。

在這些物品中，有一塊木板，稍後人體的木乃伊、石頭和亞麻布都將放在上面。實際的製造木乃伊過程如下：

然後，儀式主持人和唱頌僧侶們便準備頭和手脚所需的布、布蓋和綳帶，兩捲紗布有六手指寬，一個半手指厚。頭上的蓋布是由新綳帶所製，上面四塊下面四塊，長度有六厄爾，寬度有三分之二……。接着儀式主持人和僧侶們就前往神（阿比斯牛）所在的地方。他們將布裹在神的兩條前腿間，由右肩繞到，由左肩出來。然後他們把綳帶由左肩那邊剪斷，再繞回右肩。

很奇怪的，屍體只有在腿部都包紮好之後，才開始塗油。他們特別强調，必須讓油進入軀體內。

接着有一個人出來坐在儀式主持人的面前。他必須打開神的頭顱，把手盡可能伸進頭顱內，將所有拿得到的臟器都拿出來，再仔細塡塞好。他要特別注意主持人拿出來的東西。

最後，他得拔下下顎的兩顆犬齒跟另外兩顆牙齒。再用蠟，沒藥，和香料塞入神的頭內，使頭不致合起來。神的舌頭下要放一包沒藥，舌頭本身則蓋着浸過藥水的物質。

神的頭上要包三道綳帶，一道在頭上，一道在臉上（此處原文有誤）。然後再把三塊布放在氣管和食道上，兩塊放在牙床上，另外再放兩塊在兩邊的頰骨上。頭的底下要小心墊好。接着那個人再站到兩眼的前面。他要把眼睛仔細塡好，兩眼上各蓋兩道綳帶。最後，他還要把鼻內的東西拿出來，塞進麻布。

頭部包裹好了以後，紙草書上繼續描寫包裹角的情形。然後一位唱頌僧侶走到這頭動物的腹腔前，展開一大塊布把屍體蓋住，自己再鑽到布底下去。製造木乃伊的程序又繼續下去：

唱頌僧侶把腹腔內的東西全部拿出來，把手盡可能伸進去。然後他再用水把腹腔洗淨，用布塡塞好。

經過這樣剝製完畢的牛最後再讓牠站直起來，方法是把一塊木板伸到牠的腿間。他們把頭和頸都綁高，保持生前的姿態。他們接着就把阿比斯牛以這個姿態抬上一個作爲棺材的神龕。到這時，葬禮儀式才正式開始，所有的僧侶和死者的侍僕在儀式中都必需穿紅色的衣服。

來自潘特的藥物

埃及人在製造木乃伊過程中所使用的藥物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已經曉得了其中大部份的植物和藥物成份，但是仍然還有許多東西是我們無法知道的。樹脂類藥物和天然碳酸鈉是金字塔文件、死者之書，及各種紙草書上最常提及的藥物。

埃及人所使用的樹脂藥物除了自然狀態的以外，也有其他形式的。例如哈里斯紙草書上就說：「在孟斐斯您的大庭院裏種了各種香料和沒藥的樹——這都是我親手由潘特帶回來的，好讓您神聖的臉孔在早晨充滿光輝。」

在同一部紙草書裏，另外還有一段跟這篇禱詞相似的話，其中也提到了來自潘特的沒藥——不過其中說的不是沒藥樹，而是由樹脂加工製成的藥物。此外，書中也談起由外國運來的香杉。

潘特是古代史中最神秘的國度。腓尼基人和埃及人都曾極力到潘特去探索，盡量和潘特人貿易，因爲潘特的天然資源十分豐富，松脂、香料、黑檀木、黃金、毒藥、和礦物都有。不過潘特的侏儒族不肯把毒藥和礦物出賣，要用武力去奪取才行。潘特這個充滿神秘的國度並不光是個傳說，而是實際存在過，很可能是在今天非洲的索馬利海岸。

底比斯墳墓裏的圖畫描繪了香杉和沒樹如何從潘特連根挖起，放進巨型的陶盆裏，運過數百里的沙漠。他們是用木棒穿過陶盆的把手，然後讓奴隸抬着走。這種「樹木遷移」的工作在第十八王朝，尤其是在哈希普王后統治的時期，到達高峯。

到了第二十王朝，雷穆西斯三世時代，沒樹已經能在底比斯生長，但因爲氣候不適，並不能長得很繁盛。西元後的初期，羅馬歷史學家普利尼說，沒樹在埃及已經變質。也許普利尼的話中並沒有沒樹已經退化的意思，但到了那時沒樹在埃及確實已經退化得幾乎變成野樹叢了。

松香之類的香味藥物除了在製造木乃伊時使用外，同時也在葬喪儀式中燒。把香料和沒藥放進死者的口中據說能够使他潔淨，而松香則保證他在死後的永生中不慮食物匱乏。埃及人相信香料和沒藥的效力非常强大，連神的「喀」也不能抗拒。

松香燒起來的煙霧讓死者能够抵抗地心吸力，使他能够脫離塵世的束縛。有一部紙草書說：

煙氣引領他到天堂。

沿着神聖的煙柱直達天堂。

納特和帖夫納兩位神透過這些煙雲把死者拉上天空，離開物質的世界，進入精神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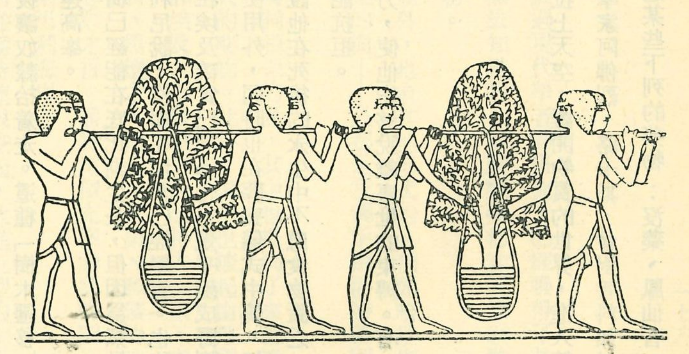
政府指派參加杜德王木乃伊開剖工作的化學家阿佛烈．路卡斯，曾對香料加以分類。他相信除了我們已知的香料樹外，埃及人很可能用過某些下列的藥物：沒藥、鳳仙香、岩薔薇香、和

楓子香。希羅多德斯在他的書裏也提過上列的藥物。而席歐法拉特斯則在他的「植物史」中說：

有人說香料在阿拉伯聞來比較香，但是在附近的島嶼上（可能是指波斯灣的巴雷恩群島）長得比較美麗，因爲在那些島上，香料能够在樹上長成任何我們希望的形狀。這可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爲要長成任何形狀可以在揷枝時決定。

各種有香味的樹脂在葬儀中負責了精神、理想方面以及自我暗示方面的工作，天然碳酸鈉則是使屍體脫水保存所不可缺的。天然碳酸鈉在海裏就有。這種物質是許多混合物的基礎，如氯酸、苛性鈉、鹽酸等。

埃及有三個地方出產天然碳酸鈉。在開羅



奴隸打從埃及1000里外的地方搬來了罕見的植物和樹。這是一些怪異土地上移來的香柏杉樹。

西方七十公里的利比亞沙漠裏，有一個叫華地•耶那村的地方。每年尼羅河水漲時，就在那邊形成許多小湖，水退後，湖也就蒸發了，在沙上留下了一種白色的物質。埃及人在古王國時就曉得了這是什麼。路卡斯同時說，下埃及的別黑拉省和上埃及的葉夫也都出產天然碳酸鈉。（不過這些地方在古埃及文件中名字有時不太一樣。有一部紙草書談到「南方的天然藥物」，顯然是指葉夫的天然碳酸鈉。）

希羅多德斯和另外許多人都報導過，古埃及人把屍體放在天然碳酸鈉裏七十天，使屍體完全脫水。後來却有人說這段時間其實是四十天。根據現代的研究，恐怕是後者比較正確。不過屍體在埋喪前的準備工作有時會拖得很久：梅烈•安王后死後據說經過了二七二天才埋葬。

在古王國的初期，割除屍體的內臟並不是一件例行的事。但是到了第三王朝時，這種習慣就非常普及了，一直到了中王國，才不再流行。中王國時，他們是把松節油的溶液由肛門注入體內，留在體內數日。當松節油溶液由體內放出時，分解了的內臟就隨着冲出來了。

新王國時期，兩種方法都有人採用，不過一般人比較喜歡手術割除的方法，因爲這種方法可以清除得比較乾淨。

尼羅河上的葬儀行列

木乃伊製作的藝術在十八王朝時到達了高峯。木乃伊製作完成後，那個木乃伊就裝進一具棺材裏。古王國時使用的都是簡單的木棺或者石棺，後來才開始在棺材上雕刻裝飾用的象形文字和圖畫。棺材的頭部都要刻上兩隻眼睛，這是爲喀準備的隙縫。棺材的側面也裝飾有假門，好讓喀出入。再到後來，埃及人開始把棺材刻上死亡假咒，也就是所謂的變形，因爲死者擁有的變形是越多越好，不久棺材上的地方就嫌不够用了，於是他們就寫在紙草書上，然後放進棺材裏：這就是著名的死者之書。

書上的文字都是在祈求神的庇佑。阿努比、歐賽里斯，納特、和艾席斯，不過最主要的還是賀魯斯的四個兒女，都是祈求保護的對象。賀魯斯打開了歐賽里斯的嘴，使他再度能够吃喝。而賀魯斯的兒子則據說能使死者不致遭到饑渴之苦。

一旦木乃伊放進了棺材裏，而一座石墓或土墳也準備妥當後，一場怪異的儀式就開始了。家境比較好一點的人都在生前就安排好，讓自己死後能够葬在歐賽里斯的聖城阿拜多。不過也可以光是在阿拜多建造一座假墳，或者，在那邊立一塊簡單的墓碑。他們也習慣於把木乃伊由尼羅河運到阿拜多，參加對歐賽里斯的獻祭，然後再運回家裏埋葬。

葬禮的行列通常都是由尼羅河的東岸開始，先把棺材放在一條平底船上，船上佈滿了鮮花，中央有一具天篷。死者的妻子和女兒接着就分別坐在死者的兩旁，裸露胸部，流淚哭號，而死者的祭司肩上披着豹皮站在一邊，在木乃伊上灑佈香料。

載運死者男性親屬的一條小船要走在運屍船的前面，船上的人隔着閃亮的河面對舵手喊着說：「轉向西方，正義的國度。船上的女人哭啼悲傷，和平地前往西方去。啊，受人崇敬的你，和平地去罷。當這一天變成永恒時，我們將和你重逢。看，你走到了人羣平等相處的地方了。」

參加這項葬儀的船隻數目依死者的地位和親戚的數目而定。載運屍體的平底船到了河的另一邊以後，就由四頭牛拉出水面，拖到埋葬處，以便使「他和他的父母親會合，死亡國度的主人也來歡迎他」。

一個稱爲「羨」的祭司是這場怪異劇的主角。他全身用繃帶包起來，就跟木乃伊一樣，躺在墓穴裏等着葬禮的行列到來。屍體運到時，三個人就上前去叫醒他，他才在煩複的儀式中起身。接着他就演出了一場用小指開眼開口的儀式。這表示讓死者能够重新看見吃到，都是求取永生所不可少的。

這些儀式中有一項是相當殘忍了：當送葬者向死者告別時，要把一頭活牛的前腿砍斷一隻。這種習慣究竟有什麼意義我們還不能瞭解，但是在牆上的圖畫中却常常看到畫着一頭三脚的牛站在牛羣中。埃及人特別擔心的就是死者前往陰間的旅途中可能會挨餓，因此常常在墳內放一些木頭或石膏作的食物模型，像烤鵝、麵包、牛尾等。

令埃及人同樣極度擔心的是有人會在沒有準備好葬處前就死去，或者甚至死在國外。在戰爭裏被殺的人，以及到努比亞或紅海探險死亡的人，只有依靠親戚或朋友把他們運回家了。

死後的虛榮

埃及的貴族都在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爲自己建造陵墓了。設計建築完成以後，未來的陵墓主人就叫人把他和他的家屬畫在墓室的牆上。這種作法常常引起問題，因爲一個人的家庭關係以及成就地位並不是一輩子都不變的。所以建造陵墓的人有時就在墓主的名字前邊留下空位，以便以後再塡上新得的頭銜，不過這種空位也常常到頭來沒有東西好塡。

這種空格的背後往往有一段故事：例如亞曼賀德三世時代的穀倉總管夏姆黑，在西底比斯爲自己建造了一座陵墓。他是一個地位名聲都相當高的人，所以希望在生前就把墓建好。不過他雖然擁有不少妾婦，却還沒有選出一位正妻。所以他就把墓上銘文中他妻子的名字都空下來，像「我的愛妻——」或「這家的女主人——」等。這些空格後來就一直空着，因爲他還沒有選出正妻就死了。

死在埃及是一件很花錢的事。有許多人，包括宮庭裏的一部份高官，都只能接收已經死絕的家族留下的陵墓。墓上的字和畫可以塗掉，雕刻可以用泥土蓋掉。有時法老王會把墳墓賞賜給較窮的官員。我們知道孟克雷法老（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吉薩沙漠上三座金字塔中最小的一座就是他的）曾經把五十名皇室的工人借給一個叫德亨的官員，好讓他修建自己的墓。沙胡雷法老（大約西元前二四八〇年）則把一座華麗的假門送給他的私人醫生納安許．沙克梅。但是這座過份華麗的裝飾反而使這位醫生的墓在對比之下，顯得更加寒酸。

這樣關心葬儀的一個民族，當然也會十分關心墳墓以及墓內貴重物品的保護。他們把這件工作交托給主辦葬儀的祭司。從法老王的詛咒上來看，他們也確實盡到了責任，眞的值得信賴。

第八章　蓮花裏的來生

古埃及人相信人死了以後，還有另外一個生命。死亡絕對不是人生的結束。但是人死後生命如何延續，則沒有一個定論。有的認爲生命在墓室裏繼續存在；有的則認爲死後的生命存在於樹林裏的鳥羣間，沙地裏的甲蟲間，或者在尼羅河畔裏。生長的蓮花另外還有的則到天上的星辰裏，或者到日神在夜裏渡越的陰間裏去尋找他們死去的親人。埃及宗教的一個特色就是人死後的三分法。這三個部份，第一就是肉體；其次是靈魂，稱爲「巴」；最後還有「喀」。喀是一種守護天使，可以爲人帶來幸福、歡樂、健康、和長壽。天神、法老、和平民都有他們的喀。在無數的壁畫和浮雕裏，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雙重的人像，一個人像緊貼在另一個的後面，位置和儀態完全相同。這第二個人像就是喀。法老的喀時常被加上一些特殊的稱號，有時甚至自己還有個名字。蘇莫斯三世就曾形容他的喀爲：「在底比斯的競技場上勝利輝煌的一頭公牛。」

人死了以後的生命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喀，而不是靈魂。爲了讓喀可以隨時使用，屍體才有必要做成木乃伊。爲了讓喀可以隨時看見自己的肉形，法老的墓中才會擺了跟眞人同樣大小的雕像。當然，留在墳墓中的食物和飲料都是爲喀準備的。

在另一方面，巴則是一種好像具有神性的元素，人活着的時候，封閉在人體內；人死後，才獲得自由。第三〇二四號的柏林紙草書上記載了一個人跟他的巴所作的對話。埃及學家溫佛里•巴達在他研究這篇對話的「與巴對話錄」一書中，曾經討論到巴的問題。他說：

巴不但要在外表形體上跟死者相像，而且在性格，智識，和經驗方面也要跟死者相同。他必須知曉死者所知曉的一切。他具有變化成任何形狀的法力，這也正是他神性的一種表現。他具有法力，而且他的法力不能爲任何其他法力所消除。相較之下，肉體只是一層影子，一種變形。肉體與巴最重要的分別就在此：只有肉體須要經歷變形的過程，由生者對他吟唱咒文，使他獲得恩赦，才能進入來世。巴是生命力的化身，根本不受死亡的影響。巴頂多只需一些獻祭的儀式，就可以繼續存在，不必經過變形。雖然有些新王國的經典裏提到巴的變形，事實上其中所討論的，與其說巴的變形，倒不如說巴是如何跟變形後的屍體會合的。

只有在肉體死亡後，巴才能成爲包含有生命力的獨立個體。因此古代的經典裏說到一個「活着的巴」，同時應許死者他也會成爲一個活着的巴。而「活着的變形」這句話——因爲只有屍體才有變形——意義必然是指一個活着的巴附在一個變形了的屍體上。有一種力量給予了巴永遠不斷更新的生命，而這種力量就潛藏在他不可毀滅的再生能力中。人在活着的時候具有這種能力，而巴則在人死後具有這種能力。

每一個埃及人，尤其是死者的子女，都有責任照顧死去的人，供應他物質的財產和神靈的祭品——用來阻攔盜墓人的詛咒和符籙，以及充份的糧食。他們甚至也考慮到了交通工具的問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達安哈曼一樣，獲得一部用黃金裝飾，華麗非凡的乘船，但是每座墳墓裏必然要有一條船，即使是用泥土捏成的小船也好。這船是爲喀準備的，好讓他渡過圍繞着幸福園地的水域。

這些幸福的園地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呢？那就很難說了。埃及的神學跟後來的許多宗教不同，是跟埃及人在他們歷史的開競時期一樣愛好和平，喜歡瞑想的。太陽，月亮，和星星是最先激發了埃及人想像力的東西。後來，奇形怪狀的石頭，巨大的樹木，危險的蛇，和鱷魚也都參加了進來，統統獲得了一個神位。

埃及的領域十分遼濶，而對一個石器或鐵器時代人來說，這塊領域一定更是顯得無法想像之大。因此有時候同一個神會有好幾個不同的名字：舉個例說，上埃及的人稱守護神爲謝司，而下埃及的人則稱他爲赫魯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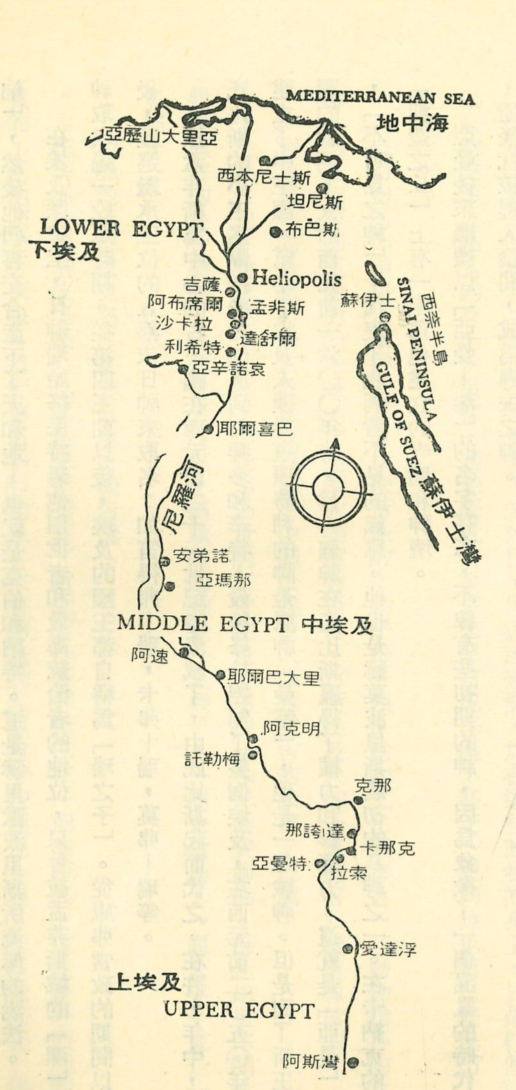
赫魯斯帝國的形成聯合了上埃及和下埃及，而由下埃及赫里歐波里斯加以統治，這在埃及歷史上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件。哈里斯紙草書裏詳細記載了赫里歐波里斯城內各寺廟的財富，讓我們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較數字。例如說，赫里歐波里斯在雷穆西斯三世的統治下有孟非斯城的一百六十倍大，而牛隻的數目則是孟非斯的四倍半，人口有四倍。赫里歐波里斯因爲擁有周圍的一百零三個村莊，使得經濟上的重要性大增。而設在城裏，位於今天開羅的羅達島上的一套尼羅河測量桿和測潮器，也成了河上舵手定位的指標。

此外，源自西元前四二四〇年的古埃及曆法，也是赫里歐波里斯爲基準制定的。

寇特·謝色在他所著的「埃及人的基本史和古宗教」中說，太陽在赫里歐波里斯被尊爲最高、最長的神，最受崇拜。

最初的，最長的神是光的擬人化，稱爲「瑞」神，也就是「太陽」的意思。瑞是天和地交合所生出來的。地父「克伯」和天母「納特」必須每夜都把瑞再重新生出一次，好讓他能够每天早晨重新從納特的腿間升起。這是這個故事最古老的說法。

但是在赫里歐波里斯，他們宣稱太陽既無父也無母。太陽是每天早晨從一個山丘上升起，爲世間帶來光明、生命、和一切的活動。赫里歐波里斯的日神瑞和當地一個地方性的神「亞屯」）意爲「整個」或「宇宙」）是合而爲一的。因此日神同時也可以稱爲「瑞—亞屯」。



在圖畫上，亞屯的樣子就像一個埃及王，手中拿着生命和醫療的象徵物。瑞—亞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很奇特的方式創造了天地。他先是「咳」出了空氣之神「速」，和水之女神「帖夫納」，然後他們再交合產下了天和地，也就是克伯和納特。這是赫里歐波里斯所流傳的說法。

在埃及歷史上，日神瑞始終保持着他創世者和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只曾被孟非斯城的「深神取代過一段短時期。從第四王朝以後，埃及的國王都自稱爲「瑞之子」。從庫弗當政的期間以後，獲選繼承王位的人都依日神來取名：如笛得弗—瑞，卡弗—瑞，莫弗—瑞等。

以孟非斯爲中心的古王國在西元前二十一世紀時潰滅了，由底比斯起而代之。在許多年中，底比斯的小王逐漸把勢力伸展到阿拜多和辛特，最後終於控制了整個埃及，在西元前二〇五〇年建立了中王國。幫助中埃及人獲得這項勝利的神是鷹神「曼都」，他是一個戰神。但是到了新王國的初期，大約西元前一六〇〇年時，另一個神在底比斯贏得了權力和影響力。這就是「亞曼」，「不可見之神」，代表了我們看不見的氣息。他也是赫莫波里斯最初的八神之一。在卡納克的「創造之丘」上有一座爲他建立的寺廟和神壇。

亞曼後來繼續以「亞曼—瑞」的名字存在，不像有些初期的神，因爲象徵了一個混亂的時代，隨後就被趕入陰間，成爲過去之神。

古埃及人是歷史上最講實際的民族，他們無法想像他們的神該是什麼樣子的。他們首先考慮到了沙漠上的蛇和獅子，以及夜裏在墳場上嘶叫的狐狼，還有安靜地吃着草的母牛。但是他們覺得很難把屬人的特性，像仁慈或憤怒，愛或恨，保護或懲罰，加在這些動物的身上，於是他們就把動物的頭放在人的身上。這樣一隻老鷹就有手臂來擊打或保護，甚至一頭鱷魚也可以表現出人的特性來。

把動物當作神靈來崇拜並沒有什麼可怪的，幾乎每一種原始的文化裏都有一些動物崇拜的故事，隨着智慧和思考力的增長，才逐漸放棄這種習俗。然而埃及人却一直沒有放棄這種信仰。到處旅遊的希臘哲學家魯西安寫過不少關於埃及人崇拜獸神的故事。他說：

埃及人的神殿華麗而壯觀，都是用昂貴的石材建造，用黃金和彩繪裝飾的。但是如果你問他們裏頭供的是什麼神，他們會告訴你，裏頭供的神是一隻猴子，一隻朱鷺鳥，一頭公羊，或是一隻猫。

希臘地理學家史塔波從非因地方報告說：

在科羅科第洛波里斯（也就是亞辛諾哀）附近有一條鱷魚住在一個池塘裏。這是祭司們所飼養的，對他們十分馴服。這鱷魚名字叫利丘，來看鱷魚的人都會帶些麵包、肉、和酒來餵它。招待我們的是一位很有德望的人，他帶我們參觀那裏的聖器，陪我們到水池邊。他帶了一小塊糕餅，一些油炸的肉，和一瓶蜂蜜酒。我們看到那鱷魚躺在岸邊。幾個祭司走上前去，板開它的兩顎

。一個祭司把糕餅和肉塞進它的嘴裏，再把蜂蜜酒倒入它喉嚨內。吃飽了以後，那鰐魚就跳進水裏，游到對岸去了。在這時，另外又有人帶來了相似的祭物。祭司們把東西接過來，走到對岸去，用相同的方式去餵那鰐魚。

別忘了，寫這兩段敍述的都是不瞭解埃及宗教的旅人。相信餵飼聖獸的儀式事實上一定要比他描寫的莊嚴隆重得多。

早期研究埃及物崇拜動的人認爲這種信仰源起於傳說，後來才轉變爲歷史傳統。民衆起初是把月神比擬作一隻朱鷺，把女神巴思泰比擬作一隻猫，但是到後來他們就把比擬的和被比擬的兩者合而爲一了。這種理論並不能完全自圓其說，因爲有許多獸神是在自然界找不到相對的動物的。而且埃及的宗教裏有許多神是其他文化中所沒有的。埃及人把亞曼跟一頭山羊，歇霸跟一條鰐魚，受思跟朱鷺，巴思泰跟猫合併爲一，從某一個角度來看，他們都不是純粹的獸神，因爲他們同時具有神和獸的雙重性格。

聖獸

古埃及人幾乎每一種動物都崇拜，包括猫和獅子，狗和狐狼，猴子和大象，河馬和鰐魚，羊和牛，青蛙和烏龜，猫類鷹和蒼鷺，蛇和魚，甲蟲和蒼蠅。

然而，同是一種動物，受崇拜的情形却也有不同。有的被認爲是聖獸，而有的則是神。聖獸會受到保護和照顧，而神則受人禮拜。只有一頭阿比斯公牛可以稱爲神；在布巴底斯，只有一隻猫是神；在卡納克，只有一隻亞曼羊；在科羅科第洛波里斯，只有一條剎丘鰐魚。一種動物中，只有一隻能够獲得最高的地位。但由於這種獸神的崇拜，同種的其他動物也就可以獲得較好的待遇。

這個神獸的體內附有各地區的神靈：阿比斯就是潔的新生，底比斯卡納克的公羊就是重生的亞曼，在鰐魚剎丘的體內就包含了歇霸神。

任何人若是殺害聖獸，即使是爲了自衞，也是犯下了瀆神大罪，會立卽被處死。若是確實有屠宰聖獸的必要，就必得先獻上豐富的祭品。埃及人相信動物是會轉世投胎的，他們害怕殺害一頭動物，其他同種的動物將來會來報仇。

此外，埃及人顯然在他們所崇敬的動物身上看到了轉世的親人。這也是他們實行獸交的唯一合理解釋。希臘歷史學家希洛多特斯說他曾經在埃及看到一個女人公開地與一頭公羊交合。有時候，祭司們會把女人帶來獻給阿比斯公牛。

波昂大學教授亞佛烈．魏德曼博士在他所著的「古埃及的動物崇拜」這本書裏說，蝸牛和其他小動物常常被人養在家裏當作家神。這些小動物都住在作成聖殿形的籠子裏，可以獲得各種祭

品。一羣唱着聖詩的青年圍繞着一頭亞比斯公牛或其他動物在街上遊行是常有的事，這也是虔誠的羣衆祭拜的中心對象。魏德曼教授又說：

盛大的出殯行列穿過市街，把死掉的聖獸送到他最後安息的地方。如果某一動物在生前特別受到崇敬的話，他的墓可能就是一幢獨立的建築。因此在西元前大約一五〇〇年時，墳城沙卡拉上面的梯形臺地上出現了許多小聖堂……這些聖獸就躺在聖堂下的石墳裏，身邊堆滿了祭品。

不過這些動物通常都不能葬在單獨的墳墓裏，必須跟許多別的動物一起葬在一個大墳裏。孟非斯的阿比斯墓就是一例，在這裏每個動物都各有一個小墓室作爲他的停屍所和它不朽靈魂的家。在附近有一個禮拜室，供人祭拜墓中所有的動物。民衆把這些死動物的能力看得很高。有些地位很高的人——像雷穆西斯二世的一個兒子——故意選擇這裏作他的葬身之地，希望獲得它們的保護。

然而埃及人還是不大願意爲動物建造新的墳墓，寧願使用廉價的集體墳墓。天然的山洞，或者屍體和寶物已經被掠奪一空的舊墓都被充份加以利用，成百成千的動物屍體都堆進裏面去。通常一處墳墓只埋一種動物，例如沙卡加的朱鷺墓（這墓在許多世紀前就遭受盜掠），莫發露的鱷魚墓，及底比斯的猴墓。另外有些地方則把聖獸的屍體，不管同不同種，通通拖來堆到一處。

古埃及人把動物奉爲神明的習俗，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石器時代的人在大自然的環繞下必然顯得十分柔弱無力。那些行動無法預測，心思不可理解的動物在他眼裏一定就跟魔鬼一樣。他在穴洞的牆上畫出那些他想捕殺的動物，希望那些動物會一見到他就呆住不動。

專業化的神祇

在埃及由許多地區統一合併成兩個帝國以後，就發生了神靈過多的現象。當然，沒有任何神是可以說不要就不要的。所以他們就爲每一個神派定一項特殊的工作。有一個負責創造嬰兒，另一個負責照顧死人。有一個負責農務，另一個負責戰爭。這一來，專司服侍各個神的祭司就可以從他們接觸到的民衆那裏吸取各種新智識，增進他們的見聞。後來的法老又從他的祭司那裏獲得了各種智識，他的宮廷變成了歷史智識和學術研究的中心。難怪人民尊他爲神，他一切都知道，一切都辦得到。

最古老的教派起源於下埃及，孟非斯、沙卡拉、赫里歐波里斯都是當時的宗教中心。在孟非斯，禿頭、執笏的潔神享有最高的威望。他是一個「創始」的神，創造的神，就跟希臘神話裏的赫飛恩塔斯一樣。後來潔跟鷹頭的死神蘇卡里斯合而爲一，當歐賽里斯成爲陰間的主宰以後，又變成了一個三重的神——潔—蘇卡里斯—歐賽里斯。聖牛阿比斯就是屬於潔的。

赫里歐波里斯的太陽神殿裏也供了一頭公牛，名叫勒維斯。赫里歐波里斯的主神是日神瑞，

通常他都以瑞—哈勒許的面目出現——鷹頭上戴着日輪。哈勒許當然就是赫魯斯，尼羅河三角洲和下埃及的守護神。

赫魯斯最初是在達曼胡地方受到崇拜的。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帝國合併以後，他又在下埃及獲得了一塊領地，就是今天的葉夫城。

根據歷史學家戴奧都勒斯．希庫魯斯的記載，赫魯斯是精通醫術的女神艾席斯的兒子，所以他也成了一位醫師和魔法師。他同時也被稱爲「瑞家族裏的首席醫師」。

在史特拉斯堡現在保存着一塊瓷片，上面刻着這些字：

赫魯斯的話可以擊退死亡，使掙扎喘氣的人存活。

赫魯斯的話可以帶來新生，求告於他的人永不衰老。

赫魯斯的話可以熄滅火焰。他的符咒可以療治熱病。

赫魯斯的話可以解救將被命運攫走的人。

赫魯斯的法力可以阻擋弓箭，叫羽箭轉頭。

赫魯斯的法力可以消除怒氣，平靜心靈。

赫魯斯的法力可以療治病人。

其餘的四行文字已經不完整，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赫魯斯的話和法力是如何被强調。

最崇高的女神哈朔是來自上埃及的亞懷地方，那邊的人稱她爲「首席的母牛」。她在畫像上是一個美麗的女人，頭上長着牛耳和牛角。有時她的兩角之間還畫着一個沉落的太陽。她是西方之神，太陽在沉下以前，都要在西方的山丘上停留一下，以便引領死者進入陰間。

哈朔的大敵是穆特。穆持代表了母性的精神，她的根據地是底比斯。底比斯的民衆尊崇她爲女戰神——她在畫像上有一個獅頭——後來又升爲至尊的大神亞曼的妻子。孟非斯則有一位女戰神沙許美，她也戴了一個獅頭，在戰場上必要的時候，她能對敵人吐火。在畫像上沙許美很容易跟巴思泰混淆不清，事實上這兩個神的個性和意義差異極大。猫頭的女神巴斯泰象徵歡笑和快樂，不是戰爭。從這許多女神及她們的工作上可以看出，女性在埃及社會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上埃及和下埃及的保護神，謝司和赫魯斯，在埃及宗教史上佔有一個特別的地位。金字塔經文（其中也包括有赫里歐波里斯的加冕禮儀）第二二二篇裏强調了兩者的分界：北方的帝國是赫魯斯，南方是謝司的。因此在加冕禮中，上埃及要告訴國王：「謝司給你他的居所。」而下埃及要說：「赫魯斯給你他的寶座。」葉里范泰的瀑布稱爲「謝司的大水」，尼羅河流入地中海的河口稱爲「赫魯斯的大水」。

最初這兩個神是仇敵，後來——在帝國統一後——才變成兄弟，不過赫魯斯總是樣樣都佔上風。

謝司如果不是神的話，他也許可以稱爲一個悲劇性的角色，因爲他的身體是畸形的。謝司的外形像個動物，但却不像任何自然界找得到的動物。考古學家們選擇了不同的動物來代替他：魏德曼說他是矮長頸鹿，許文賀司說他是土猪（一種夜裏出來的食蟻獸），紐伯里說他是疣猪，馮比新說他是長頸鹿，馬思北羅說他是飛鼠。大概他多多少少都具有那些動物的每一種模樣吧！謝司的眼睛是紅的，而紅色則是邪惡的色彩，綠色才是受福的顏色。

謝司爲什麼戴着一個驢頭，到現在還是找不出合理的解釋。可能是赫魯斯的信徒故意把他畫成這種可笑的樣子，但結果却大受歡迎，謝司就決定保留這種形狀了，一直到帝國統一後都不改。不過法老們通常都自稱赫魯斯附身，而不大常跟謝司發生關連。當法老們用象形文字記下他們的功績時，總是畫一隻蒼鷹在一個金的徽章上來代表自己。這蒼鷹就是赫魯斯，而金則是象徵謝司。

謝司不大受人喜愛，而受思却十分受歡迎。朱鷺頭的受思來自尼羅河三角洲。他是月神，因爲埃及人認爲月亮有規律的盈虧代表了秩序，他們就相信受思是個數學家，諸神的書記。沒有人曉得他爲什麼有時會被畫成一頭狒狒。

不過受思月神的職位並不是沒有人在競爭。在底比斯，昌神就取代了他的位置。

多數的埃及神都有這樣的對敵。甚至連全能的死亡之神歐賽里斯，和他的妻子艾席斯，也是先推翻了別的神，才成爲陰間的唯一統治者。歐賽里斯來自布賽里斯，他最先就是在那邊受到祭拜。歐賽里斯很可能是歷史開端時期的一個國王，他的死激發了一整套的神話。在埃及史第三千年的開始時，歐賽里斯鞏固了他的地位；在孟非斯，他先併吞了蘇卡里斯；在阿拜多，他接着取代了「西方的首席」，成爲陰間的主宰。

在他的家鄉布賽里斯，歐賽里斯被描繪成一根圓柱，柱頂有一些稜紋。在象形文字裏，圓柱的意義就是「永恒」。死是永恒的。歐賽里斯在畫像和雕像上是一個青臉的木乃伊，因爲他爲大地帶來一片青綠。他頭上戴着法老的冠冕，手裏執着象徵權柄的扇和杖。

歐賽里斯躺在地底下，整個世界就壓在他身上。當他動的時候，地也隨着他動。植物從他的身上長出來，使他成爲「新穀」。因爲水從他的脚上流出來，他也是「新雨」。尼羅河就是他手上流出的汗。

因此，歐賽里斯就成了代表自然秩序的神。氾濫的尼羅河退後露出的豐饒土地就是他，綠色的田野也是他，他在秋天時帶來萬物的死亡，但是也應允了來年春天重生的生命。

死神歐賽里斯有三個狗頭的侍從：阿努比是死者的護衛，而兩個奧納兄弟是他在戰場上的伴侶。歐賽里斯時常成爲惡運的犧牲品。在傳說中，他被謝司所殺，但當他的兒子赫魯斯爲他復了仇之後，他又獲得重生。這個故事變成了埃及人照顧死者的典範。兒子有義務爲父親建造墳墓，

珍惜紀念他，努力作一個傑出的兒子。有些埃及貴族甚至過份地模仿這個典範：把死者稱爲「歐賽里斯」，死者的母親「納特」，妻子「艾席斯」。

歐賽里斯在頭上戴了兩根羽毛，這是他皇族榮耀的徽記。兩根羽毛本來是下埃及第九區一個地方神權柄的象徵。這個地方神隨即併入了歐賽里斯，這地區的首府也改名爲歐賽里斯之都，也就是今天的阿布席爾。

死後的審判

離開了這個世界的死人都要接受歐賽里斯的審判。歐賽里斯坐在兩個公義女神的大廳裏，周圍環繞着四十二個執刀的惡魔，都是會吸血、吃鬼的。這四十二個惡魔代表了四十二種罪。死者必須證明他沒有犯過四十二種罪中的任何一種，假如他能證明自己無罪，惡魔就不會傷害他。

他確實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之後，赫魯斯就牽着他的手來到歐賽里斯的面前，他就可以成爲陰間世界的一份子。有人仔細地計算過古埃及的陰間容納了多少人：由古王到新帝國之間，大約一億五千萬到二億。

傳統的宗教只有一次曾經受到挑戰，就是在西元前第十三世紀時，亞曼賀德四世廢除了多神教達二十年之久。亞曼賀德自稱爲「依克那頓」，只准人民崇拜一個神：亞頓。這項埃及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呢？

亞頓這個名字是在中王國時首次出現的，用來稱呼「白日之星」。底比斯亞曼賀德三世殿堂裏的雕像曾經這樣被形容過：「他們比白日更明亮，他們輝耀的臉就像早晨的亞頓一般地光芒燦爛。」亞頓，白日之星，當然就是太陽，不是叛教的依克那頓王憑空創造出來的。

有一位學者華德‧吳夫專門探索依克那頓宗教改革的先兆，他很仔細的研究過埃及人的太陽讚歌，所獲得的結論是：這些歌裏的詞句遠不如背後的精神重要。

如果改革的思想確實在亞曼賀德二世時代就出現了的話，當時的讚歌裏一定會有類似亞瑪那讚歌的成份，亞瑪那讚歌是新宗教最典型的表現。但是吳夫發現埃及人對太陽自從遠古以來就存有的老觀念仍然佔據了主要地位。在這些老讚歌裏，亞頓、哈勒許、和基柏仍然並列着，而且其中還時常提到「日猿」的畫像。

在亞曼賀德三世時，以赫魯斯和謝司名字刻到一根紀念碑上的太陽讚歌就大不相同了。其中的思路已經跟亞頓讚歌非常相似了。開頭的一段文句中，舊思想還是很強烈。然後接着就描寫日出時一切生命都醒覺的情況。

亞曼讚歌第五至七行是這樣的：

當你在清晨出現時，一日的工作就此開始。當你輝煌地跨越天際，日子就短了。你的旅途橫

過了百萬千萬哩。每日的時間就在你的掌握下。你在淸晨醒來升起。你的光明打開了我們的眼睛。

跟亞頓的讚歌可以作個比較：

當你從光明之山升起時，大地就明亮了。當你，亞頓，散佈出光芒時，你驅逐了黑暗。送下你的光，兩地就都充滿了歡樂。他們就醒來立起。你舉起了他們。他們淸洗手足，穿上衣服。他們舉手對你敬禮，因爲你帶來了光明。整個大地開始工作。

亞頓不是新的東西

一位在柏林的埃及學家喬治・穆勒寫了一篇論文，討論新王國上半期古籍的完成日期。他認爲上面提到的這篇亞曼讚歌可能是在亞曼賀德二世或蘇莫斯四世時寫成的，絕對是在亞曼賀德四世就位之前。

華德・吳夫這樣分析這首讚歌：

這好像是由許多中心人物不同的讚歌所合併編成的，原來的中心人物包括卡納克的亞曼—瑞，明—亞曼，赫里歐波里斯的亞頓—基柏，哈勒許。他被尊爲衆神之王，用歌唱他的神蹟這種方式來紀念他的冠冕和權杖。他和他的創造物都受到崇拜。對自然單的描述簡單而眞實，可以看出他們跟自然是十分接近的——見過埃及墓穴壁畫的人對這點就不會感到驚奇——這種特性在此是十分新穎特殊的。

現在再把下面這兩節歌比較一下：

你是唯一的一個，你帶來了生命，你是唯一單獨的一個，你創造了一切生物。

上面是亞曼的讚歌。亞頓的讚歌則這樣頌揚造世主：

你，唯一的一個，再無他人。你照自己的心意創造了大地。你，唯一和獨有的一個。

而當亞曼被頌揚爲「爲牛羣創造了草料」，「帶給蛋內的小鷄空氣」的一個，亞頓的讚歌裏則說他「使牛羣爲草料而感謝」，並且帶給「在蛋內開始講話的小鷄」空氣。

很顯然的，亞頓教派並不是一個人突然間所完成的改革。有些埃及學家在研究過亞曼賀德三世時代的文件以後，甚至認爲是他開始進行改革的。這種理論還有一項證物：在柏林博物舘裏有一塊埃及浮雕，上面刻着亞曼賀德三世對亞頓獻祭。難道依克那頓並不眞的是位大改革家嗎？

那塊浮雕的眞實性是不容置疑的，上面的主要角色也不可能被誤認。這個謎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海利奇・謝佛發表了他研究埃及藝術的書時才解開。謝佛證明了這塊浮雕完成後不久，也就是亞曼賀德死後不久，曾被人「改造」過。改革派的人把另一個神的像削去，而刻上亞頓的像。

依克那頓的母親泰結，在這次宗教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作爲亞曼賀

德三世的妻子，她出現在紀念物和雕像上的次數，遠超過在她之前任何法老的妻子。這顯示了她的影響力必定是極大的。

她的宗教思想一定影響了依克那頓，但是我們不知道方向如何。依克那頓就位後不久就把皇室搬到亞瑪那，以便加强亞頓教派的力量，在那關鍵性的幾年中，泰結的名字幾乎沒有在任何紀錄上出現過。一直到依克那頓在位的第八年，她的像才再度出現——不過却是在她一位侍僕的墓中。顯然她直到那時還寡居在梅笛奈魯拉，後來才搬到亞瑪那，在那邊終老。

由於在梅笛奈魯拉發現了一塊獻給歐賽里斯的板牌，有人就推測泰結還是崇信舊教的。但是這種說法要能證明那牌不是假貨，才站得住脚。很可能是一個還忠於舊教的祭司或書記僞造了那板牌，因爲在依克那頓在位時，歐賽里斯毫無地位。當時只有一個神，就是日輪亞頓。在舊教的信仰中長大的民衆並沒有反對改革，只是對新教派接受得有點不太情願而已。赫里歐波里斯的祭司促使亞曼賀德四世接受的新思想太深奧了一點，一般民衆不大能領會。

但是依克那頓對民衆的不滿和舊派祭司的敵意都不在乎。他做事前並不先問民衆的意見。他認爲民衆是愚蠢無知的，不能跟法老的權柄，或者他的輔佐相提並論。舊派的祭司只不過是一批官僚，他可以隨意處置。

最後，這位坐在法老寶座上的叛教者把亞曼的城市——底比斯，整個拋棄，隨它讓人去遺忘了。亞瑪那就是未來的一切。

然而這項宗教的發展也有一個俗世的理由。埃及人終於能够把他們痛恨的海克索統治者趕出了國境，甚至把他們追進巴勒斯坦。到了第十四世紀開始時，蘇莫斯三世起兵征伐鄰國，埃及士兵一直打到了底格和里斯幼發拉底的河岸。貢品和奴隸開始從被征服、被統治的國家源源流入埃及。埃及人的世界因而大爲增廣擴大。

新的知識從新發現的地方傳入了埃及。神聖的水道和全能的生命動脈尼羅河，並不限於埃及才有。亞頓的讚歌裏說：山裏的地方也有一條尼羅河從天而降，爲山裏帶來洪水，使他們的田地豐饒。

埃及人發現其他的民族也有國王和祭司。只有太陽不論到什麼地方都同樣受人敬畏，天底下的一切都受太陽的支配。

亞曼賀德以依克那頓的名字統治了將近二十年。當他在西元前一三五八年逝世以後，亞頓教派也隨着他潰滅了。圖坦哈曼把首都由亞瑪那又搬回底比斯——在那裏，舊有的神祇再度出來統治埃及。

第九章　來自第十八王朝的聲音

倫敦國際心靈研究學會的檔案裏有一張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在那邊錄成的唱片。唱片上是一個女性低沉的喉音。這張七十八轉的唱片所發出的第一段可以辨淸的聲音聽來好像：「伊幽・耶・帝那」。

也許有人會以爲這大概是非洲的某種方言。如果是的話，倫敦的科學家就不會在一九三六年花那麼大的心血去錄成唱片了。這句無法理解的話其實是兩千五百年來沒有人講過的一種語言：古埃及語。「伊幽・耶・帝那」意思是「我很老了」。不過這也還不是這段錄音眞正驚人，眞正難以置信的地方。眞正叫人無法相信的是，這種語言和這段聲音都是來自第十八王朝——在我們這時代由一位女教員在昏睡中說了出來，但是背後的思想却屬於一個三五〇〇年前活過的女人。

這種過程稱爲異語術。異語術直到最近才開始引起科學界的注意。

什麼是異語術？英文的xenoglossy是兩個希臘字合成的：xeno意爲陌生奇異的，glossy意爲話語。異語術就是能在夢中或昏迷中，用一種從來沒有學過的語言講話的能力。心靈學家相信要獲得這種能力的先決條件就是精神上的緊張或心理上的刺激。因爲異語術極爲罕見，對這方面的研究還作得很少。有關異語術最早的記載是在聖經上哥林多前書的第十二章。耶穌的門徒在興奮中突然講起外國語來。一六三四年時，倫敦烏蘇林修道院裏的修女據說在昏睡中講出了拉丁語、希臘語、土耳其語，和西班牙語。在上個世紀的中葉，一個美國人羅拉・葉德蒙突然開始講起古典希臘語來，而她講的是什麼自己一點也不明白，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異語術。

艾薇・B（B太太因爲是個敎師，不願洩露她的姓，她後來取了一個別名「羅絲瑪莉」）奇特的能力是在無意中被發現的。她在學校裏遇到一位音樂敎員菲德烈・赫伯・吳德博士。吳德博士同時也在進行心靈實驗的研究。他在他的「埃及奇蹟」這本書裏說：「起初，只有音樂是我們共通的興趣。B太太根本不懂心靈學，對我的研究也沒有興趣。」這種情況繼續到一九二七年的秋天。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她突然開始在紙上畫出一些奇怪的字母來。吳德博士後來解釋說：「無疑的，我找到了一個所謂的『書寫靈媒』。」他當時並不曉得艾薇畫出來的是埃及字，是後來才逐漸猜想到的。最後他轉請牛津大學的埃及學家阿佛烈・霍華・休姆博士協助。休姆博士認出了她所畫的符號。

吳德博士用科學家精確的眼光繼續觀察艾薇的書寫。她每次寫的時間不會超過二十分鐘。然後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一項實驗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艾薇開始說出奇怪的聲音，聽來好像「阿—伊塔—祖拉」。這意思是「我聽到有人說話」。她的聲音時常模糊不清，連在場的埃及學家都很難記下她的話。但是在連續數年的實驗中，吳德博士和休姆博士發展出一套程序，讓他們能夠把實驗時記下的聲音，在幾個小時內譯成文字。

一個現代人如何能夠說出三五〇〇年前就死掉的一個女人思考過程中出現的話呢？

艾薇說：「這些話像無聲的語言一樣，只能感覺得到。這些話是在我腦子裏的另一個地方形成的，不是我平常說話思考的地方。我想這是發生在頭腦和頭蓋骨之間的某一個地方。」當她腦裏什麼也不想的時候，比她專注於某個問題或題目時，更容易說得出那些話來。

她解釋這種過程說：「一個人在講話的時候，腦裏都得先有一個概念。當那個聲音透過我來說話時，我腦中却空無一物。我的嘴唇會動，我會說出字句來，但是我根本不曉得這是如何發生的。」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也是跟平常人的說話不同的。「通常你說過的話，自己總會記得一些。我在昏睡中所說的話自己一點也不記得。我無法重複我說過的話，也講不出大致的內容。」

爲了核對她的話，吳德在相隔幾個月，甚至幾年後，再拿同樣的問題來問她。他所獲得的答案內容總是跟上一次一樣，但是使用的字句不同。

吳德同時解釋，他的實驗經常被外界的干擾打斷，像飛機聲，收音機的聲音，以及門外汽車的噪音等。而吳德認爲這種實驗只有在完全不受干擾的狀態下，才能避免分心，順利進行。這項實驗前後持續了數十年，但是只有心身絕對平靜時，才能收效。在每次實驗開始前，吳德和艾薇面對面坐著，有兩分鐘到五分鐘的時間只是靜靜地寫著字。然後吳德在紙上寫下他的想法或問題，同時對她加以催眠，她一進入昏睡狀態就會知道他沒有說出來的想法。

泰莉卡•亞曼賀德三世的第四位妻子

吳德和休姆花了三年的時間才發現是誰的聲音透過艾薇在說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在連續二十八句埃及語的談話裏，她頭一次提到了她自己的名字。休姆發現在二十八個句子裏，他只有一個字譯不出來：維荑。六個星期後，B太太又說出了另外一個名字：泰莉卡，同時重複了維荑這個名字。六個月後，兩個名字同時再度出現在一次昏睡中的對話。這使得埃及學家們大感困惑，因爲過去這聲音一直自稱爲「諾娜」，埃及語的意思是「無名的人」。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這聲音才完全揭露了自己的身份。她的眞名是泰莉卡。她是在巴比倫出生的，但是來到埃及後就改稱爲維荑。她起初自稱爲諾娜，無名的人，因爲她的名字完全沒有在歷史記載上出現過。

埃及學家知道，一八八六年在亞瑪那發現的板牌上包含有亞曼賀德三世和巴比倫卡達王許曼兩人之間來往的信件。他們也知道埃及法老娶了卡達許曼的妹妹，但是他們却不曉得這位王后的名字。

亞曼賀德三世的第一位妻子是泰結，她也就是亞曼賀德四世，依克那頓的母親。亞瑪那板牌上還列出了法老的另外三個妻子：吉魯奇巴和達都奇巴兩位公主，以及巴比倫王卡達許曼的妹妹，但是她的名字却沒有寫出來。這位女人顯然就是泰莉卡那個聲音。卡達許曼後來在一封信裏提到她。在信中，卡達許曼對亞曼賀德的態度表示十分驚異，怎麼埃及法老已經娶了他妹妹，現在竟然還說想再娶他的女兒。「但是沒有人見過我妹妹，」巴比倫王說，「也沒有人曉得她到底是活著還是死了。你在你妻子們的面前告訴我的使者：『看，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你們的女主！』但是我的使者却認不出是她。那眞的是我妹妹嗎？」

卡達許曼的疑心不是沒有理由的。當巴比倫的使者到達時，泰莉卡很可能眞的已經死了，亞曼賀德爲了補足原來妻子的數目，才想再娶卡達許曼的女兒。泰莉卡是宮裏最受痛恨的人。泰結王后擔心她對亞曼賀德三世的影響力會太大。腐敗的亞曼祭司更害怕她對剛萌芽的亞頓教派所作的贊助會增強新教的勢力。後來亞頓教當然還是由亞曼賀德四世宣佈爲國教。

這位巴比倫籍王后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因爲身爲法老的妻子，她就自然地取得廟堂女祭

司的資格。顯然的，泰莉卡對祭司和法師們的爭權奪利很感不滿，所以就特別欣賞新教的作風。

回憶起她當女祭司的時候，泰莉卡告訴我們許多有趣的歷史細節。談到祭司的影響力，她說：「我知道祭司對人民的巨大管束力完全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礎上。迷信使祭司能够控制民衆，大家都害怕他們。」

一九三五年十月廿六日，透過艾薇・B・泰莉卡證實了我們在這本書裏提出的理論。「大祭司們能够應用傳心術等秘術。他們能够預測自己的未來。他們的那些秘術絕大部份都沒有記載下來，只有最高等的大祭司懂得這些事情。」

在神殿裏，祭司們進行他們秘密儀式的地方，完全是一片沉寂。只有祭司可以進去的內層密室掛滿了厚重的幕帳。祭司的頭髮和眉毛都是剃得光光的。身上除了一條腰布以外，完全是赤裸的。在儀式進行中，由銅樂器和豎琴奏出的天樂造成了一種沉重壓制的氣氛。

泰莉卡同時也掃除了金字塔是以不人道的殘酷代價建造起來的這種傳統說法。她揭露說，埃及的數學家和建築工人能够利用各種的槓桿和滑車系統，把每塊重達數噸的巨石運到高度超過一百公尺的建築物頂上去。他們並不需要複雜的機械，只要把槓桿的平衡和重量計算得很精確就够了。泰莉卡說：「我們埃及的智者所擁有的知識，如果你們能够重新獲得的話，對你們的世界將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泰莉卡說埃及人已經能够從空中取得電力，但是沒有拿來作照明用。他們用的是化學品，效果「近似今天的燭台」。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泰莉卡透過她的靈媒艾薇，說了這段話：

「我眞希望我能告訴你一點我們在這一邊接觸到的高等生命。但這是很難加以描寫的。我們從其他生命學到了許多奇怪的東西，但是跟他們取得聯繫是和跟你們聯繫同樣地困難。然而死人的靈魂要接近任何人，還比你們世上的人容易得多。你們的價值判斷經常是錯的。跟別處比較起來，這世界的發展是落後太多了。跟這些高等的生命相比較，你們的能力和一切生物的發展都還處於很原始的階段。你們現在的生活情況就好像大海裏的一滴露水。甚至連我們也沒有發展到那裏去。你們常常談論我們的能力和智識。我們什麼也够不上，除了一點卑微的技術外，我什麼也不懂。有時候，當我處於你們所謂的沉思狀態時，好像有一縷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藍光射穿了我的身體。由此就得到發展出令人眩目的美、力量，和光明的可能性。我在這裏的生命保護者告訴我，這些是高層意識的光芒，一旦我跟塵世隔絕過久了，我就能升到那兒去。人類的智慧有限，永遠不可能瞭解宇宙無窮盡的奧秘，卻又不能忍受這事實。」

在許多年的實驗中，吳德博士終於從他的靈媒那裏逼出了一件對我們非常重要的歷史事實——泰莉卡是被人謀殺的。亞曼的祭司們因爲這位巴比倫籍的王后不信任他們，感到很擔心，他

們就陰謀要殺害她。

當泰莉卡和她領養的一個女孩子波拉，到尼羅河上乘船時，他們終於找到了機會。祭司所僱用的刺客乘著另外一條船趕上來，把她們的船弄翻。泰莉卡和波拉都淹死了。她們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吳德評論說：「泰莉卡死後，反動派的人把她的名字從所有的文件和記載上都除掉。這種作法似乎是當時的習俗。歷史學家因此就把泰莉卡所產生的影響都歸到泰結的頭上去。」

泰莉卡甚至還給我們一個機會來證實她所說的一切。她有一個親信，一個拉瑪隊長。他揭發了祭司們的陰謀，但是無法為泰莉卡復仇，因為他自己也死在戰場上。他是一位英雄，應該以全副軍禮埋葬。但是祭司們恨他，拒絕給他傳統的墓中祭品，這等於是讓他的喀無法存活，判他永恒的死刑。

但是泰莉卡說，在上埃及一個山邊沙石坍落後，到今天還沒有被發現的拉瑪墓就會出現。他的棺內除了有他的木乃伊外，還會有一捲文件，這是一個書記偷藏進去的。這捲紙草書上就記載著泰莉卡的生和死。

不幸的是，參與這次實驗的人現在都已經死了。艾薇．B死於一九六一年，吳德博士死於一九六三年。但是他們在實驗期間所作的錄音現在仍然還在，可供今天的學者研究。他們總共錄了兩張唱片。

由於他們的第一張唱片在科學界造成了極大的騷動，心靈研究協會的主席那諾．福德博士特別請吳德博士再跟艾薇．B作一次同樣的實驗。這次實驗也同樣加以錄音，同時還有幾位科學家在現場觀察。

吳德很詳細地報告了第二次錄音的情形。福德博士親自來監督實驗的進行。時間是上午十點，地點是在一間書房裏，一具麥克風就放在一張長桌上。兩個技術員把他們的錄音器材架設在隔壁的房間裏。艾薇．B和吳德坐定後，吳德要求給他們一本拍紙簿，以備萬一艾薇在實驗進行中想寫字。他沒有作出任何像是招魂的動作或者催眠的表情來。他們進行的情況就像是在作深思一般。突然吳德博士彎身對著麥克風說：「好了。」

這就是要技術員開始錄音的信號。吳德博士描寫了隨著發生的事：

「一會兒後，『羅絲瑪莉』深深嘆了一口氣——她的嘆氣聲可以很清楚地從唱片上聽出來——異語術於是就在緩慢，破碎的句子裏開始了。我把所有的句子都按次序編號，連停頓的地方也包括在內。有些地方，單獨一個句子的意義是可以瞭解的，其他的地方，有時一段碎句要跟後面的句子連起來才有意義。」

吳德博士的筆記

為了讓讀者瞭解錄製和翻譯艾薇的古埃及語過程有多煩雜，下面引用了一段吳德博士的筆記，這是他從第二張唱片上抄錄下來的。文中所提到的批評家顯然是指牛津大學的埃及學家甘恩教授，他一直堅持艾薇在昏睡中所發出的聲音跟失傳的古埃及語言根本無關。（當然他也無法提出任何證據來支持他的主張。）以下就是唱片的第一面：

一一三五　我們來錄…

一一三六　…這語言。這是證明…

一一三七　…為了滿足聽覺。這可看出…

一一三八　…證實…

一一三九　…其中確有信息。…

一一四〇　…相信…

一一四一　…以前有人也作過…

一一四二　…從一個金屬物（唱機）…

一一四三　…來使困難的事。…

一一四四　…變得簡單…

一一四五　…把說過的話帶到耳裏。…

一一四六　…以前沒有成功。…

一一四七　…是這樣的。…

一一四八　…是這樣的，我們說。…

一一四九　…力量使其變為可能…

一一五〇　…確實的，這已經失落了！…

一一五一　…幫我！…

一一五二　…完成這句子！…

一一五三　…神靈世界裏的…

一一五四　…因為…

一一五五　…他們獲得耳朵所缺少的…

一一五六　…使我能夠…

一一五七　…改進那個。…

二一五八　……你懂以後，我們就來……

二一五九　……告訴你我們的失望。……

二一六〇　……你懂以後……

二一六一　……這個不幸必須除掉。我這樣……

二一六二　……宣告。……

二一六三　……現在想想……

二一六四　……贊同並認可

二一六五　……贊同以前所寫的……

二一六六　……這次……

二一六七　……這一切是爲了……

二一六八　……消除抗拒……

二一六九　……看清楚！……

二一七〇　……清楚！……

二一七一　……幫我！……

二一七二　……作個有效的宣告。……

二一七三　……忘却你聽到的……

二一七四　……就此結束。……

二一七五　……把手給我！……

二一七六　……看他的評判……

二一七七　……他們該消除……

二一七八　……弱點和防止……

二一七十　……那繼續下去……

二一八〇　……解釋。……

二一八一　……讓他聽到……

二一八二　……告訴他發生的事。

吳德博士和休姆博士是率先開拓了新境界的人，今天這種實驗已經比較常見了。確實的，整個心靈研究的範圍已經擴大很多，不但參與的人增多，而且其可靠性也逐漸被科學界所認定了。

在一九三〇年代，像吳德博士這類的工作，科學界不是根本不能接受，就是完全不加重視。今天，由於異語術這類的題目受到尊重和注意，另外一個艾薇．B出現的機會也就加大了。從這機會裏，我們或許可以獲得更多的答案。

第十章　死神的毒翼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開羅大學的一位生物學家和醫生耶哲丁・塔哈博士，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即使在埃及，這也是科學家們很少作的事。但是這位生物學家準備宣佈一項驚人的研究成果。他說他已經找到了法老的詛咒形成的原因，或者至少是原因之一。

在連續一段很長的時間裏，他檢查了許多考古學家和博物館的職員，發現不少人身上都有一種造成呼吸系統發燒和發炎的菌。考古學家很久以來就注意到一種稱爲「哥普特痒」的病徵，（哥普特是血統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埃及人）這種病會引起皮膚發疹和呼吸困難，但在此以前，這種病徵沒有人特別去注意過。這種病徵只出現在跟埃及紙草書接觸頻繁的人身上。

在開羅大學的微生物研究所裏，塔哈證實了一系列危險病原體的存在，其中包括了學名稱爲Aspergillus niger的一種菌。塔哈相信這種菌的生命力非常之强，確實能够在木乃伊身上或者

墓穴和金字塔裏繼續生存三、四千年。

「這項發現，」塔哈博士宣佈說，「一了百了地掃除了說進入古墓的探險家會死於某種詛咒的迷信。他們其實是死於工作中所遭遇的病原體。有些人也許還相信法老的詛咒是來自超自然的力量，但那已經是屬於神話的範圍了，抗生素就可以解除法老的詛咒了。」他說。

塔哈特別强調，他在電子顯微鏡下所作的發現，並不能完全解開這個詛咒的謎。他也承認，病毒的感染可能不是這麼多科學家死亡的唯一理由。不過他的發現也確實指出了埃及科學知識領域的廣大和深邃。

耶哲丁·塔哈博士的研究如果能夠繼續下去的話，必定可以得到輝煌的成就。不幸的是，他在舉行過招待會後不久，自己就死於他以爲已經解開了的詛咒。

事情是發生在蘇伊士和開羅之間的沙漠道路上，這條路就像一條黑色的柏油帶子，筆直地穿越一片荒涼的黃褐色大地。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少，當兩部車相遇時，駕駛員都會互相揮手招呼。塔哈博士和他的助手正開車前往蘇伊士。在距離開羅大約七十公里的地方，塔哈的車子突然的在筆直的大路上一下子歪進了左邊的車道，正好跟對面來的一部車迎頭撞上。塔哈和兩名助手都立卽死亡，另外一部車裏的人都受了重傷。塔哈的屍體在解剖後，發現他是突然發生了循環系統崩潰的現象。塔哈博士在進行實驗期間，是一直持續地服用抗生素的。那麼是不是他提出的理論完全錯了呢？

危險的蝙蝠

如果從科學的觀點來探討這種詛咒，病菌的感染到底還是一種很合理的解釋。許多科學家都朝這方向努力過。

一九五六年的十月時，南非地理學家約翰·懷爾博士爬入了羅德西亞山區裏的地下巖穴。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正暴露於致命的危險中。他的目的是要研究蝙蝠糞的實用價值，蝙蝠糞跟海鳥糞非常相似。也許那裏邊堆存的無數噸蝙蝠糞可以拿來當肥料。

在一個位於水平線下一百五十公尺的穴洞裏，懷爾博士看到了一個奇景。那個巖洞黑色的洞頂突然化成一羣數以萬計的蝙蝠，飛滿了整個洞穴——原來那些蝙蝠原先都密密麻麻地倒掛在上面，懷爾只好趕快跑出來。

幾天後他就發起高燒，消化不良，筋肉酸痛。醫生的診斷最初認爲他是患了肺炎和肋膜炎。但是根據這項診斷所作的治療毫無效果。懷爾隨卽被送入伊莎沙白港的周佛烈醫院。

周佛烈醫院的院長狄恩博士，在檢查過病人後，記起了不久前美國的醫生在到過秘魯的印加洞穴探險的人身上所發現的一種疾病。懷爾的病情已經十分危急，狄恩立刻把他的血液樣本送到

美國去檢查。美國方面的答覆證實了他的診斷：懷爾所患的是同一種的疾病——組織漿菌病，造成原因是受了長在蝙蝠糞及其他腐敗物質裏的傳染性毒菌所感染。

抗生素救了懷爾的命。但是狄恩博士開始在想，跟法老的墳墓有關的那些離奇死亡，會不會有一部份也是由這種疾病所造成的？

毒蟲

歐洲的醫學界在研究這病例的時候，有幾位醫學歷史家記起了一種出現得同樣離奇的疾病，發生在建造瑞士聖栒哈隧道的工人身上。另外在比利時和法國也發現過這種病，他們稱之爲「礦工貧血症」。隧道工人和礦工的病徵都是一樣的：眩暈和貧血。有一度，因爲病倒的工人太多，隧道工程的進展幾乎停頓，而且瑞士的醫院無法收容那麼多病人，只好把他們送到德國去治療。

首先找出病因的是一位瑞士醫生，他在一個病人的排泄物裏發現了鈎蟲的卵。接着，其他工人的糞便裏也發現了蟯蟲。普遍地檢查了德國萊茵河——威斯發利亞和亞全地區的工人後，發現患有貧血症的工人所佔比率非常大。

鈎蟲的頭邊有兩條毒腺，能分泌一種毒質。毒質經過腸內的血管進入人體的循環系統後，能夠溶化血色素，破壞紅血球。這些寄生蟲也可能就是法老的詛咒。然而，這也不能解釋爲什麼考古學家會死掉那麼多，因爲鈎蟲的毒質雖然能引起極度的倦怠，却從來還沒有人因此死掉過。

有可能性的毒藥

當然，考古學家們長期停留在地下時，很有可能遭受寄生蟲的侵襲。但是如果我們認爲法老的詛咒是特別設計來保護那些皇陵的，那麼他們應該不會採用這種純靠運氣的方法。使用毒藥，效果要可靠多了。

毒藥的歷史跟人類的歷史一樣悠久。埃及第一位法老孟尼斯，在西元前三〇〇〇年就開始種植各種毒草，並記載其效用。可惜的是，這些有毒的植物至今都沒有依照植物學分類過。不過我們知道後來鴉片、毒蘿蔔、黑莨菪、砒素、附子都被用上了。（止痛劑「亞空奈」就是由附子提煉出來的，只要五毫克就可以致命。）甚至氰酸在當時也就有了——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人就用這個來處決犯人，而本世紀的美國人也是一樣。蘇格拉底所喝下的就是毒蘿蔔汁。希臘神話裏的美底亞用番紅花來毒死她的情敵。小亞細亞的統治者米思里戴提斯，因爲害怕被人毒害，就每天吞下少量的毒藥來培養身體的抗毒性。

克莉奧派屈拉是配製毒藥的能手。她製造「女巫的藥湯」，根據的是古傳統，其中對毒藥的效用有詳盡的描述。她經常用奴隸來試驗她的毒藥，連馬克・安東尼對她這項「技能」也感到懼

怕；他只在有試食官陪伴時，才敢跟她同桌進食，對性格高傲的克莉奧派屈拉來說，這簡直是侮辱。羅馬歷史學家普利尼在他的「歷史」裏記載說，克莉奧派屈拉用一場戲劇化的表演消除了她愛人對她的不信任。她從頭上的花圈裏拔下一朵花，投入安東尼的酒杯，叫他喝下這杯酒來表示他的愛。這杯酒是已經由試食官嚐過的，安東尼認爲她這只是一種誘惑的舉動，就把杯子端到唇上。但是克莉奧派屈拉却飛快地把杯子搶下來，叫一個牢裏提出來的死囚過來，把酒拿給他喝。那死囚一飲而盡——然後就倒下死掉了。

「我的花是有毒的，」克莉奧派屈拉說，「我只是要你知道，我要是想害死你的話，你的試食官也救不了你。」

希臘的醫師和藥物學家戴奧斯柯立德在西元第一世紀時研究過埃及文化。他在「毒藥誌」裏結論說：「要預防中毒是非常困難的，秘密地運用毒藥的人能作得使最有經驗的人也會上當。」

我們對古埃及人如何配製毒藥知道這麼少是有原因的：毒藥學是祭司和法師的秘術之一，只有極少數的人學得到。

魔園裏的藥草

在埃及以外的地方，配製毒藥的技術則傳佈得比較普遍。在黑海的東南岸有一個柯契司王國，這裏是美底亞的故鄉，也是以傑遜爲首的希臘英雄前往尋求金羊毛的地方。在傳說裏，柯契司的國王建造了一座魔園，周圍環繞着一道九呎高的牆，有三重的銅門保護着。在這個花園裏，有毒的藥草和解毒的藥草和平地在一起。柯契司的毒藥一直到羅馬時代還是很有名的。在賀拉西的詩裏，他對配製毒藥的卡尼底亞這樣說：

你，柯契司毒藥的工作場，
一直折磨着我，
直到我，燒成飛灰，
變為狂風的玩物。

馬克·安東尼在西元前三十八年被巴喜亞人擊敗後，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他的部屬在穿越中東的撤退途中紛紛死於藥物中毒；那些士氣低落的士兵發現一種痲醉性的藥草，吃下後能讓他們暫時忘掉眼前的苦惱，但是不可避免地遲早會中毒而死。現代毒物學家認爲這大概是一種龍葵科的植物。

羅馬人在西元前第二世紀征服了沙丁尼亞和科西加時，他們在島上發現了一種迦太基人帶來

的毒藥。三百年後，戴奧斯柯立德也談到了這「沙丁尼亞藥草」；這種藥草能够使人神志不清，嘴唇痙攣扭曲成古怪的笑容，因此後來人就把譏嘲的冷笑形容爲「沙丁尼亞式的笑」。

羅馬的皇帝都曉得埃及人在毒物學方面的成就，他們所使用的毒藥大部份來自尼羅河沿岸。羅馬皇帝卡力古拉、克羅迪奧士、尼羅、卡拉卡拉據說都擁有大量的毒藥，卡拉卡拉甚至還僱用了一個法師專門替他配製毒藥。

卽使到今天，非洲人在配製毒藥方面的技術也還沒有人趕得上，傳說中的潘特地方的人對此尤其擅長。亞柯侃息拉是一種盛長於東非的植物，從這種植物提取出來的毒素能够使心肌痲痺。爪哇和非洲都有的烏巴斯樹的樹汁也有同樣的效果。這種樹的樹皮一刺穿，就有一種毒性很烈的乳汁流出來，很快地就結晶。毒物學家把這個取名爲「安底亞寧」。在實驗室裏，〇·〇〇〇〇九公克的安底亞寧就能殺死一隻青蛙。

一八五九年，英國探險家大衞·李文斯頓（一八一三—一八七三）在維多利亞瀑布上發現了一種有毒的爬蔓。當地的土著由這種蔓草中提取出一種他們叫作「昆別」的物質，塗在箭頭上可以殺死敵人。

李文斯頓同時注意到，他們在處理種子的汁液時十分地小心。他提醒他的植物學家約翰·寇克特別注意這點，寇克認出了這種植物叫纏結花。李文斯頓說這種毒劑能够在十二小時內殺死一頭大象。

伯恩特·卡哥代克在「毒藥，女巫的藥湯，和愛情靈藥」一書中說，奈及利亞的土著一直到一八八五年還在使用這種毒藥——當時是用來對付英國國家非洲公司的代表。這公司的兩名職員去向一個首長控告有人偷了他們當地一家工廠裏的火藥。在激烈的爭執中，一根箭刺傷了一個英國人。隨後這兩個人總算在箭雨中逃回了他們河裏的船。被箭刺傷的那個英國人就死在船上。他的同事幾個星期後死於極度的痛苦中，他並沒有被射中，只是被一根毒箭刮破了一點皮而已。卡哥代克解釋說：

纏結花中毒的病徵在開始的時候是反胃和嘔吐，接着心臟的脈動系統就發生障礙。通常，在病情不太嚴重時，心臟會出現額外的收縮：在每一次心跳後，會再來一次增加的，相當長時間的收縮。有時候心跳會完全阻滯，使心跳的次數降到將近一半。不過這種病徵一般都在五至十天後就會消失。但是在病情嚴重時，心臟的亂縮可以導致死亡。身體失去平衡，幻覺，思路混亂都是常見的連帶徵狀。

舊約聖經裏的民數記（第五章十八節起）講到一種由古埃及傳下來的習俗。如果一個女人被控與人通姦，又不肯認罪，就會被帶到神殿裏去，强迫喝下一種「妒忌水」，有的喝過後沒有怎樣。但是有許多人就因此死了。在這種神裁法裏，那碗毒水就變成了測謊器——同時兼任判官和

劊子手。

非洲的土著今天仍然繼續在配製藥性極其强烈的毒劑，他們所用的配方有的是在古埃及時候就有的。毒物學家路易．勒文在他所著的「歷史上的毒藥」裏談到一種能誘發痙攣的毒藥——由大戟樹汁，蛇的毒液，和有毒的喜曼蘇斯球根混合製成。這種毒劑的初期徵狀是精神錯亂，接着脊柱、頭腦，和呼吸中心就全部痲痺。勒文教授說：

這種土著的毒劑其耐久性眞是驚人。我檢查李契敦斯丹九十年前由南非帶回來的毒箭，發現上面的毒劑毒性跟新塗上時一樣强烈，而這些毒箭並沒有受到刻意的照顧，一直隨意存放在柏林幾個博物舘不同的環境狀態中。我甚至藉此達到了心理上的「境界」。我最近從那球根中提煉出一種鹼，這種鹼也能造成同樣的病徵：震顫，肌肉痙攣，以及極度的呼吸困難。

古埃及人對毒藥知道得很多，他們的祭司和醫生更充分地利用他們的「法力」。北非和印度蝎子所噴出的毒液能致人死命，中了蝎毒的徵狀包括肌肉痙攣和痲痺，脈膊衰弱，以及呼吸困難。埃及人早就知道這個。以醫學爲主題的莱伯紙草書裏就警告人當心被蝎子咬了，同時推薦用蜂蜜和河馬糞來治療。

蝎子以外，有些蛇和蜘蛛也有毒腺，能分泌致命的毒素。比如說，拉思羅迪特種蜘蛛的毒素能够痲痺中樞神經系統，使血液凝結。

蛇和昆蟲的毒素跟植物的毒素成份很接近。巴黎的毒物學家馬丁尼博士提出報告說，毒腺的萎縮和毒液的乾涸並不影響毒劑的毒性。甚至連劇烈的溫度變化也不會減低眼鏡蛇毒液的效力；在攝氏一百度的高溫下暴露了十五分鐘後，蛇毒的功效絲毫未減。不過蛋白基的蛇毒就沒有這麼强的抗力，大概到七十五至八十度時就會失效，有些昆蟲的毒素也是一樣。紫外線也能消滅昆蟲的毒素，但是法老的墳墓紫外線照不進去，因此就成了儲藏這類毒藥，並保持其毒性的理想處所了。

現代藥物學使用了許多蛇和昆蟲的毒素來作醫療用。所以小量的毒藥是可以培養免疫力的。霍華．卡特半輩子的光陰都逗留在法老們的墓裏，結果也並沒有死於法老的詛咒下。在那些年中，他身上一定養成了充分的抵抗力，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去逝時，年已六十六歲。不過他也不能完全免除中毒的痛苦，他停留在帝王谷的期間，經常在抱怨頭痛，腦中產生幻覺，血液突然上沖，以及使他幾乎痲痺的眩暈虛弱。馬丁尼等毒物學家認爲這都是中了動物毒的徵象。

蟾蜍又醜又討人厭，可是却被古埃及人尊爲聖獸。古代埃及人是很重視美感的，這種作法似乎有點奇怪。一九五〇年代，一位瑞士藥物學家，巴爾大學的庫諾．邁爾教授，分析了蟾蜍耳上的瘤所製造的毒素，才發現蟾蜍的毒腺能分泌十二種不同的毒素，化學成份近似指頂花。雖然在化學構造的細部上有重要的不同處，但是蟾蜍毒的效用跟由指頂花提煉出的强心劑洋地黃完全一

樣。難怪埃及人會尊崇蟾蜍。

愛情甲蟲，和有毒的仙人掌

由乾燥的甲蟲製成的「西班牙蒼蠅」，在古代就被認爲是一種毒藥。這種甲蟲屬於斑蝥科，身子大約有半吋長，能製造一種塗上皮膚就起作用的毒素。乾燥的西班牙蒼蠅仍然保有將近五成的毒性。人的皮膚一塗上西班牙蒼蠅粉末就會起水泡，粘液膜一觸到就會燒熱痛苦不堪。這種粉末如果進入人體，就會引起肌肉痙攣和心理失常——所以不可能作爲春藥。從前有人用西班牙蒼蠅粉末製成藥丸，據說可以增强性慾，事實只不過是增加了死亡率，過量的西班牙蒼蠅可以導致循環系統的痲痺。

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曉得有些植物可以造成同樣的反應。有一種矮小，無刺的仙人掌叫派尤提，就是「給予幻覺者」的意思。派尤提含有一種甜味植物鹼叫梅斯卡林，能在人腦中造成幻覺。有一種印第安人的神教就稱爲派尤提教。派尤提教的慶典儀式中包括了「派尤提餐」，讓人在神志恍惚的狀態中跟「偉大的創造神靈」交通。

許多自然毒劑的危險性都常被低估，因爲我們常常聽說藥物學家和毒物學家研究這些東西獲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一九七二年夏天，一種用深紅和黑色印第安甘草豆以及珊瑚樹鮮紅的果子所做成的非洲項鍊在德國出售時，巴伐利亞的刑事法庭提出警告說：「流汗的人就有中毒死亡的危險。」

印弟安甘草豆含有毒性蛋白質亞布林，而珊瑚樹的果子所含的毒素則近似印弟安人由蕃木鼈植物提取出的箭毒，被這種毒箭射傷會全身癱瘓。由於這些毒素能被汗水吸收，流汗的考古學家也可能受感染。

因此考古學家並不一定要服下毒藥才會中毒。有些毒藥擦過皮膚或穿透皮膚就會產生作用。手工藝品上和牆上的漆裏往往就含有附子素、砒素、毒蘿蔔素這一類烈性的毒藥，在乾燥後毒性分毫未減。此外，法老墳墓裏的空氣中一定佈滿了毒素。將毒藥氣化的方式在中世紀很流行，用來清除「不受歡迎」的人物。把蠟燭心先在砒霜裏浸透是最簡單的方法之一。這種蠟燭一點火，就會發出一股致命的毒氣；據說教皇克里門三世在一五三四年就是死於這種毒蠟燭，而奧國皇帝李奧波在一七〇五年也是死於同一原因。在法老王密閉的墓室裏，這種毒氣幾乎永遠不會散失。當工人在封閉入口的時候，墓室裏是不是正燒着毒蠟燭呢？

古埃及人所種植的植物種類不多，但是墓穴的壁畫上却出現了一些令人驚異不解的草木。明和亞曼在畫上出現時，身邊時常伴隨一棵學者們認爲是絲柏的小樹——他們的看法也許不太對，因爲整個底比斯也找不出一棵絲柏來。

亞曼的聖樹到底是什麼，可以從在卡納克、梅狄涅哈布、跟葉夫發現的圖畫和經典上找出一些指示來。在那些畫上和經文上，法老獻給了亞曼一杯萵苣汁。植物學家說，萵苣是尼羅河三角洲所種植的草木蔬菜中唯一能分泌乳汁的。這種萵苣現在在上埃及還可以看到，葉子跟我們今天食用的萵苣很相似。不同的是，這種萵苣的葉子並不是環繞一根心來長，而是沿着一根莖長，莖的長度有時會超過一公尺。

從莖裏擠出來的乳汁在當時是豐饒多產的象徵。到了今天，也還有人以為多吃萵苣可以多生子女。

古埃及的抗生素

希臘歷史家希羅多特斯和醫藥紙草書都提到一些「神妙的植物」，經過植物學家的分析，原來就是洋葱、大蒜、和萊菔。這些東西固然有益健康，但是通常並沒有明顯的藥效。埃及人加諸這些植物的醫療效果是否完全出於想像呢？

不見得。到吉薩建造金字塔的數十萬工人分到了洋葱、萊菔、和韮菜吃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集合運用數目如此龐大的工人所遭遇的主要困難不在於技術，而在於衛生問題。傳染病一旦發生，就會以驚人的速度傳播開來，在極短的時間內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在建造庫夫金字塔的期間，據說死了一八五、〇〇〇人。

為了避免傳染病發生，金字塔建築工人都分到了抗生素吃——這些抗生素都包含在韮菜、洋葱、和萊菔裏。赫爾穆．波雪在他發表的一篇報告「靈丹」裏說，在一九四七年兩位科學家由萊菔種子提取出一種水溶性的物質叫拉發寧，能够對抗在葛蘭姆試驗中產生正反應和負反應的細菌。一年後，兩位瑞士科學家證實了拉發寧治療鏈球菌、葡萄球菌、桿菌等引起的病症都很有效果。萊菔汁、韮菜、和洋葱也具有類似的性質。

殷賀德對抗細菌

古代的埃及人當然不曉得「細菌」是什麼，他們也沒有給細菌取別的名字。但是他們瞭解細菌的生理效果。今天我們知道葡萄球菌能分泌膿汁，感染皮膚、腎臟，和骨骸，而鏈球菌則引發白喉、敗血症，和猩紅熱。這些疾病在古埃及都靠自然的藥物來治療。我們相信，在古帝國時，藥物學和毒物學就有了輝煌的發展——而對這項發展貢獻最大的則是殷賀德，前面提到的周瑟王的屬臣。

殷賀德受的是蘇美人的教育，他在藥物方面的知識豐富到使埃及人相信他會法術的地步，所以他在活着的時候就受了塗油禮，被尊為神。殷賀德的妻子，阿波琵患了沙眼，這種傳染性的結

膜炎在埃及乾燥的氣候裏很容易感染，直到今天患者還是很多；沙眼在嚴重時能導致失明。爲了治療他妻子的沙眼，殷賀德想盡了辦法；在治療的過程中，他試驗了許多非常奇特的構想。舉個例說，他曾經把一隻蜈蚣的頭和翅膀切掉，在油裏炸過，然後把這隻蜈蚣切成兩半，放在他妻子的眼睛上。這種方法並沒有見效。他拼命地繼續實驗，終於發展出一種用青石作成的藥膏。他把這藥膏放在他妻子的化粧盤上，然後塗在她的眼睛上。這次終於有了效果：他的殺菌藥膏使沙眼開始化膿，膿腫破裂後，阿波琵終於重見光明。

對第三王朝的人來說，這的確是件奇蹟。患上沙眼通常都要失明的，而殷賀德現在居然有辦法治療。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他一定是個神。但是殷賀德瞭解了別人都沒有想到的一點：他知道有一種「小蟲」的存在，這種蟲小得肉眼無法看見——就是能引起各種疾病的病菌和細菌。他的構想到四千年後才發展成一門科學——細菌學。直到顯微鏡發明了以後，人類才認識了細菌和病毒，並設法對抗。

防範盜墓者的措施

在所有的毒素中，埃及人最害怕的是「屍毒」——人體在腐爛時所放出的毒素。有的紙草書上說埃及醫生知道什麼藥物能夠「趕出屍毒」——通常是油或蜜，或者年輕女子、猫、驢，跟豬的糞。這種藥物並非毫無效果，每種生物體都能產生抗體，來抵抗每天所吸收的小量毒質。但是這些藥物能否消除「心弛」就有問題了，蛋白質腐化所造成的屍毒是可以致命的。

這就引起了毒藥能否經過數百，甚至數千年仍然保持藥效和毒性的問題了。無疑的，一般的毒素在空氣和日光的不斷衝擊下會逐漸失去毒性。但是烈性的毒素在幾個世紀後毒性仍然不減——如果是儲藏在密閉的空間裏，毒性就更可以持久了。

法老的石墳和金字塔是細菌滋生的理想場所。微生物的呼吸機構各不相同，有的跟人一樣，要有氧氣才能生存，但有的則有沒有氧氣都無所謂。

多數的細菌靠動物質和植物質維生：如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皇族的木乃伊大都燒得焦黑，這是細菌分解過程中產生的現象。裹在木乃伊身上的脂肪、油、松脂在分解時會存在熱量，燒焦屍體。考古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想不通，爲什麼木乃伊是黑的，答案就是細菌。

細菌能生存多久？細菌致人死命的特性能維持幾千年嗎？法老王的詛咒是否就是感染了皇陵內幾千年前佈下的生化傳染病呢？

化學家和細菌學家相信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某些種類的細菌在適當的環境情況下，生存幾百年毫無問題。另外有些細菌是在死後才變得十分危險，這種死菌分泌的毒素能引起各種疾病——尤其是腦膜炎。還有一些活菌也會分泌毒素，引起白喉之類的病症。

這些毒素都是「作戰物資」，跟現代軍事工業所研究製造的非常相似。東方和西方各國國防部裏的防彈保險箱內都藏有生物和化學戰的計劃。雖然大多數國家都簽署過一八九九年的海牙協定和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條約，同意在戰時不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私底下却個個都在暗作準備，這眞是一件可怕的事。

美國陸軍的化學部隊有一個研究和發展部。英國也有一個生物戰的研究機構。蘇俄和法國也都在研究化學和生物武器，表面上都說是爲了獲得嚇阻作用。人類經過了七千年的進展後，聰明的人記起了一件在混亂的科技軍備競賽被人遺忘了的事：數十世紀以來，死於瘟疫和疾病的人要比在戰場上戰死的人多得多。

神經毒氣、壞血毒氣，和窒息毒氣不但製造費用低廉，而且跟石器時代的武器一樣容易儲藏。可是這些毒氣的效果却比原子彈更可怕。生化武器使一切都變爲可能；可以進行「人道戰」，一次只殺死一個敵人，也可以破壞遺傳因子，消滅所有人類。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議中放映了一部影片，顯示了部隊受到化學物質影響時會有什樣的舉動：在演習途中的士兵突然拋掉武器，躺到地上呼呼入睡，另外有些士兵則毫無目標地兜着圈子亂跑——這種進行戰爭的方法，幾乎像個笑話。不過，在這種戰爭裏，笑話與死亡之間的分界可能塞不進一粒原子。

古代的埃及人也曉得一種神經毒氣。在古時，埃及是世界的穀倉。麥角，幾千年來一直神秘不可解的一種生長在穀物上的毒菌，不斷地在傳佈着「冷火」之類的疾病。冷火症的徵候開始是手指發痒刺痛，接着身體表面會麻木，肌肉痙攣，癱瘓，精神失常。

雖然麥角引發了無數次的瘟疫，造成了千萬人的死亡——最後兩次在一八二八—二九和一八五五—五六年分別發生於荷蘭和德國——科學到了二十世紀才總算有辦法對付。經過化學分析，麥角裏可以提取出許多種的生物鹼，不過在麥角裏發現的最重要元素則是：麥角胺（一種複縮氨酸）、膽素（一種維他命B的複合體）、和醋膽素。

醋膽素是人體指揮系統順利工作的基石。比如說：腦中有一個意念要轉化爲肌肉動作。這個意念要先轉變爲電能，經過神經纖維，傳達到神經末梢。神經末梢上存在微量的醋膽素，接到了頭腦發出的信號後，就流入某些肌肉細胞的「運動管制站」，完成命令的動作。

頭腦所命令的動作一旦完成，醋膽素的任務就達到了。爲了使神經和肌肉能够立刻再接受下一個命令，用過的醋膽素必須立卽清除掉。有一種酵素能把醋膽素分解爲膽素和醋酸，讓血液吸收掉。

這個指揮系統如果受到化學物質的干擾，結果如何是可以想像的。如果醋膽素沒有清除掉，原先下達給肌肉的命令會被一再地重複，造成肌肉痙攣。有些毒素能够阻塞肌肉的運動管制站，

使醋膽素無法進入。這種情況一旦發生，不管頭腦怎樣地發令，肌肉根本不會有反應，最後連指揮心肺活動的無意識神經系統也會完全停頓。

很有可能法老的墓裏有毒菌保護著。想去盜墓的人如果知道他一進入墓內，可能就會吸到守墓惡魔致命的氣息，他就只好死心了。圖坦哈曼墳內的詛咒牌是怎麼說的？「騷擾法老安息的人，必將喪生在死神的翼下。」

意識的破壞

這類毒劑的藥性到底有多强？要吞下整匙的藥粉或藥水才會起作用呢，還是能够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人體？

一九五三年在英國國防部化學和細菌戰研究所發生的一件離奇意外，跟埃及學家們所遭遇的不幸事件有許多幾乎完全相同的地方。皇家空軍中尉威廉．柯凱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派到該所的。一天晚上，柯凱和一位化學家到實驗室去檢查一個電熱箱。箱內有一隻裝着液體的瓶子，瓶蓋蓋着。那個化學家拿起瓶子，說：「這是神經毒氣。只要一點點就能在幾秒鐘內殺死一個人。」

柯凱伸手想把瓶子拿過來，仔細看看這危險的毒劑。他的手還沒有觸到瓶子，整個人就倒在地上，失去知覺了。他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醫院裏，看見毒氣瓶以後的事完全不記得了。

在十六年當中，柯凱一直在要求英國政府承認他有接受賠償的權利。他原本是一個充滿生氣，個性開朗的人，現在却患上了强烈的週期性憂鬱症。他三度企圖自殺。一位心理醫師，克雷爾．威克博士，以專家的身份證明柯凱在發生意外之前，從來沒有顯示過憂鬱的徵象。最後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國防部承認柯凱「受到了輕度神經毒氣傷害」。

要記得，許多埃及學家都患有深度的憂鬱症。我們已經知道霍華．卡特經常都是意氣十分消沉。有好幾次，他甚至放棄了考古工作，後來才又再回來。卡特的秘書理查．伯昔爾的父親，威士伯理爵士，時常陪伴他兒子去埃及，後來在憂鬱中跳樓自殺。五年後，他的遺孀也自殺了。參加過挖掘圖坦哈曼墳墓的伊佛林．懷特博士是卡特的好友，他的神經憂鬱症更是强烈，一直到病得十分嚴重時還不肯接受醫生的診療。他對每個醫生都說：「別費神了。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一九五九年初，上埃及古物部的首席督查，查卡利亞．哥內姆也自殺了——他已經好幾年精神都十分沮喪了。以上只是幾個比較著名的例子而已。

氯氣、苦味酸，或光氣等烈性毒劑的煙氣只要濃度够高，人吸入後都會死。這類毒劑製成武器時，由於持久性特別高，卽使在和平時期也會發生問題；毒劑容器腐蝕和破壞的速度比毒劑失效的速度快得多。

水銀是古埃及最秘密的毒藥。古王國時有沒有水銀已經無法確定，但是文件上指示出，在西

元前十五世紀時就有人在使用了。毒性劇烈的水銀是由紅褐色的朱砂石或硫化汞中提煉出來的，許久以來就是煉金術士最感興趣的元素。水銀因爲在很低的溫度下也會蒸發，所以特別危險。水銀氣能够傷害神經系統。水銀氣跟砷氣一樣地毒，但是却沒有氣味，所以比砒氣更可怕。

毒氣室內

氰酸氣雖然不是完全沒有氣味，但却是看不見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二日上午十點，第六六一六五六號犯人死在舊金山附近的聖昆丁監獄裏。他行刑的日期定了九次，延期了八次。他名叫卡瑞爾・蔡司曼，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五日因多重搶刼和强姦罪，被判死刑。判刑後十二年，他才終於被綁到死刑室裏一張沉重，全是尖角，用鋼鐵和木頭做成的椅子上。橢圓形的入口接着就封閉起來。警衞拉動一個開關，由死刑椅下的一個盒子裏滾出幾粒藥丸，掉入一碗硫酸裏。那些藥丸就是氰化物，遇到硫酸就會起化學反應，放出氰酸氣來。蔡司曼在三十秒後就失去知覺，三分鐘內就死了。

氰酸是一種無色的液體，沸點是攝氏廿六度。致死原因是由於體內窒息——肺部無法吸收新的氧氣。只要六十毫克的氰酸，或每公升的空氣中含有〇・三毫克，就可以殺死一個成年人。

古埃及人由桃核裏提出這種毒劑。我們一般認爲包裹木乃伊的布都在氰酸和揮發油的混合物裏浸過，這也解釋了爲什麼皇族的木乃伊大多會腐壞。另外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們的墓室都是密閉不透氣的。這在建築上就產生一個很困惑的問題，因爲根據埃及的神敎，墓內是應該留有開口的，好讓死者的喀可以自由來去。機靈的埃及人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們在墓內裝設畫在牆上，或者用石頭做的假門。可是墓室爲什麼要造得密閉不透氣呢？是不是因爲埃及人知道苦杏油中含有百分之二至四的氰酸，而氰酸接觸到氧氣會逐漸蒸發呢？

另外還有第三件證據，也顯示了毒氣曾被用來保護木乃伊，免得受到盜竊。幾乎每一座遭受過盜墓賊洗刼過的墳墓——圖坦哈曼的墓也沒有例外——他們都鑽了一個手臂粗細的洞。這個洞太小，想從洞中勾出任何寶物是不可能的。顯然這洞的作用是要讓墓內的毒氣滲出來。那些盜墓的人一定是發現他們的同伴有的在進入室內毒氣未經空氣中和的墓室後，都死得很慘。

一九五〇年代的初期，美國發展出了一種神經毒氣，使用的公式是戰後在德國有關毒氣戰的秘密文件中找到的。其後的十年間，有一〇〇、〇〇〇枚火箭都裝上了毒氣彈頭。然後，在一九六九年，一件震撼了全世界人心的事件發生了：儲存在猶他州一處彈藥庫裏的幾千枚彈頭開始洩出毒氣。附近有五千頭羊正在吃草。在幾分鐘內，所有的羊全死光了。有二十四個人吸入毒氣，情況嚴重。

爲了避免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軍方把儲存在阿拉巴馬州安尼斯頓市和肯塔基州李奇蒙市陸

軍彈藥庫裏約一二、五四〇枚彈頭裝入四一八個鋼骨水泥箱中，每隻箱子重達五噸，準備拋入海裏。這項計劃引起了政治家和科學家猛烈的評擊。軍方只好放棄原計劃，另外再想辦法。最荒唐的是，化學到那時已經找到了中和神經毒氣的方法——但是現在却沒人有辦法把彈頭從鋼骨水泥箱中安全地取出來。事情既然如此，這些「箱中毒氣」最後還是不顧一切反對，丟入了海中。

賀倫黑怕的是什麽?

行伍出身的法老賀倫黑奪得王位後也面臨了一個同樣的困擾——他把他前任所留下的痕跡都消除淨盡，但是却保留了他的墓。雖然墓內滿是金子，賀倫黑却沒有去動。爲什麽?是因爲怕冒犯神靈嗎?當然不是。他什麽都不怕，只怕法師們神秘的力量。他們一定在墓內放了能產生毒氣的毒劑或細菌來保護皇陵。

但這不見得是唯一可以引發詛咒的東西。經過了幾百年，埃及祭司一定獲得了新知識，可以改變法老墳墓的「保護系統」。假如圖坦哈曼的寶物「只有」毒藥或細菌在保護着的話，賀倫黑會毫不遲疑地犧牲幾百個士兵的生命去搶奪。既然他沒有這麽作，我們就可以確定，至少到了圖坦哈曼的時代以後(西元前十三世紀)，他們一定有了新的安全系統，可以保護木乃伊和墳內的一切器物，任何人只要拿到了這些東西，就必是死於非命。

第十一章　放射性屍體

在艾達荷瀑布市的公墓裏，有一座奇怪的墳墓，墓碑上刻著三個人的名字。墳邊立著一道護牆，上面寫著：注意，放射性物質。

這個「放射性物質」就是那三個人的屍體，他們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死的。上午九點零一分整，美國陸軍設在艾達荷瀑布市郊的實驗性反應爐SL一號發生了「危險」。整個過程只維持了兩萬分之一秒，但是反應爐的破裂已經使得整個地區充滿了輻射線。警笛響了起來，警示燈也都亮了起來。一號警報發佈了：輻射線警報。

五十分鐘後，第一組偵測人員，穿著抗拒放射線的衣服，帶著測量儀器，準備進入反應爐的中心。這時，原先大家害怕的事已經證實了：美國陸軍派來照護反應爐的人員有三名失踪了。偵測人員所作的測量掃滅了一切希望：那三個人如果還在反應爐內的話，他們必定已經死了。

十點四十五分時，穿著銀白防護衣的救護人員進入了反應爐所在的房間。兩個人躺在地上；有一個仍然活著，被抬出房間時動了一下，但是他們還沒有把他抬上救護車，他就死了。第二個人毫無活著的徵象，所以他們就沒動他，讓他在那邊躺了兩天，而第三個犧牲者則到了一個星期後，才從反應爐的深處設法搬出來。科家家們認爲派救護人員進去太危險了，決定使用一部遙控的吊車。無人的吊車像有鬼在駕駛一樣，穿過反應爐大樓的自動門，碰碰撞撞地進入控制室，用前面的鉗子檢起地上的屍體，再隆隆地退了出來。

這三個人的埋葬方式也跟他們的死法一樣特殊。一部吊車和一部預拌水泥車停在墓園裏。死者所睡的棺木外面包了一層鉛，再加上一層護罩，上面寫著：注意——高度放射性。一位牧師簡單講了幾句話後，吊車就把棺木逐一吊起放入墓穴中，然後水泥車開上來把水泥倒在棺木上。

平均起來，每年大約有五個人死於這類的放射性意外事件。正確的數目則無法取得，因爲政府支助的研究機構對這類的意外都密而不宣。而且，直接受到放射線照射而當場死亡的例子很少；通常都是於一再受到放射線感染，數種病症併發而死的。

鈾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著名的原子科學家魯易・布加里尼講了一段使考古學家大感驚異的話。他說：

「我相信古代的埃及人懂得原子衰變的法則。他們的祭司和智者對鈾很熟悉。他們極有可能利用放射線來保護他們的聖所。」不錯，一直到今天，中埃及仍然有人在開採含鈾的石頭。

法老的詛咒是否就是一條死亡的輻射帶呢？布加里尼並不否定那種可能性：「墳墓的地面說不定蓋了一層鈾，或者建築墳墓的石頭裏可能含有放射性。這種輻射今天就算不能使人致命，也可以損傷他的健康。」

一八九六年時，法國物理學家亨利・伯克雷發現鈾鹼能像X光一樣地發出放射線。一年以前，德國科學家威廉・康拉德・倫琴證實了這種「新型射線」的存在，直到今天，至少在德語系的國家，還是用他的名字來代表X光。倫琴和伯克雷都獲得了諾貝爾獎。我們不是說他們的成就不大，不過我們也應該問問，他們是否只是「重新發現」了古埃及人已經知道並且使用的東西呢？

最初，倫琴和伯克雷都沒有想到這些發現的重要性和後果。假如法老的詛咒眞的至少有一部份可以追溯到輻射線的作用，那麼古埃及人的知識領域比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還要大得多了。因爲他們兩人在本世紀初還拿放射性物質當作有趣的玩具一樣，在毫無保護的狀況下，隨意地把玩。恩尼斯・波姆勒在「放肆的分子」這本書就談到，當伯克雷有一次前往倫敦作學術演講時，竟把一些小塊的鐳隨意放在背心口袋裏，結果遭受嚴重的燒傷。

一九二〇代發生的一個事件跟法老王的詛咒有許多相似得可怕的地方。科學家發現放射性物質能在黑暗中發光以後，在美國紐澤西州立即發展出一個製造夜光鐘面的工業來。女工每天用小毛筆把夜光漆塗到鐘面上去。爲了要使筆端尖銳，有些女工就把筆尖放進嘴裏去。兩年以後，有第一個女工死於熱炎症。直到這時，物理學家和醫生們才對此加以注意。比較嚴格的現場管制消除了這項危險，但是在十年間還是有四十二名女工因爲暴露在輻射線下，發生各種病症而死。在各種病症中，以癌佔最多數。

要記得，許多研究埃及古物的科學家和探險家死去時，沒有人能提出一個確定的原因來。有些考古學家說他們總是感到極度的疲憊。有些在埃及工作過後，腦部顯然受到了損傷，但是也有的人根本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放射線：一種無法預測的現象

放射線會對人體組織產生什麼樣的作用？放射性物質能夠連續多久繼續發出危險的射線？

瑞士伯恩大學的放射線專家傑柯•尤格斯特證明了原子核的放射性分解並不一定以同樣的速度持續進行，而是會受到外界的影響的。爲了證實他的理論，他作了一次很奇特的實驗。他把一些放射性物質分成兩半，一半放在一個山頂，暴露在紫外線中，另外一半則放在山下的火車隧道中。他發現鈾在隧道裏分解的速度要比在山上慢得多。換句話說，物質在地下時，放射性更能持久。

只要少量的放射線就能對健康造成嚴重的損害。而且放射線跟化學毒素不同，是無法中和消解的。我們無法把放射性物質變化成別的東西，也無法消除其放射性。放射性元素一旦進入人體，就永遠停留在那裏。再受到放射線照射只是增加了原有的「存量」。

放射線的能量是以化學反應的方式消耗掉的。人體的細胞可以在幾分之一秒內，完全被摧毀。如果受照射的程度較輕，則僅有一部份的細胞受害。對生物體可能造成的影響則依受損的細胞成份對細胞生命的重要性，以及這些細胞對整個組織的重要性而定。如果另外還有別的細胞功能跟這些一樣，那麼這些細胞受到損傷也沒有關係。但是假使一種特有的細胞成份遭到破壞，而且這些細胞又控制了新陳代謝系統，或者帶有某些遺傳特性的話，事情就十分嚴重了。

白血球過多和胎兒畸形是放射線傷害所引起的病症中最常見的兩種。身體所吸收的放射線多或少都一樣；甚至只要少量的放射線就可以引起白血球過多症，因爲放射性元素進入體內，人體最重要的造血器官——骨髓，就會連續多年受到放射線的破壞，使紅血球供應不足，而白血球則不受影響，繼續產生。白血球過多到今天還可以說是一種絕症，死亡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死於放射線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放射線的傷害可能顯現得很緩慢，別人根本看不出來。這種

病例近年來很多。下面這兩個例子，可以拿來跟某些考古學家的死亡比較一下。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日本漁船祥龍丸不幸陷入美國在馬歇爾羣島試爆氫彈所造成的輻射性落塵中。這次試爆導致了悲劇性的後果。船上的二十二名船員都受到了放射線傷害。其中有一個四十歲的漁夫在六個月後就死了。

他的醫生說，放射線是死亡的直接原因，而實際造成死亡的則是循環系統的崩潰，因爲他的肝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他的肝臟縮小到不及原來的一半，重量由二二〇〇公克減到八二〇公克。醫生相信是肝臟的縮小導致了黃疸，而黃疸則影響了心臟和腎臟的功能。接著腎臟就發生內出血，胰臟也受到了影響。

他的妻子說她丈夫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好累。眞痛……。」

我知道，有許多埃及學家在死前也都說他們感到極度的疲勞。既然經常被列爲死因的「怪病」並沒有顯示出任何可辨認的病徵，我們就不能忽略放射線病的可能性。另外，由於這種怪病的後果差異很大，更爲放射線的說法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有些學者一進入古墓工作或開始接觸到木乃伊，生理上立刻就起了變化。但在另一些人的身上，這種變化要等到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才出現。有的人死得很快，很突然；另外則有人腦部受了損傷。然而還有些人雖然參加了挖掘工作，却始終都還是好好的，法老的詛咒對他們一點也沒有作用。

對放射線這樣不同的反應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廣州和長崎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受到了原子彈的轟炸，二十多年後，日本厚生省出版了一本紀念册，由其中所舉出的數字和事例，可以看出放射線對民衆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差異非常大。直到一九六四年爲止，每年大約有兩百人因放射線所造成的傷害而死亡。而且每年大約有一百五十人自從原子彈爆炸以後，首次顯示放射性傷害的病徵。

發生在一位當時二十歲的公共汽車車掌松田身上的例子很值得我們注意。她在災難事件後好像身體完全沒有受到影響，但是突然間開始說她感到疲倦，七天後她就去世了。她的母親和兩個妹妹因爲受到放射線傷害很重，送到醫院後就死在那邊。她的父親後來又活了十八年，死於一九六三年。她的哥哥比她大六歲，現在還活著，身體還算健康。然而當原子彈爆炸時，松田家的人都在一起，在同一間屋子裏。

拿原子彈爆炸後的放射線來跟可能存在於埃及古墓和木乃伊裏的放射線作比較，當然是太誇張了點。不過我們的目的是要指出，放射線在不同的人身上會有非常不同的反應。而且我們也該知道，長期暴露在微量的放射線下，跟在短時期內受到大量的照射，後果是相同的。

長期暴露在微量的放射線下可以導致遺傳因子的變異，同時也可能引發癌。英國醫學研究協會的一篇報告裏說：「似乎任何份量的放射性鍶，吸收入骨骼後，就增大了形成癌的可能性，大

概是因爲縮短了形成癌的期間，而且癌症發生的機會隨著放射素份量的增加而加大。」

鍶是一種鹼性金屬，原子量八七・六二。核子爆炸以後，落塵裏會有一種放射性同位素叫鍶九十，鍶九十隨後會透過生命結構連鎖，進入肉、乳、蛋等基本食物中，最後積存於人和動物的骨骼裏。造血組織因此就不斷受到放射線的衝擊。

鈾輻射：能維持多久？

鍶九十的半衰期是二十八年，這也就是鍶九十質量的半數放射性衰變所需的時間。這裏我們又要跟討論毒素和細菌時，同樣地問一個問題：這些物質的危險性能否維持數千年之久，如果能的話，這些物質的輻射線還有足夠的力量致人死命嗎？

答案要看各元素的半衰期而定。首先，我們要解釋一下，半衰期是原子變化的速度，半個原子核衰退的時間。兩個半衰期以後，這元素仍然還有四分之一剩下。不同元素的半衰期相差很大：氯同位素是一小時，鈉同位素是二・六年，鈦（氫的放射性同位素）是一二・八年，鐳是一五八〇年，碳十四是五七三〇年。由釷衰變成的一種放射性同位素，原子量是二三〇，半衰期達一百萬年。鈹同位素的半衰期是二千七百萬年，而鈾二三八的半衰期據估計長達七十五億年。

一個元素的各種同位素之間的不同處，在於其原子核的中子數。多數元素的成份並不純，而是由多種同位素混合成的。鉛的同位素可以說最特殊了，因爲鈾和釷的衰變經過幾十億年後，會產生鉛的同位素。根據原子衰變定律，一千公斤的鈾經過一萬年，就會產生一公克穩定的鉛。所以雖然產生的結果只是那麼一點點，所耗費掉的能量却十分巨大。如果皇陵裏存有放射性物質，沒有必要放置在厚厚的石牆或金屬牆後。從埃及人高度的科學發展來看，他們很可能早已知道周禮歐・居禮夫婦（皮耶和瑪麗・居禮的女兒女婿）在一九三四所發現的物理過程：非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經質子撞擊後，會產生人工輻射。

如果我們承認這項假設，那麼也許許多木乃伊的護身符和那些既無實際用途，也沒有象徵意義的物件裏，可能都包含有致命的放射性元素，來完成天神不能實現的死亡符方和詛咒。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釋許多探險家和考古學家離奇的死亡，甚至也可以解釋本世紀最大的一次海難。

鐵坦尼號上的木乃伊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鐵坦尼號郵輪在由英國首航前往紐約的途中，撞上冰山沉沒，死了一千五百人。鐵坦尼號在當時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大，最快的輪船，同時也被認爲是絕不會沉沒的。

鐵坦尼號的船長，愛德華・史密斯，在這件事中扮演了一個神秘的角色，到今天我們還是無

法完全瞭解他的行動。史密斯是一位第一流的海員，經驗豐富——否則他也不會得到這個職位。但是在四月裏的那一天，他的舉動非常奇怪。他所採取的航向，及船速高過尋常，都很難以解釋，而且他在出事後又不願求援，直到最後一分鐘才宣佈了救生計劃。

鐵坦尼號在那次的航行中，載了二二〇〇名乘客，四十噸馬鈴薯，一二、〇〇〇瓶礦水，七、〇〇〇袋咖啡，三五、〇〇〇個蛋——以及坎特維爾爵士要運往美國的一具木乃伊。

這具木乃伊是一個女預言家的屍體，她在亞曼賀德四世時代非常受人崇敬。亞曼賀德四世就是那位改名爲依克納頓的叛教法老，他把首都搬到亞瑪那。而這具木乃伊就是在亞瑪那發現的，保存得非常良好。當時的民衆還爲這位女預言家建了一座小廟，稱爲「神眼廟」。

這具木乃伊身上也帶有常見的護身符等物件。在她的頭部下面有一個很特殊的護符，上面除了刻有歐賽里斯的像外，還有一些字：「當你從昏睡中醒來時，你的眼光一掃，一切對你不利的事都將潰敗在你跟前。」這是否表示這位女預言家的遺體享有特殊的保護呢？

這具木乃伊是裝在一個木箱裏，然後，因爲價值特別高，沒有放進船艙，而是放在船橋指揮台的後面。接觸過木乃伊的科學家有許多隨即顯現了心理失常的徵兆。是不是史密斯船長也看到了那對輻射性的眼睛呢？是不是他也成了詛咒下的犧牲品呢？

烏姆加拉雅的地下通道

他們沒有開山機，只有肌肉，但是他們的成就十分可觀：古埃及人把大地裏一切挖得出來的東西都挖出來了，其中尤以黃金最多。因爲黃金和鈾存在於同一礦脈中，無疑地他們也同時採集了鈾。我們已經知道，埃及直到今天還是個產鈾國。

許多紙草書裏提到了古代的金礦。在尼羅河東邊大約六十公里的烏姆加拉雅地區有好幾處古礦。根據礦冶工程師的估計，埃及人在古代大約由這裏挖出了一〇〇、〇〇〇噸的礦石。

在卡班村附近發現的一塊石碑上記載了雷穆西斯二世時代想在這裏挖井沒有成功的經過。石碑上把這地區稱爲「金礦谷」。現存吐倫的一份紙草書也提到了這地區，說：「取得黃金的山區以紅色畫出。」法老謝帝一世據說也曾在西元前一三〇〇年時來此開掘過金礦。

雖然在任何紙草書或鏤刻的文字裏都沒有提到鈾和釷，也沒有提出任何可以看出是在形容這些元素的概念，但是這並不能證明古埃及人不曉得有這兩種元素。他們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雖然會利用放射線的力量，但是不曉得其原理。

一噸的泥土平均含有七〇公克的銅和十七公克的鋁，但是只含有〇・〇〇二公克的黃金。埃及人在挖出數以噸計的黃金來裝飾墳墓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鈾和釷，因爲地表的土石每噸含有

十一公克的鈦和四公克的鈾。

由於金和鈾都經常存在於花崗岩和片麻岩地區裏，這兩種元素時常在同一個礦裏發現。比如說，世界上蘊藏最豐的金礦，南非著名的魏華特斯蘭金礦，每噸礦石中不但含有高得驚人的六到十公克黃金，而且裏邊也有鈾和鈦。有一部份的魏華特斯蘭金鑛最近甚至停止生產黃金，改為生產鈾。

埃及人在開始建造金字塔之前就已經在挖掘黃金了。考古學家魁貝爾在葉爾卡布村附近發現一處史前墳地時，就在一座墳墓裏找到一根金條。有個巴比倫王曾用石牌寫信給亞曼賀德三世和四世，向兩位法老各要二十泰倫的金子，好建造一座新的神殿。他指出，他的父親和卡帕多西亞國王都曾從法老那裏領受過黃金。顯然當時埃及黃金很多。

一九〇〇年左右時，有幾家礦業公司來探測埃及的古礦，看看是否有重新開採的價值。三十三隊探測隊像在趕美國的黃金潮一樣，蜂擁而來，橫越埃及和努比亞的沙漠，看看古埃及人還留下了些什麼。探測結果，一致認為那些古礦已經完全被採竭了。雖然如此，還是有二十五家公司，大部份是英國的公司，從埃及政府取得新的採礦權。

這些公司裏最重要的一家是埃及探礦公司，礦權區沿著紅海由北緯廿五度伸展到廿七度。一九〇三年二月，在烏姆羅斯附近，總工程師亞爾福發現了含有金和鈾的石英脈。這個古礦脈伸張包括了一個六公里平方的地區。亞爾福同時也發現了數百間崩壞的石屋，都是從前的礦工住的。

埃及及蘇丹礦業公司的礦區則在埃及探礦公司的南邊。他們的探測工作一直伸展到努比亞。根據戴奧多勒斯・西庫勒斯和亞嘉沙契德，努比亞在托勒密時代就有人去採礦了。這家公司把總部設在今天的德律奇，這個地區佈滿了坑道和溝渠。

那邊到現在還找得到含金的礦石。在一條這種坑道的末端，探礦員遇到了一堵巨石砌成的牆，牆上刻著斑剝的象形文字。測礦的工程在他們的報告上說這「非常奇怪」。但是因為他們找不出解釋，他們就把這坑道和旁邊一道垂直的礦坑封閉起來。

從另外一家尼羅河谷公司的鑽探報告，我們更可看出，我們對埃及在採礦方面的成就還知道得非常有限。尼羅河谷公司的礦區是在埃及蘇丹礦業公司的西方，包含了烏姆加拉雅地區，在那邊現在還遺留著從前用來保護礦區的守望塔。

華地溫加是在烏姆加拉雅的東南方。尼羅河谷公司的工程師在那邊發現一些到現在還沒有人譯得出的象形文字。考古學家只能看懂最後一行字，也就是作者的署名：書記亞曼賀德。

一個書記跑進礦坑裏去幹什麼？為什麼他要在地下的石頭上劃出象形文字？埃及人為什麼要把礦坑用石牆堵塞起來，還在上面刻上文字？

截至目前，埃及學家還無法答覆這些問題。不過我們雖然還缺乏明確的證據，無法證明埃及人已經熟知放射性物質和輻射線的效應，但是我們也不能證實說他們沒有應用過這種知識。

第十二章　星辰支配下的死與生

凌晨兩點半的時候，一輛消防車尖叫着衝過威士曼尼加，冰島岸邊一個小島上的城鎮。這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三日的夜裏。有人打電話給消防隊：「城東的一間房子燒起來了。」四分鐘後，那班消防員又回來了，但是他們的警笛還是繼續號叫着。這個「火災」他們沒有辦法撲滅，這是火山爆發。

這個位於冰島南方的小島面積只有十六平方公里，却有一座火山叫黑爾費加，就是「聖山」的意思。黑爾費加已經有七千年沒有顯示任何活動的跡象了。但是在那天晚上，側旁的一個小火口突然毫無預兆地就爆發起來，把地面拉出一條一公里半長的裂縫，以每秒一百立方公尺的速度噴出溶岩來。

熾熱的岩漿所構成的洪流隆隆地流入海中。房子燒起來。車子被埋沒了。威士曼尼加港口裏

的海水也沸騰了起來。幸好風向有利，火煙沒有吹進城裏來。雖然有些人住的地方離火口很近，但是却沒有人死亡。

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後的科學家將會前來研究這次的火山爆發，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理由。火山噴上天空的溶岩是由含鐵的分子構成的。這些分子在空中會受到地球磁場的導引，就像無數細小的指南針一樣，全部飛向一個方向。岩漿凝結後就變成玄武岩，幾百萬年後的科學家將可以從這些岩石中看出一九七三年時地球磁場的確實方向來。

萬一將來的人忘記了這次火山爆發的年代的話，他們從玄武岩的方向上就可以再計算出來，因爲地球的磁場是不斷地在變化的。我們現在知道，在七〇〇、〇〇〇年前，磁場上的北極是在現在地理上的南地極地方，而在更早二〇〇、〇〇〇年的時候，位置則跟今天一樣。在地球七千六百萬年的歷史中，這種磁極倒轉的現象已經發生了一百七十一次。

磁極的變化同時也會引起氣候變化、地震、和火山爆發。不過，最重要的是，這種變化將導致宇宙能的不平衡，造成可怕的後果。我們可以從磁風暴和地球地理磁場的變化等由於太陽黑子活動頻繁所造成的現象，推測到磁極變化會造成多大的災害。

液體和固體在地球內部不同的轉速造成了地球磁場。地球堅硬的核心外是一層液體，外面再包了一層密度比較大的外皮。根據萬有引力定律，這些不同的表層自轉的速度都不會一樣，因此就造成了電流和磁場，就像一部發電機一樣。這種電流沿着赤道流動。當磁極逆轉的時候，磁場的「北極」就轉到南半球去，而磁場的「南極」則跑到北半球來。

今天的地理北極和磁場北極也並不在同一點上。磁場的北極經常在移動。在地球的第三紀時，磁場北極是在北緯七十度和西經六十度的地方；三億五千萬年前，則是在北緯三十度和西經四十五度的地方。

一百多年來，科學家們都注意到地球的磁場正在不斷地減弱。最近所作的計算指出，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的話，在兩千年內地球的磁力就會降到零點。這種過程再繼續下去，磁力就會在相反的方向慢慢又加大。地球上的生物能否活過，要如何活過這次的磁極逆轉還是一個科學上的謎。不論如何，到時大家都得注意今天幾乎沒有人當眞的科學問題了——或者，也許我們該說，今天再沒有人當眞的科學問題？

一個磁場的力量可以簡單地量出來。地球水平磁場的強度是〇・一高斯。太陽黑子的强度可以高達二千到四千高斯。而一個電燈泡的導線磁場強度則爲〇・二高斯，可以作個比較。

一切含鐵的物體裏都有一個跟地球一樣的磁場。在北半球使用的鐵錘會在着物的一邊形成一個磁場的南極。一把雨傘朝向地面時，把手的一邊就形成一個北極。因爲這種力量好像沒有什麼實際用途，所以一直不受科學界的注意。但是古埃及人對天象觀察得很精密，他們所知曉的一些

現象是我們現在才剛剛又開始注意到的。

埃及人非常崇敬死去的親人，他們甚至會連多年都把他們祖先的木乃伊立在客廳裏。可是爲什麼他們要把法老葬在遠離大衆居處的死者之城呢？底比斯的死者之城是在帝王谷，孟菲斯則在沙卡拉墓場和吉薩的金字塔。是不是這些地方特別容易受到宇宙變異的影響呢？

我們的行星系中存在著一種電磁和放射能的交互作用關係，一切的生物體都受到了影響。比如說，磁場能够捕捉宇宙射線。所以電磁輻射分子不能自由運動，不能直線行進，被迫沿着磁場線作螺旋形前進。

地球的輻射區，爲了紀念發現者，取名爲范艾倫帶。范艾倫帶是由宇宙射線的高能量分子所構成的，不斷地受到了地球磁場的影響。這整個複雜交錯的系統是很容易受到破壞的。

太陽不祥的黑點

在埃及人的眼中，最神聖的東西莫過於太陽了。他們一切科學上的探討，也都是以太陽爲對象。自從最早的時候起，日神瑞就是衆神之中地位最高的，太陽也是所有星球中最值得研究的。一巴比倫時代的人用楔形文字記載下了他們對太陽精確地加以觀測所得的結果，包括太陽光度的增强和減弱，以及在太陽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黑點。但是後來這些奇怪的黑點好像又被人遺忘了。一直到西元十三世紀時，中國人才首先再度注意到這種現象，後來伽利略也在這方面下過一番功夫。在上個世紀的中葉，德國天文學家發現太陽黑子的活動每十一年會達到一個高峯。

今天我們知道太陽黑子對地球上有機體和宇宙線的活動都有强烈的影響。重大的天災都跟太陽黑子活動頻繁有關。

一八八三年八月廿七日，印尼三達海峽上的克拉卡圖火山爆發，造成了八萬人的死亡。當時正是太陽黑子活動到達一個高峯的時候。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八年，黑子活動頻繁期間，舊金山和西西里的梅西那城分別發生了强烈地震。一九二六年九月，旋風侵襲了佛羅里達，颶風掃蕩了牙買加，豪雨使得內布拉斯加洪水氾濫。這正是黑子活動再度到達高峯的時候。

太陽黑子到底是什麼？我們如果把一支點亮的燈泡拿到一片紅熱的鋼板前面，燈泡看起來就會像一個暗影。太陽表面上的黑點並不是凝結或冷却的地方，只是溫度比別的地方低得多而已。

這種劇烈的溫度變化是由太陽的磁場所造成的。太陽磁場改變方向和力量的次數比地球多得多。造成了强弱相差千倍以上的磁力差異。

正跟地球的磁場一樣，太陽磁場的電場磁流導致了溫度的變化。黑子是太陽表面的溫度由攝氏六千度降到四至五千度的地方。太陽黑子發生的地區僅限於太陽赤道北面三十度到南面三十度

的範圍，只佔太陽表面面積的百分之一。雖然如此，黑子所造成的影響已經够大了。

因爲太陽磁場的變動會在四天半後傳導到地球的星際磁場。換句話說，太陽和地球的磁場之間存在着一種關連。

兩位天文物理學家，美國航空太空總署的諾曼・奈斯博士和加州大學的約翰・威考克博士，比較分析了威爾遜山天文臺所作的磁像紀錄和研究衞星IPM-1由太空送回來的資料，才在一九六四年首先對這種關連性作成精確的測量。

太陽焰——太陽上氣體物質的爆發——跟太陽黑子的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太陽焰使太陽散發出更多的輻射線，紫外線，和X光。一種電離氣雲可以來到地球，只是被地球的磁場擋住了，因此而引起的磁場波動有時達到正常磁力的一千倍。

這些天文物理現象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作了一次驚人的展示。在那天，德克薩斯哈佛無線電觀測所的無線電天文學家報告說，聽到由太空來的「可疑聲音」。在新墨西哥州沙克曼多峯的天文學家記下了太陽黑子異乎尋常的强烈活動。火奴魯魯的天文學家在無線電望遠鏡上看到了隨後發生的太陽焰。

二十四小時後，地球上天下大亂。極光照亮了黑夜的天空。洲際無線電聯絡都中斷了。正在飛越大西洋的一百多架飛機跟地面完全失去聯絡。蘇格蘭與紐芬蘭之間的海底電話電纜突然出現二千伏特的高壓。多倫多的電力系統完全崩潰。發生在一億五千萬公里以外的事情導致了這些現象。

月球的力量

現在愈來愈多的物理學家和醫生相信，我們不應低估太陽和月亮對生命體成長，以及人體感病率的影響。從樹木的年輪可以看出一個跟太陽黑子活動同樣的十一年週期。新月時砍下的竹子比滿月時砍的耐用，前者可以用到十至十二年，後者只能支持七、八年。羅馬人要砍樹造船造橋時，一定等月缺了再動手。我們現在知道他們並不是迷信，而是由經驗中瞭解了一種生物現象：月亮逐漸變圓的時候，樹汁上升，樹汁中的糖份吸引了食木昆蟲，這時砍下的木材就比較容易腐爛。月開始缺的時候，糖份轉變爲澱粉，木材就比較不容易爛。

許多通俗的格言諺語裏都提到了月亮的影響。比方說：月漸缺時播種，月漸圓時收成。月滿時痛苦特別劇烈，月缺時蛇毒也就沒有那麼烈。

這類話主要流傳於農民之間，其中有事實，也有幻想的成份。但是生物學家相信月亮確實影響了重要的生命過程，尤其是海中生物的某些活動：有些種的蝸牛和貝類是看月亮的方位和盈虧來下蛋的。

兩百年前，月亮與潮汐的關係還純粹只是一種臆測而已。到了十九世紀初，科學界才接受這種月亮引起的三七二分鐘間隔關係。今天我們甚至曉得月亮的吸引力能使地表升高二十五公分。哈佛的物理學家證實，由於地表的升降，美國與歐洲間的距離在同一天裏會相差達二十公尺。

當昂宿星座，阿特拉的女兒，
升起時，你可以收成，
但是降落時，就要耕作。
她們會躲藏四十天四十夜，
當她們再度出現時，
磨銳你的鐮刀，準備收成罷！

上面幾行詩是取自希臘詩人賀西歌的「工作與日子」，這本書是根據星宿告訴農民耕作的時間。從現代天文學的觀點來看，他的話並不十分正確。星宿星座由夜裏降落到凌晨再度升起之間，其實是隔了四十夜和三十九天。但是賀西歌（西元前第八世紀人）並不是科學家，他只是寫下他的經驗而已。

太空來的射線

我們通常所說的「太陽」或「光線」，事實上是一種有因有果的物理過程。我們在這裏沒有必要去研究陽光形成的不確定性，但是陽光的效應却跟我們所討論的主題有極度密切的關係。

如果沒有地球磁場的話，太陽射線照到地球上生物生存空間的強度，將使人類無法生存。

紫外線是太陽射線中最爲人所熟知的一種。紫外線能增强人體的免疫力，促進維生素D的產生，而且有助於皮膚結核和骨結核的治療。但是紫外線也能減除皮膚內那些使維生素A、B_2、C、D、和E穩定的個體，這些個體的增減對無意識神經系統有顯著的直接效應。簡單地說，紫外射線能對人體的生理機能產生重大的影響。

地球的大氣層能够很有效地阻攔短波射線。超宇宙線（跟紫外線不能混爲一談）遇到大氣層，就好像撞上了一面九十公分厚的鉛板，或者十公尺厚的水牆一樣，損耗了大量的力。這些超宇宙線的成份是電子、介子、質子、中子、和高能量的光子。中子和光子能穿透大氣層，而電子和質子則陷於磁場中。

所以天文物理學家把射線分成初級射線和次級射線。初級射線是沒有被大氣層所改變的。次級射線能够深透入地球，跟初級完全不同。

百分之八十的初級射線是質子，其他大部份是阿爾法分子。質子的能量大得驚人，可以達到十億，甚至數兆電子伏特。

宇宙射線也曾經被用來作考古工作。贏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魯易・阿法瑞兹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業餘的埃及學家。他在一九六五年決定嘗試利用宇宙射線來探測吉薩附近的卡弗瑞金字塔。

卡弗瑞是埃及第二大的金字塔，自從喬萬尼・貝佐尼在一八一八年爬了進去，找到一間空的墓室以後，埃及學家們一直在猜測，裏面是否還有一間沒被發現的墓室。這座金字塔內部的走道設計得非常單純，跟其他大金字塔完全不同，而且一般的金字塔都有兩個墓室，不是一個。

阿法瑞兹準備進行一項幾乎是不可能的工作：在四百四十萬噸的石堆中，找出一間面積十五到二十平方公尺的房間來。

在過去，考古學家遭遇到這類問題時只有靠經驗來進行，不然只好隨意亂鑽亂挖碰運氣。但是這兩種方法現在都用不上。憑經驗已經找不出通路來，大規模的挖掘鑽探又太危險，恐怕會傷到金字塔的結構。

金字塔內的核子研究

阿法瑞兹的探測是根據以下這個後來證實爲完全正確的假設進行的：超宇宙線在大氣層的上部就會粉碎，大約百分之八十的這種能量轉變爲中等重量的介子來到地面，介子能够穿透任何東西，包括金字塔。這些介子是可以測量出來的。如果能把測量儀器放到金字塔底下和內部，朝着各個方向的話，有介子通過空室的地方，射線的密度應該較高，因爲空氣不像石頭那樣能够阻礙介子的前進。

裝置這些儀器最好的地方就只有金字塔內唯一已經發現的墓室——爲了紀念重新發現這墓室的人，取名爲貝佐尼室。這個墓室是在金字塔的正中央，距離尖頂一百三十公尺。

安裝三十噸複雜測計設備的工作是由一九六七年春天開始的。這不是一件那麼簡單的工作：金字塔內的通道只有一百二十公分寬，所以一切裝備都要先分解，搬到裏面去再組合起來。

參與這項工作的有埃及的金字塔專家亞美・法克立博士；開羅大學的核子物理學家法西・葉爾・貝德威博士；以及加州大學勞倫斯放射線研究所派出的工作隊，由阿法瑞兹率類。三個月後，裝設儀器的工作完成了，但是當他們正準備進行偵測工作時，以埃六日戰爭爆發了，整個計劃不得不就擱下來。

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阿法瑞兹終於開始進行準備了三年的測量工作。他在金字塔內裝設的火花室，工作原理是這樣的：把一些鋁板重疊起來後，在高電壓下放進一個氣室內。當一個介子穿透金字塔，擊中一片鋁板時，就會有一個火花由一片鋁板跳到另一片。這些衝擊都用磁帶記錄

下來。

根據阿法瑞玆教授的計算，能量在五百五十億電子伏特以下的介子會被金字塔的石塊吸收掉，不會來到底部的墓室。他的火花室在設計上只能對能量在一百億電子伏特的介子產生反應，也就是說，一個介子必須在通過金字塔後還擁有這些能量，才會被儀器記錄下來。

最初所得的結果使學者們大爲震驚。到達墓室的介子比原先預料的要多得多。測量工作是以三度的角距離連續進行的，他們每分鐘平均測到了八十四個介子。偵測的範圍等於一個以七十度尖角倒立的圓錐體表面。這大概包含了金字塔五分之一的空間。

測量的工作連續進行了好幾個月。開羅大學的一部IBM一一三〇型電腦負責分析磁帶上的資料。轉移到一面影像幕上後，資料清晰地顯示出金字塔頂端的石灰襯裏。一個好像指示着中空地方的黑影使考古學家感到十分興奮，但是這黑影隨即證明是測量儀器的反射造成的。磁帶資料的分析終於使阿法瑞玆相信，卡弗瑞法老只在他的金字塔內建造了一間墓室。

顯然的，天地之間充滿了早期的科學根本料想不到的能量。如果人類能够控制這些能量的話，對人類將有很大的助益。但是這些能量也能够帶來死亡和毀滅。

然而當這些能量到達地面時，早已失去了大部份的力量。轉變後的次級射線力量要比初級射線大得多。射線分子能穿透到地面下好幾千公尺。

近年來，原子物理學家和考古學家常常通力合作，利用放射性碳素來測定一件古物的年代。宇宙射線在大氣層上層遇到氮時，就形成放射性的碳十四。這原理跟原子能反應爐內的作用很相似。隨後這種碳就焚燒成碳酸，混入大氣層中的普通碳酸。

著名的美國化學家魏拉•利比利用這種自然過程發展出一項「定年」法，因而獲得了諾貝爾獎。每一個生物體，不管是人，是動物，還是植物，體內的碳都含有一點放射性碳。份量的多寡正跟大氣層碳酸裏所含的一樣，因爲生物體內的碳都是從那邊來的。

放射性碳的衰變和新碳十四的形成互相保持了大略平衡的狀態。一個生物體死亡時，就不再吸收新的碳。腐爛和分解的過程把死掉的生物再度帶入自然循環中：塵土被植物吸收，植物被動物吃掉，動物不是死，就是被人吃掉。

然而假使一個生物體死後沒有再進入自然循環裏，經過幾百幾千年仍然保持原狀時，體內的碳就會經歷衰變的過程，碳十四的份量不斷地減少。科學家發現經過了五七三〇年以後，有一半的碳十四會變回成氮（碳十四的半衰期）。

這種測定年代的方法只有在大氣層裏的二氧化碳濃度在幾千年中都保持穩定時，才能獲得正確的結果。（在核子爆炸後所作的測量顯示了碳十四含量局部的劇烈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在幾星期後就會消失。）

難以置信的年歲

美國科學家用這種方法來測定法老墓內古物年代所獲得的結果，眞是使人難以置信。好像所有的儀器都發瘋了似的。木乃伊現在突然比他的石棺長了五百歲。穀物居然比裝穀物的容器來得古老。要不是這種測定法有問題，就是埃及人的確曉得如何操縱放射性衰變。

如果這種現象專門出現在埃及法老的墳墓裏，難道我們不應該說，很可能這是設計來保護木乃伊的嗎？在測定遠達五千年前的年代時，科學家通常接受加或減四十到七十年的誤差。他們相信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一定有其他原因存在——很可能是個很正常的原因。

擧個例說，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物理學家分析了德國海德堡和曼海姆之間高速公路分道島上所生長的灌木。所得的結果叫人大吃一驚：根據儀器的測定，這些灌木都有五百的樹齡了。碳測定的方法是否根本就錯了呢？

剛好相反，這個特殊的例子反而更證實了碳測定的方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些灌木跟其他的不同，是在汽車廢氣（不含碳十四的二氧化碳）中長大的。正常的碳十四含量跟「死」碳混在一起變稀了。

在儀器上，還活的樹就變成五百年的古木了。我們可以結論說，碳十四含量如果發生變化，跟正常量不同，一定是受了外界的影響。物理學家和考古學家眞應該去研究一下，看看法老墳墓裏的變化到底是受了什麼樣的影響。針對這問題來作研究，也許可以引類我們早日解開法老王的詛咒之謎。

十三章　金字塔的秘密

蘇俄總理赫魯雪夫在一九六四年五月間，到埃及參觀訪問了十六天，因為由俄國協助建造的安斯灣水壩第一段，在這時宣告完工。

在他即將回國之前，曾在舉世聞名的梅那旅舘裏停留過。梅那旅舘完成於一八六九年，就建在古薩金字塔區那塊高地的脚邊，世界各國的元首來到埃及時都會來這裏住一下。一九四三年，邱吉爾、羅斯福、和 蔣委員長就在這旅舘內舉行盟國最高階層會議。（英國和中國的類袖曾前往參觀金字塔，但是羅斯福婉拒了。）

赫魯雪夫原定在他到達後的次日前往參觀金字塔，但是突然接到了一封莫斯科來的急電。蘇俄秘密警察總部告訴他：務請不要進入金字塔。赫魯雪夫照辦了。俄國方面一直不曾提出正式的解釋。蘇俄秘密警察到底是怕什麼？

金字塔是世界上許多奇觀中唯一完整地保留下來的，也是一百多年來世界上無數科學家研究的對象。對金字塔作精確的測量還是十九世紀末才開始的事；從那時起，這些宏偉奇異的建築會建造在這個地方，會採取這種建築形式完全是出於湊巧的說法，已經完全被推翻了。

司內富魯是第一個要爲自己建造金字塔的法老。但是他在梅邨地方開始的工程始終沒有完成，因爲他把宮庭遷到更北方去了。他在沙卡拉北邊的達殊建造了第二座金字塔，高有九十七公尺。司內富魯的繼承人，庫夫和卡弗瑞，把他們的金字塔建造在吉薩附近；德弗瑞建在阿布羅阿許，孟屈瑞再度回到吉薩。在第五王朝時代，沙福瑞的那些金字塔完成了，而第六王朝的法老們則在阿布席爾附近建築。今天埃及一共有六十九座主要的金字塔。這些建築物只不過些是墓碑，還是在那獨特的構造內藏有不可知的秘密？

著名的埃及學家理察．雷畢蘇斯相信每一位法老在就位之初，就爲自己的墳墓立下基石，然後再慢慢加以擴大，這種過程就跟樹木年輪的長成差不多。但是新的研究發現已經使這種理論立不住脚。一座金字塔的構築在第一塊石頭還沒有放下去之前，就已經完全計劃好了，頂多是在建築期中對原來的設計作部份的修正。

例如，庫夫金字塔的設計，在前後二十年的建造期間中，就修改了三次。但是金字塔的地理方位始終維持不變。首次用精密儀器來對這座金字塔加以測量是一九二五年由埃及政府所進行的。所得結果使專家們大爲震驚，不敢相信：跟羅盤上四個主要點的偏差最多只有十二分之一度，而且只是在金字塔南北軸的東面而已。

法老的度量

古代的埃及人據說並沒有羅盤。沒有人能解釋他們是如何把一百三十萬塊每塊有時重達十六噸的花崗石，精確地排列和重疊起來，使得二百三十公尺的基線誤差只有幾分之一公厘，而且石塊與石塊間並沒有用灰泥接合，但是那麼大的建築上，却看不到一條一公分寬的隙縫。此外，我們還知道，在現存的基本結構上面，原先還敷蓋了一層石灰石。一定是還有一些很好的理由，埃及人才會把金字塔度量建築到這麼精密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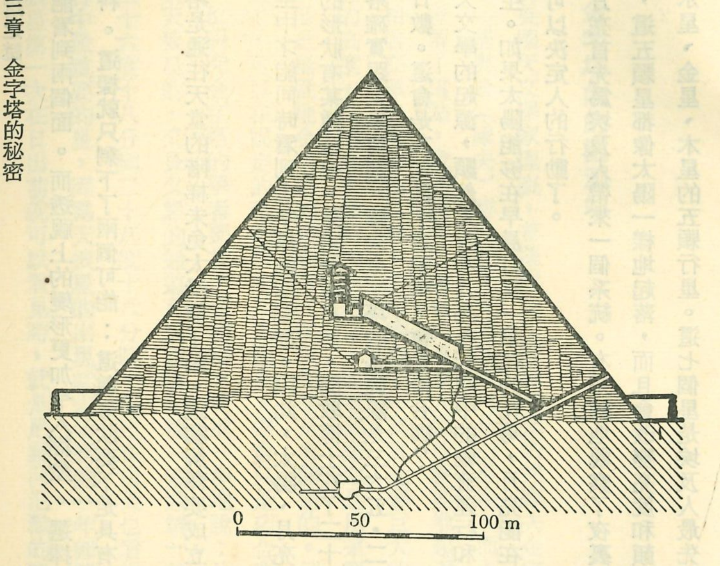
他們所使用的基本度量單位是埃及厄爾，一厄爾等於七手，一手等於四指。一指相當於現在的一．九公分，一手七．五公分，一厄爾五二．五公分。度量的方法是使用度量繩和厄爾尺，有些厄爾尺現在還可以在博物館裏看到。

這兩種度量工具都有點令人不解；把幾百根厄爾尺接起來，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誤差，而度量繩則容易因溫度和濕度的影響而伸縮。埃及人怎麼能够使用這麼粗陋的工具，獲得那麼精確的量度呢？

我們倒是知道他們建造金字塔是如何獲得了正確的角度。現在保存在倫敦大英博物舘的萊因德紙草書裏包含了一些如何量角度的例子，顯示出埃及人在西元前二千年時，就能應用三角函數了。紙草書上還附了一些以金字塔構造爲題的「練習」，從其中我們可以推斷出，埃及人在中王國之前並不曉得如何度量角度。金字塔斜面的斜度不是用角度來表示，而是使用長度單位——列出一塊石頭和下一塊石頭之間的位置差距。所以五又四分之一手的金字塔角度意思就是說，第二排的石頭要比第一排縮進五又四分之一手，也就是三九．四公分。埃及人又使用單分數，像$\frac{1}{4}$、$\frac{1}{5}$、$\frac{1}{25}$等。不過，由整數裏減去這些單分數時，就可以得到其他的分數，例如：$2-\frac{1}{4}=1\frac{3}{4}$、$2-\frac{1}{5}=1\frac{4}{5}$等。

仔細研究一下萊因德紙草書上的計算題，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一點：金字塔的高度和平面都是整數，而斜度有時却用很複雜的分數來表示。例如，這份三千七百年前的古文件上所提出的第五十七個問題是這樣的：一個金字塔長三六〇厄爾，高二五〇厄爾，求斜面的角度。我們可以計算出答案是五又二十五分之一手（等於五十四度十五分）。其他題目裏的長度和高度也都是整數，可見埃及的金字塔——除了最初的幾個外——會建成這種形狀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在建造前就詳細設計度量好的幾何體。

但是他們怎麼會發展出這種特殊的建築形式呢？金字塔的形狀並不符合埃及人的審美觀。



這個世界奇觀同時也是一個幾何學上的謎：位於吉薩的庫夫金字塔。高一四六公尺，內部有三個墓室。中間的「大走廊」是作什麼用的，到現在還沒有人曉得。

一次最多只能看到兩個面。而透視上的變形更加令人糊塗。選擇這種形狀也絕對不可能是爲了節省建築材料。這樣就只剩下了兩個可能：這種形狀要不是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就是有實際用途。

說金字塔是通往天堂的階梯未免太滑稽了點。這種解釋要成立，除非許多研究的結果都是出於巧合。

只有從空中才能同時看到金字塔的四個面。因此，太陽、月亮、輻射線，或其他宇宙力量好像跟金字塔的形狀有某種關連。英國學者布朗．蘭敦博士花了二十二年去研究金字塔的建築，他證明了金字塔確實跟太陽有關。庫夫金字塔的基礎線是三六五．二四厄爾長——恰好等於我們一個太陽年的日數。這會是在玩數字遊戲嗎？會是恰合嗎？

回溯到天文學的起源，顯然太陽和月亮在天空中的輪流運行和對地上事物明顯的影響促成了占星術的產生。如果太陽能够在早晨打開一朵花的花萼，月亮能在晚上合上，那麼這種天上來的力量也必然可以決定人的行動了。

太陽和月亮首先爲埃及人帶來一個系統。有系統地觀察了夜裏的天空以後，他們又另外再加上了五顆星，這五顆星都像太陽一樣地起落，而且會改變亮度和顏色。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稱爲土星、火星、水星、金星、木星的五顆行星。這七個星是埃及人最先崇拜的神，也是這七個神聖數目的來源。

金字塔內的觀測站

著名的英國天文學家理察．普羅脫花了好幾年來研究庫夫金字塔。他在「偉大的金字塔」這本書裏說：「基奧普（庫夫）時代的天文學其實只是占星術，而占星術則是他們宗教裏非常重要的一部份。瞭解了這點，我們就可以體會出埃及人爲什麼要堆起這麼大堆的石塊了。」

普羅脫相信在庫夫統治期以前，所謂的金字塔其實是個巨大的臺地，高度就等於後來金字塔中法老墓室的高度，在第五十級石塊的地方，而這個臺地是用來觀測天象的。這個理論乍聽好像有點荒謬，但是無疑地金字塔的建造方式跟天文學是有關連的。例如，從庫夫金字塔進入法老墓室的一條通道，可以在固定的時間看到某幾顆星。這會只是巧合嗎？

另外一位研究金字塔的學者鄧肯．麥諾頓，更進一步地說：他相信金字塔的入口通道是特別設計來觀察天狼星的，又長又黑的通道可以產生一種「望遠鏡」效用，所以當天狼星的軌道在南面的天空二十六度十八分到二十八度十八分時，甚至在白天也看得到。我們已經知道，天狼星是埃及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星，因爲天狼星的出現就表示新的一年即將到來，尼羅河水又將氾濫。

當天狼星第一次在日出前就可以看見時，就是尼羅河氾濫的時刻到了。專門研究天文學源始

的荷蘭學者范德魏登認爲，在埃及人還沒有使用三六五天的太陽年之前，他們把一年分爲三季，第一季由尼羅河氾濫時開始，名字就叫「氾濫季」，其他兩季是「種植季」和「收成季」。改用太陽年後，他們把一年分爲十二月，每月三十天，再加上五個中間日，合成三六五日。但是因爲一個太陽年還要比三六五日多六個小時，所以他們的日曆每四年就會差上一天，結果經過了幾百幾千年後，埃及人的新年在每個季節裏都出現過。

他們同時又再把一年分成三期，一期四個月，第一期的四個月叫「氾濫月」，其次是「成長月」，最後是「熱月」。

仔細觀察庫夫金字塔受到日照和處於陰影中的情形，可以看出埃及人還曉得別的天文基準點。在上半年中，金字塔北面的三角形完全是在陰影裏，但是到了下半年，當太陽由東北升起，到西北降落時，金字塔的北面也會受到日照。特別有趣的是，在兩個轉變期中，北面有一半受到日照，另一半却是陰影。這種現象發生在春分前兩週和秋分後兩週。在古代，金字塔表面還敷著一層晶亮石片的時候，這種現象的視覺效果一定更是驚人。

根據三六五日年來計算過去和未來的日期是相當簡單的。但是把某一個宗教性的日子定在某一天，而又希望每年的這一天都在同一季期裏，由於沒有閏年的設置，就非常痲煩了。祭司們最後只好每年重新定一次日子，否則實在沒有辦法。

埃及的太陽曆一直使用到第一位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時代（西元前六十三年到西元後十四年），在亞歷山特里亞才出現了新曆法，每四年加入一個閏日，這也就是所謂的亞歷山大曆。不過，根據古代最重要的天文學家托勒密，以及埃及人在羅馬皇帝時代所作的星辰表，這兩種曆法同並行了好幾個世紀。

事實上埃及曆法在奧古斯都之前將近兩世紀時，就已經修正了。卡諾普在亞歷山特里亞的西北面，以神喻和西拉卑的神殿著名。活躍於卡諾普的天文學家、祭司，和政治家在西元前二三八年就決定每年增加六個小時。但這項規定一直到奧古斯都時才正式普遍實行。

星辰與奇蹟

在最初，天文並不是科學研究的項目，只是在那不可預測的時光之流中幫助我們尋找方向的一個實用工具而已。除了天上以外，我們還能在那裏找得到週期、秩序，和永恒不變的事物？一顆連續幾個月都可以看到的星星突然失踪後，隔了七十天又出現了，這難道不也是個奇蹟嗎？

希臘詩人賀西歐是古埃及學術的學生。在「工作和日子」裏，他描寫了恒星和行星的運行變化。他講到了冬季的結束：「太陽轉移後六十天，宙斯結束了冬天的日子，然後大角星就離開歐西安諾斯的大洋，最先在黃昏時光耀地升起。」

埃及人最早期對星辰觀測的結果，就記載世界上的第一部日曆中。最古老的埃及日曆是西元前十二世紀時的東西，而且很奇怪的，這種日曆都是刻在棺材蓋的內面上。埃及人對來生的信仰是如此地堅強，他們的墳墓裏不但有糧水器具，甚至還有一部日曆。

這些日曆裏含有測計星辰和星座位置的較準點，其中顯示古埃及人已經能夠認出三十六羣星，而且把太陽運行的黃道分成三十六等分。天文學在開始時本來只是一種計算時間的科學，到了祭司和法師手中才變成占星術。許多神殿和墳墓中都有詮釋星象的壁畫，例如在葉夫、葉斯納、濱德拉等地的神殿中，以及雷穆西斯二世、謝帝一世、和哈西蘇的首相仙牧等的墳墓裏。

占星術至今尙存，然而金字塔學——探查金字塔的科學——却已經被人遺忘。事實上在古代占星術和金字塔學是牢不可分的。當然，理由很簡單，占星術在世界各國都有，到那裏都可以進行，而要研究金字塔却非到埃及去不可。除了埃及以外，沒有別的地方有金字塔——雖然墨西哥也有一種金字塔，但是構造形狀非常不同。利用現代的測量儀器來透視金字塔，以及在超科學方面進行的研究，還是到了上個世紀的下半期才開始的。

幾何構造的意義和目的

金字塔象徵性的幾何形狀最先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的興趣：金字塔在平面圖上是個正方形，在正面圖上却是個三角形。象徵天神的三角形（歐賽里斯、艾席斯、赫魯斯，神聖的三位一體）站立在代表物質的方形上。因爲埃及人認爲對來生的信仰是人活在世上的最高義務，也是一切知性思考的最終目的，我們不能忽視金字塔構形的象徵意義。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更大的解釋：金字塔是一種實用的建築物，那種獨特的形狀設計反映了祭司和法師所擁有的科學知識，好讓埋在其中的法老獲得特殊的力量。希臘哲人普羅地諾斯（西元二〇五——二七〇年）是位新柏拉圖派的神秘主義者，他在描述古埃及的秘密敎派時也考慮到了這個理論，但是却不能提供任何細節。他說這是因爲「這些秘密敎派的敎規裏規定，不能向外人洩露秘密。」任何人要是破壞了這條戒律，就會被處死——洩密和聽到秘密的人都一樣。英國學者辛耐曾經廣泛研究過這些神秘敎派的入會典禮。

新加入的人在堅毅、勇氣，和智力方面都要受到嚴苛的試驗。他們利用藥物和鞭笞，再加上心理壓力，使他覺得好像正在跌入萬丈深淵，或者背上壓著千斤大石，好像正在走過擺動的高橋；或者正在穿過火牆，好像他快要淹死了；或者受到了野獸的襲擊。

在非力的大神殿裏就用浮雕描寫了這種入會儀式。埃及的浮雕通常都是非常寫實的，但是由於這種敎派的秘密性質，這些却是用象徵的方式來表現的。

在他的「金字塔的實際與理論」這本書裏，威嫌・金士蘭猜測這種儀式可能會在金字塔內的

許多側室裏舉行。有些陪葬的「死亡之書」裏提到了死者要進入歐賽里斯之國度以前，所必須面對的可怕和充滿敵意的力量。這可能就是那些儀式所要仿傚的。

使人心智失常的墓室

金字塔會眞的被利用來舉行秘密儀式嗎？很有可能。有很多證據都支持這種說法，而却幾乎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推翻這種理論。因爲法老總是個「內人」，而且既然埋葬和照顧死者是祭司和術士的工作，在爲死者建立的巨大紀念塔內舉行神秘儀式並沒有什麼可怪的。唯一難以確定的是，這些儀式是否眞的是在藥物和鞭笞的影響下進行的。

我們已經知道，金字塔的形狀確實可以影響屍體的脫水和保存。用動物和死亡器官所作的實驗證明了金字塔內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力量會對生物體加以保存。當然，這些近代的發現誰也不會感到驚訝，大家都已經知道埃及人在保存屍體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另外很值得注意的是，埃及人是不到了再建造金字塔時，才開始實施眞正複雜的木乃伊製作的程序。在此以前，簡單的防腐手續就已經够了。

另外一個現象也是叫我們無法解釋的：在金字塔內作長時間的逗留可能會影響心智平衡。的是不是因此蘇俄秘密警察才警告赫魯雪夫不可以進入庫夫金字塔呢？

有一個既不是埃及學家，也不是心靈學家的英國人保羅・布蘭頓曾經親身去體驗這種現象。他讓人家把他鎖在庫夫金字塔的墓室內，過了一夜。進行這項計劃的主要困難是得不到開羅當局的許可。但是開羅的警察局長最後終於答應了讓布蘭頓在金字塔內過夜。

開頭的幾個鐘頭布蘭頓逗留在大走廊裏，就是通到墓室那條高而狹的傾斜走道。然後他進入墓室，在一個角落坐下。突然他覺得他好像無法淸晰地思考了。他閉上眼睛，跌入幻覺中：

「驚異、畏懼，和恐怖變成許多可怕的臉孔，出現在我面前。我不由得緊緊地握著雙拳。……我已經把眼睛閉上了，可是這些灰色、漂浮、朦朧的東西却一直擠進我的視線裏來。而隨著來的是一股冷酷無比的敵意。……一圈充滿敵意的東西圍繞著我，巨大而構造簡單的東西，由陰間來的可怕形體，古怪恐怖的形狀，笨重而兇惡的鬼魂在我身邊穿梭來回，看一眼就叫人作嘔。」

這位在一生中經歷過無數驚險的探險家，竟然已經幾乎神經崩潰了。他覺得全身的肌肉都僵硬起來，一動也不能動，就好像有某種邪惡的力量壓制著他的五官四肢似的。第二天早上他被人抬出來的時候，整個人都茫茫然的。

即使對保羅・布蘭頓這種老經驗的探險家，情緒因素也還可能是使他崩潰的原因之一。誰會覺得在庫夫金字塔的墓室裏單獨過一夜是種享受呢？但是這種現象却在白天，周圍很多人時照樣發生，目擊的證人還不少。

我在一九七二年最後一次去看庫夫金字塔時，遇到一個德國旅行團正由埃及嚮導帶領著進入塔內。有一位跟著旅行團進去的西班牙女人突然在走到大走廊的上端時，尖聲大叫起來。她接著就倒在人行橋上，動也不能動了。旁邊的人好不容易地才抬著她穿過走廊下端高僅一公尺的出口，來到外面。她一出金字塔，僵直的肌肉就鬆了。我問那個女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她以前有沒有發生過這種現象？但是她自己也感到不解。「就好像有什麼東西打中了我一樣，」她說。後來那位嚮導告訴我，這種「發作」是常有的事。

「漫遊聖經上的國度」這本書的作者莫頓描寫了他去參觀庫夫金字塔時，也遭到了這種怪異力量的侵襲。莫頓也是跟著一個旅行團一起走，他進到了墓室時突然感到一陣驚恐，頭昏腦脹起來。最後，他自已形容說，他是手腳並用，爬著出來的。

兩位考古學家之死

兩位在金字塔內渡過了許多年的考古學家死得如此突然，即使採取懷疑態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死跟他們的研究有關。著名的英國埃及學家佛萊德·派特里爵士對金字塔幾乎可以說知道得比誰都多。他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廿八日，由開羅回國的途中，突然意外地，無法解釋地死在耶路撒冷。

在此以前，他的一位同事喬治·雷斯勒教授也剛剛死了。這位美國考古學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中作了不少重要的發現。就是他找到了庫夫母親海特非爾的墳墓，這墳墓位於金字塔的東邊，內部裝飾得非常華麗。他同時也曾在一九三九年時，第一個由金字塔內的法老墓室對外作廣播，在廣播史上創下了紀錄。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離奇的死亡震驚了全世界。他是在金字塔內工作時，突然不支倒地的，好像全身痲痺了一般。大家只好把他從狹窄的通道中拖出去，抬回營地。他沒有再恢復知覺，就死在那邊了。

自從一九四二年的這些神秘事件以來，許多科學家一直在研究金字塔這種特殊形狀是否有某些我們所不知道的物理作用。物理學家是一羣頭腦非常清晰的人。在尋求金字塔的秘密時，他們根本不考慮任何歷史傳統或幾何形的象徵意義，只是尋找這種形狀所可能產生的作用。他們提出的問題是這樣的：金字塔的形狀是不是會吸引和聚集宇宙線、磁震波，或者其他未知的能量？金字塔的形狀是不是可以作爲某種能量的聚合器？古代的祭司和神秘教派是不是知道某些秘密的方法可以放出强大的能量？

我們今天最常見的錯誤就是以爲我們已經發現了一切。每一次的戰爭對我們都是一個教訓。非德烈·恩格爾在一八七八年以爲普法戰爭已經是科技戰爭的顛峯，因爲那時的大砲可以從遠處擊中任何地方的敵人。我們今天看來，他眞是幼稚得可笑。

當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以後，美國空軍總司令發了一封電報告訴國防部：「原子彈掃平

了一切高地。」從那時起，火藥已經不是大型戰事的主要武器了，甚至連原子能在現在也不是最終極的毀滅性武器了。死光是我們最新的發現，也就是專家們所說的「雷射」——用促進放射能的方法使光線增輻。

這些都是戰爭帶給我們的，難怪希臘人赫拉克立德斯要說：「戰爭是一切之父。」從一個物理學家的觀點來看，雷射的原理其實要比電力簡單得多。要製造電力需要多少裝備，過程有多複雜啊！雷射現在幾乎什麼都作得到，能够用來挖山洞，也可以用來作精細的眼部手術。而雷射只不過是把光線增强而已。所謂的雷射鎗就是透過原子和分子的人工强制放射來使光線增强，造出一種比太陽光「純淨」一千萬倍，而且亮度也更强的光線。

沒有秘密的雷射研究

一九六〇年，在馬里布的一羣休斯公司研究人員成功地完成了雷射試驗時，成爲科學界的一條大消息。雷射這個新創的字眼到那裏都可以聽到：報紙上、電視上、大學裏、實驗室裏、會議裏、國會裏大家都在談論這個東西。

現在如果我們假設馬里布研究計劃的主持人席奥都・梅曼，把他的工作人員都加以洗腦，强迫他們不得洩漏他們的發現，威脅著要把洩密的人處死，把他的人員終生都封鎖在研究所內——在這種情況下，梅曼博士和他的工作人員就可以秘密地花上幾十年的時間來尋找這種新發現的實際應用方式。許多年後，當這些瘋狂的物理學家已經都變成傳說中的人物時，也許有一天有人會找到一根螺旋狀的銀色玻璃管，裏面裝了一些鮮紅色的東西，他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古怪的古物，根本看不出有何用途。沒有人會知道這是雷射鎗的核心。當然到了那個時候，科學家一定已經找到了別種的能，但是雷射鎗的秘密已經隨著馬里布的科學家們永遠消失了。

這種假設當然是十分荒謬。沒有物理學家被關在馬里布洗腦，也沒有人受到死亡的威脅。但是這些現在所沒有的因素在古埃及時都存在，他們的祭司統治了一羣完全順服的人民，他們順服是因爲祭司所能辦到的事，他們連想都想不到。我們今天總是過分低估埃及人的科學潛能，他們到底是人類歷史上最聰明的民族啊！

開羅的物理學家阿姆爾・勾謝博士，曾於一九六九年阿法瑞玆博士在庫夫金字塔作放射線實驗時，協助他作資料的電腦分析。他談到這三千五百年歷史的建築物內的宇宙射線時說：「在金字塔內所發生的事違背我們在科學和電子方面所知道的一切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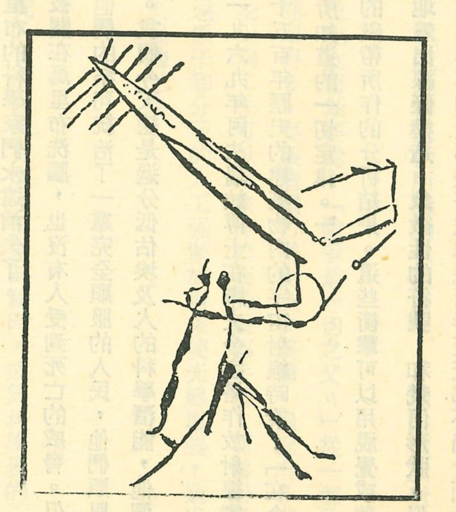
勾謝博士所指的是對記錄墓室內射線衝擊的磁帶所作的分析結果。這些衝擊可以用視覺或聽覺的方式重新表示出來。從感光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線條構造，象徵性的符號，和幾何形狀。但是使得這位物理學家大感困惑的還不是這個。使他不解的是那些符號和幾何形天天都不同，而他

們的工作情況並沒有變，使用的也是同樣的儀器。勾謝博士告訴紐約時報說：「要不是金字塔的幾何形有差誤，影響了我們的測量，否則就是遭遇了一種理性無法解釋的神秘力量——名字隨你去叫，玄學、法老的詛咒、妖術、魔法都可以。不論如何，金字塔內確實存住著一種違背一切科學定律的力量。」

天文物理學和心靈學到現在都還說不出這到底是一種什麼的力量。到底這是心電能、物質放射，還是某種我們已經知道，但是根本沒有想到這兒會有的能量？

來自太空的X光

有時我們可以從科學家在無意中所作的發現，略微猜測到一點天文物理中仍然隱藏著的奧密。慕尼黑的南德日報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刊載了這段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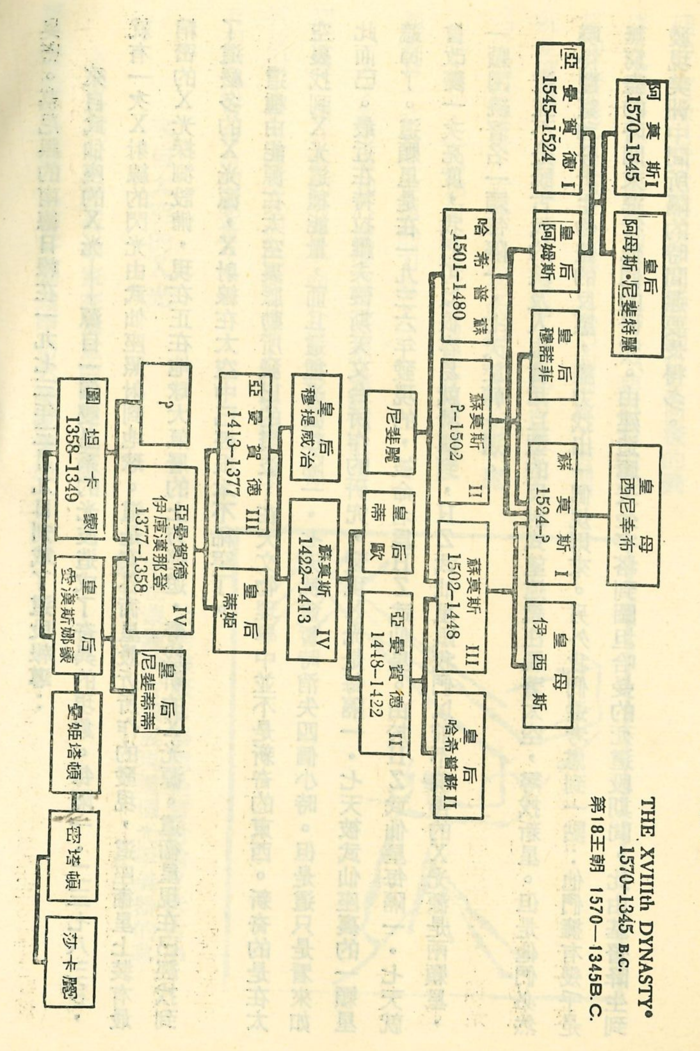
放射線聚合器還是雷射鎗？考古學家在蒙羅埃古城發現這個光學儀器的草圖。

來自武仙座的X光——源自一個雙星系的光波造成了奇異的現象。每隔一．二三七八三秒，就有一次X射線的閃光由武仙座照射到地球。這是安魯衞星最近所作的發現，這座衞星上裝有最精密的X光探測設備，現在正在地球大氣層的上方巡遊，尋找新的X光源。這衞星現在已經找到了這麼多的X光源，X射線在太空中已經根本不稀罕了。

這種由能源在太空裏脈動所發出的震波，在天文物理學中並不是新奇的東西。新奇的是在太空裏找到X光這種能量，而且這種光波每隔一．七天就會暫時消失四個小時。但是這只是看來如此而已。最近在特拉維夫懷斯天文台所作的研究，發現X光是每隔一．七天被武仙座裏的一顆星遮掉了。這顆星是在一九三六年發現的，被命名為HZ武仙星。由於HZ武仙星每隔一．七天就會改變一次亮度，我們可以很容易就猜測到，HZ武仙星跟我們以前不曉得的X光源是兩顆星，一顆圍繞著名一顆每隔一．七天旋轉一週。

這並不是說古代的埃及人也會用巨型的反射式望遠鏡注視著太空，尋找新星。但是他們必然曉得觀察和分析生物體的反應，盡力找出一個規則來。另外我們還考慮到一點：他們擁有幾乎是無窮盡的時間來進行他們的研究。由建造庫夫金字塔到圖坦哈曼的死這段期間，比由基督降生到發現美洲中間所隔的時間還要長得多。

THE XVIIIth DYNASTY
1570–1345 B.C.
第18王朝 1570—1345B.C.



在古埃及，强烈的階級自尊不但存在於法老的家族裏——有時候家族中的男性甚至連續好幾百年都取同樣的名字——同時也深深地在祭司和法師的意識中生了根。他們可以花上好幾代的光陰光是研究一個問題。一個父親可以把問題——以及他在嘗試解答這問題期間所累積的經驗——傳給他的兒子，老師傳給學生。古埃及時代的科學與其說是研究的科學，倒不如說是經驗的科學。金字塔的建築是最好的證明。他們耗費了幾十年來進行各種實驗。建築上的各個發展階段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誰能說金字塔的形狀和建築地點不是根據有關的經驗選定的呢？

結語

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來炫耀地證明法老王的詛咒確實存在。主要的還是想研討一下已知的事實，然後再探索一下可能的解釋。古代的埃及人是否故意把他們法老的墳墓做成死亡的陷阱呢？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呢？是在墳墓裏留下持久性別特長的毒素嗎？是利用放射性物質嗎？還是他們已經能够駕馭超宇宙射線的能量？法老的詛咒至今還是一個無法完全解釋的現象，根源仍然深藏在古埃及的神秘中。金字塔和金字塔建造者的秘密至今還是不斷地跨越幾十世紀的時光，來逗弄，迷惑，貶抑我們引以自傲的現代科學。

年代表

古王國（西元前2850—2050年）

王朝	事蹟	年代
第一和第二王朝	阿拜多附近的皇陵：孟尼斯王	西元前2850—2700年
第三王朝	沙卡拉周瑟王梯形墓	西元前2700—2600年
第四王朝	吉薩的金字塔：庫夫卡弗瑞、孟屈瑞	西元前2600—2500年
第五王朝	阿布席爾的金字塔：沙福瑞•尼費立卡瑞耐許色瑞	西元前2500—2350年
第六王朝	沙卡拉的金字塔：泰帝、柏畢一世、二世	西元前2350—2200年
第七至第十王朝	赫拉克里歐波立坦人	西元前2200—2050年

中王國（西元前2050至1570年）

王朝	事蹟	年代
第十一王朝	底比斯的孟都賀德	西元前2050—1991年
第十二王朝	亞曼尼赫一至四世西索特里斯一至三世。	西元前1991—1792年
第十三王朝	帝國崩潰	西元前1778—1700年
第十四至十六王朝	海克索人入侵	西元前1700—1610年

新王國（西元前1610至712年）

王朝	事蹟	年代
第十七王朝	逐出海克索人	
	西堪勒瑞和卡莫斯	西元前1610—1570年
第十八王朝	阿莫斯一世	西元前1570—1545年
	亞曼賀德一世	西元前1545—1524年
	蘇莫斯一世二世	西元前1524—1502年
	哈希普蘇王后	西元前1501—1480年
	蘇莫斯三世	西元前1502—1448年
	亞曼賀德二世	西元前1448—1422年
	蘇莫斯四世	西元前1422—1413年
	亞曼賀德三世	西元前1413—1377年
	依克納頓（亞曼賀德四世）	西元前1377—1358年
	圖坦卡蒙	西元前1358—1349年
	艾依	西元前1349—1345年
第十九和二十王朝	賀倫黑、雷穆西斯一世至四世，謝帝一世、二世	西元前1345—1085年
第廿一至廿四	努比亞、利比亞諸王	

王朝	西斯鴻一世	西元前1085—712年

後期（西元前712—332年）

第廿五王朝	衣索比亞統治	
第廿六王朝	沙狄克一世和二世	西元前712—633年
	波斯王等拜西斯征服埃及	西元前663—525年
第廿七王朝	波斯統治	西元前525—332年
第廿八至卅王朝	謝斯、孟德斯、色別尼托諸王	西元前404—341年
	亞歷山大大帝	西元前332年

超羣叢書①

金字塔之謎

每册定價45元

作者：Philipp Vandenberg
譯者：戴明秀
出版者：超羣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六三號四樓
郵政劃撥：一〇五九六〇
印刷者：裕文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七一九八七九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十五日出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三二五號